

寶  
荒  
俠  
隱

墨珠樓主著

還珠樓主著

蠻荒俠隱

勵力出版社印行

民國三十年七月新一版

第四集

# 蠻荒俠隱

每集實售國幣

三

不准

## 有著作權

翻印

本書非經出版者允許不得改編戲劇或電影

總出著作者  
分發行所

版

者

版

者

還

班

志

三

勵力

出

版

社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效康里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出

版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出

版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出

版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出

版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出

版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出

版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出

版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鴻文書局

上海愛文義路四六〇弄

中

市

店

百

春

明

上海

新

馬

書

店

店

局

長篇小說《蠻荒俠隱》目錄 第四集

一

第一回

燒盤谷智用奇兵  
搜孽窟同消醜類

第二回

蒂絕根誅獨憐小草  
烟霏霧湧共話妖光

第三回

火樹銀花積穢妖氣飛木難  
龍飛鳳舞通靈劍氣走青冥

第四回

綠野柳如烟地勝桃源逢隱士  
繡坪花自染筵開水閣話飛兒

第五回

涉險探消息入耳驚聞千里訊  
深情同患難此身忍負百年心

武俠名著  
長篇小說  
蠭王 荒俠隱 第四集

還珠樓主著

## 第一回 燒盤谷智用奇兵 搜孽龍同消魂類

話說賈本治。自從買了異人三口寶劍。同了衆鏢師一行人等。行經鐵鍋冲孽龍蕩附近。歇了下來。不想被崖上把守要口的凶苗窺見。趕往冲裏報信。孽龍拉拉。正值黃昏淫樂之時。本未想親往刦殺。因爲淫娃柳燕。聽說來了大批漢客。所帶行囊箱篋甚多。貪心大動。料出來人不是好相。又恐孽龍不去。單靠手下凶苗。不能取勝。一味撒嬌。再三慇懃。要孽龍陪了自己。一同前往。孽龍無奈。祇得應了。因以前在盤谷吃過大虧。不願走那條路。將手下凶苗。交與柳燕率領。由要口抄盤谷近路出去。自己繞走蜈蚣夾子。翻山過來。到了地頭。兩下夾攻。孽龍雖是腿快。因爲多走了兩三倍的路。還是柳燕和衆凶苗先到。這時衆人業經爲首的鏢師。下令防備。分佈開來。祇留下六人在盤谷高岡之上。護衛着賈本治主僕。空山夕照。霞綺滿天。大家貪看晚景奇麗。又嫌着賈本治酸得惹厭。再加連日山行。從未遇警。便是當地鄰近凶苗孽龍窟穴。也祇出諸傳聞。待了一會。見到處靜蕩蕩的。不似有變故發生情況。不覺疏懈了些。內中兩名鏢師。因路上多飲了山泉。腹內作痛。前往岡後。各蹲石上方便。恰值柳燕率衆凶苗。相次到來。當先

探路的是凶苗中的頭目。最是力大凶狠。迅捷如飛。一出谷口。便看見那兩個解手的鏢師。因對方人少。不等柳燕等大隊到達。使出平日劫殺行旅的慣技。一人奔一個。輕悄悄繞到兩鏢師身後縱起便撲。兩手勒緊咽喉。用力一揮。登時便弄死了一個。另一個本領較高。久經大敵。先聽同伴話。祇說出一半語聲。有異。忙抬頭去看時。忽聽腦後風生。一條長大人影。飛撲而至。同時看出那同伴已被另一凶苗弄倒石下。尸橫就地。嚇得提着褲腰。慌不迭的縱向一旁。避開來勢。一落地。一手拽好褲子。一手先登出一隻鏢來。照準凶苗打去。緊接着拔刀應戰。一面大聲傳警。岡上面還有四個鏢行中人。偏又走遠了些。打了好幾個回合。才聞聲趕來。鏢客看出凶苗。祇是力大身輕。所著桶裙。善避兵刃。手中招數無多。估量能以取勝。方自轉憂爲喜時。忽聽盤谷裏面黃鶯弄囀般。一聲極清脆的嬌叱。當頭飛出一個腰圍獸皮。此外通體裸露的苗女生得花貌星眸。玉膚如雪。胸前顫動着兩個滴粉搓酥的肉餻頭。手舞單刀藤板。貌相醜惡。如飛殺出。接着後面又是一片極粗獷難聽的暴噪。谷下叢莽密菁中。撲騰撲騰竄出二百多個凶苗。俱是赤着紫銅色的上下身。腰圍桶裙。手持長大竹製刀矛。喊殺連天。一擁齊上。衆人一見大驚。知道來勢強盛。不可力敵。一面打着呼哨。向分散開的同伴求救。一面互相各打招呼。覓路縱退。衆鏢師處境雖危。還想顧全客人貨物。知道賈本治適才在岡上據石寫字。此時必已聞警藏入林內行帳之中。恐引賊。

入室，不敢向岡上退避。逕由岡下繞走。原意爲首鏢師和大隊人等俱在長林野徑。岡前谷口一帶，正可誘敵前往。三面夾攻。誰知敵人早已窺得虛實細底。衆人且戰且退。退沒多遠。因自遇警起。連打呼哨。祇聽岡前不時回應。却無一人趕來相助。正自有些驚疑。內中一人忽然想起。那爲首女僕出谷祇一照面。便雜入羣苗之中。不再上前。想不到生蠻野礮會有這樣絕色女子。正尋思間。人已上到岡尾高處。試一尋視。那苗女蹤跡。猛一看見適才爭鬥處。深草叢莽。起伏波動如潮。時有凶苗頭戴鳥羽。和手中刀矛。隱現朝相反方。順岡斷繞了過去。適見苗女不知何時到了岡上。身後跟了三兩個凶苗。似要往賈本治主僕藏身的林內跑進。知道今日之事凶多吉少。一時情急。口喊衆弟兄快隨我來救客人。那女苗婆往林裏去了。一邊喊。順着岡脊。又往來路岡上跑去。餘下四人聞言。也着了忙。比時鏢行人最信義。忠於職守。雖在生死關頭。仍未忘了保救客人生命財貨。又是死得也真冤枉。那柳燕淫凶奸巧。饒有智計。未到以前。早派了四名腳程最快。力大身輕的凶苗。分頭探查。授以機宜。兩個欺敵人少。動了手。另兩個凶苗。却乘機繞向岡上。比時賈本治剛將筆記寫完。忽聽岡後鏢師求着告警之聲。因那鏢師名頭高大。鏢師們路上談起往跡。說得有聲有色。頗多自負。一則有了先入之見。二則賈本治久慣江湖。奔走四方。已於飽經憂患。頗具識見。雖然事起倉卒。未免心驚。總以爲鏢師們可恃。並未慌亂失措。還拿起筆來。寫了余正。

嘴噉烟霞。賞心自得之間。忽聞警報。起自岡後。鏢局諸武師。均江湖健者。極負盛名。區區蠹苗。當不難殄滅也。（賈記至此而止。原文多居官陰謀。本書未盡寫出。中間清節。及下文。均作者夾叙添寫。）寫完。聽得後面吼殺聲厲。兀自覺着心驚手戰。氣再也沉不下去。正要提着胆子。前去探望。忽見那名充嚮導的老苗。同了健僕。連滾帶爬。氣喘吁吁。跑進林來。沒口子悄喊老爺。野蠻子殺來了。還不快逃。賈本治聞言益發心驚。忙問有多少蠻子。健僕答道。現在只來了兩個。賈本治一聽人少。心神略定。故作鎮靜。啐了一口。未及答話。健僕已明白他的心意。忙接口道。人雖來得少。却凶得很呢。又高又大。惡鬼一樣。那大力氣的王鏢師。已被弄死。蔡鏢師刀斫上去。傷不着他半點皮肉。牛鏢師同那三個鏢局同伴。正趕去接應。小的看蠻子要來。決不止兩個。不早點逃。要是來得多。就逃不及了。賈本治也是該死。當時如離開財貨行囊。一逃藏入岡側密莽之中。柳燕志在得貨。人又殺了甚多。一時疏忽。或使漏網。偏生利令智昏。捨不得走開。心中遲疑。又和健僕商量了幾句。這一耽擱。被那兩個窺探虛實的凶苗。踅進林來。看見。因柳燕恐手下凶苗。見了漢人財貨。乘隙私取。來時再三嚴囑。如見看守行囊貨物的漢客。那外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廢物。千萬不許上前動手。最好面都不露着。一人暗中看守。防他取了貴重物品逃走。速分一人歸報等語。孽龍寵婦之言。那敢違拗。一個隱身退向林外。一個逕去報信。賈本治先是不捨走開。反斥健僕無

知說自己人弱地生。身在虎穴。知道何處可逃。衆鏢師盛名之下。定必可恃。此林甚是靜密。又有怪石遮蔽。倒是絕好隱身之處。一動不如一靜。出去被凶苗窺見。反倒惹火燒身。所說的話。並非無理。無奈命該慘死。事不由心。等過一陣。忽聽岡後凶苗暴噪。喊殺連天。聽聲音爲數不下千百。料出凶多吉少。這才想起相隔戰場太近。別的不怕。萬一鏢行中人寡不敵衆。逃上岡來。豈不引鬼入室。滾湯潑老鼠。一窩子都是個死。越想越害怕。還是逃命爲要。忙喊健僕老苗。悄出窺探。何方無敵。覓地逃躲。這時健僕老苗已嚇得和發瘡疾也似。周身索索亂抖。三十六個牙齒。震震有聲。休說走動。連話都說不出來。危急關頭。又不敢高聲喝斥。祇得提着胆子。提着氣。輕悄悄的向前去窺探。還未走到林外。便見前面林木掩映處。站定一個身材高大。生相猙獰的凶苗。偏向着自己。在林外往來閒走。不禁嚇了個亡魂皆冒。估量已有人防守。那裏還敢出去。立時掩手掩腳。繞着林木。退回大石後行帳之中。除却這正面出路。一邊是岡後盤谷。另一邊是數十丈高下的危崖。身後滿地叢莽荆棘。高幾及人。看去很深。料難通行。想了又想。無計可施。情急呼天。跪在地下。不住叩頭默祝。乞求神佑。一心祇盼衆鏢師大獲全勝。且不說賈本治自家搗鬼。且說那爲首鏢師。名喚程泰。外號雙翅虎。江湖上奔走多年。也頗有名頭。先見賈家主僕不肯前進。脚夫們走了一日。齊稱力乏飢疲。賈本治又不會用人心。心中氣忿。勉強答應下來。後一端詳形勢。諸多可慮。越看

越料不是善地。想逼着衆人上路。未便出口。飯後將衆人一一分配。因見岡側那條高林野徑。不時發見人跡。離地一二丈處。是枝葉較繁的所在。俱有人手攀折之痕。那林徑又不當去蜈蚣夾子的正路。前行地勢險惡。盡頭處是一座極險峻的崇山。上有缺口。一心以爲那是孽龍囚苗平日通行之路。此外如有動靜。不在谷口岡前一帶。頻想不是不周密。不過吃了見多識廣的虧。因見岡後盤谷。雖然盤屈幽險。細查形跡。久已無人出入。照着多年閱歷經驗。苗蠻愚蠢。所行都是熟路。以前既未打此出入。多半是條死谷。無路可通。萬一有警。岡上還有六人。由高望下。一目了然。臨時報警禦敵。四面八方。均可趕來應接。也不是來不及。所以幾條來道。全都防到。單疏忽了盤谷這一面。尤其是那條林逕。相距前面崇山缺口。有五六里路程。泰久跑苗疆。深知苗族習性。黃昏前後。定要歸洞飲食歇跳。先時既未遇上。此時不致出來。見夕陽散彩。山容如畫。四山靜寂。悄無聲息。漸漸寬懷大胆。想起來時。鏢主囑咐三凶爲害行旅。孽龍尤甚。鬧得近年鏢局中。少做了多少買賣。三凶中一個是怪物。祇聽傳言。不知真假。另一個蔡野神夫婦。與鏢主有交情。此去特爲多帶好些人。最好連合蔡氏夫婦。將孽龍除去。再和他打個招呼。不特本鏢局威名益發大振。做上一路獨門生意。自己也是大有光彩。看前面山缺口。好似因苗來路。意欲乘着酒訪道路。到山缺口上。一看形勢。回來逼着衆人。乘月夜越過蜈蚣夾子。見了蔡氏夫婦。再打主意。去除孽龍。與

他手下那夥凶苗，即使發生事變，有那十八個精通武藝的人，分作兩班，在岡前谷口防守護衛，料也無妨。便和同伴七人說了，趁着啞山夕陽，循着林徑，一路探索觀察前進，不覺走遠了些。盤谷後五人，和羣苗交戰，呼哨求援之聲，又吃連岡一阻，聲傳不到遠處。那在岡前來路谷口上防守的十二人，飯後閒行，也是見空山寂寂，無什動靜，疏懈下來。本是三三兩兩，附近閒遊，偏巧兩名挑夫，在來路谷口內吃酒肉，發見一條手臂粗細的大蛇，丟了碗一驚嚷，有幾個挨得近的，疑心有警，忙持兵刃往谷中趕去。餘人見同伴往谷口飛跑，也都跟去。岡上四人恰也看見，因護客貨雖未跟蹤追往，恰值岡後變生，同伴報警，求救之聲甚急，疑心敵人分由谷口岡後兩路齊來，百忙中忘却和那十二人打個招呼，逕往應援。那十二人趕到谷中，見是一條大蛇，却也凶猛，各使兵刃，一陣亂斫亂打，將蛇殺死。互相說笑走回，不料柳燕已分出一撥凶苗，由岡後面趕繞到行至谷口，正和十二人碰個對面，廝殺起來。雙方都是怯於凶苗利害，敵衆我寡，心望援兵，却彼此不能相顧，惡鬥了好一會。十二人中，已有一人爲凶苗所殺，三人受了輕重傷。那些不會武藝的挑夫，更是死得一個不存。凶苗方面，雖也有十幾個被衆人用暗器打中雙目，和身上要害，死傷在地，無奈凶苗猛悍，衆寡懸殊，如何能敵？祇得且戰且退，直退到了岡前平地上。前面程泰等八人，已然行近崇山之下，正要攀登，耳聽來路似有呼哨之聲，忙即回望，才行發覺，看出凶苗勢衆。

知道不好。慌不迭的回身飛跑。跑回約有三里。相隔漸近。遙望自己這面。已有四五人倒地。下餘的也似有兩三個負傷應戰。不禁又驚又急。各把腳底加勁。口裏打着呼哨回應。往前飛奔。眼看再有里許便可到達。忽聽身後面暴雷也似一聲怪吼。回頭一看。一個怪人身長約有兩丈。頭如巴斗。略具龍形。巨口突唇。赤鬚藍面。紅眼凸出。獠牙外露。通體赤裸。露出滿身逆鱗。閃閃有光。吼聲如雷。在斜陽影裏。疾如奔馬。飛步追來。程泰一見。料準來的是孽龍拉拉。形態如此猙獰猛惡。定非善類。繼一想凶苗如此之多。擒賊擒王。如不將他先弄死。必遭慘敗無疑。回去怎生交代。想到這裏。把牙一咬。口喊弟兄們。這孽畜身上生有逆鱗。刀劍恐難傷她。大家須要小心。不可力敵。專用暗器照他咽喉。和身上無鱗之處下手要緊。一言甫畢。孽龍已趕到身前。八人忙向四面分開應戰。內中一個姓張名巒的鏢師。單臂使鋼。最稱力大。外號鐵手臂。大力金剛。見孽龍空着兩手。自持練就神力。因孽龍臂長手大。還沒敢由正面下手。逕由側後面縱起身來。連足平生之力。照準孽龍背上。就是一下。這時程泰自當正面。一手鷺鷥拐。虛點了一下。孽龍伸手便抓。沒有防到後面這一鋼。吧咬一聲。打個正着。如換常人。這一下早打得皮爛肉糟。骨斷筋裂。孽龍雖未受着重傷。却將身上逆鱗。砸落了兩三片。孽龍那吃過這樣的虧。負痛一聲怪吼。往側一縱身。伸手便撈。張巒見一鋼打去。孽龍並不怎樣。反因用力太猛。鐵勝虎口。全都震凌。心中吃驚。一奮神。縱出。

去本就不遠。孽龍又是恨極仇敵。奮力追撲。不得不止。力大步長。行動甚是神速。祇一縱便被趕上。不問青紅皂白。和身後敵人夾攻。一伸雙手。照人便抓。張巒見人已被他雙手圈住。逃走不脫。意欲死中求活。不但不往後退。反往前一進步。奮起神威。又用足平生之力。當胸一鐗打去。叭的一聲。打個正着。就勢身子往下一矮。本想用就地十八滾。使孽龍抱一個空。往斜刺裏滾去。祇一脫了毒手。便可縱起逃生。主意原想得好好的。偏他素常多疑。身剛往下一矮。一眼看見孽龍胯下甚是寬大。百忙中猛想起孽龍手長腿快。往側滾退。仍難免不被捲住。何不由他胯下穿向他的身後。豈不比較容易逃出。說時遲。那時快。他想到這裏。主意一改。雙脚往前一順。身子往後一頓。腳前頭後。正要往孽龍胯下溜穿出去。不料孽龍自恃刀斧不傷。一心捉人。向不在意敵人兵器。目力又極尖銳。那一鐗打中在他胸前最結實之處。連鱗片也未傷着一塊。雙手一抱。抱了空。見敵人身形往下一矮。忙跟着隨手抓下。看出敵人身往後仰。疑心跌倒在地。還不知是要打從他胯下逃走。因是忿怒已極。急欲得而甘心。身子一蹲。原欲就勢伸手往地下抓起那胯下垂着驢腎般的東西。偏巧碰在張巒的頭之上。同時張巒身子就在這忽息之間。就要穿跨而過。因這一碰。孽龍方覺出敵人圖逃之策。再加手未撈着。發了大急。一聲暴吼。雙腿一併。往下便跪。這一下恰將張巒肩頭一帶夾住。壓在底下。張巒立覺骨斷筋折。痛徹全身。自知難以活命。張口想咬他

榜間之物。頭昂不起。沒有咬中。剛聞得一股子奇腥極臊之味。中人欲嘔。人已禁受不住疼痛。暈死過去。吃孽龍伸開蒲扇般大手。一把抓向頭上。立時鮮血冒處。便是五個窟窿。手指深深插入肉內。就勢縱身撈起。橫着向頸間。一口咬斷頸皮。將人頭扯落。對準頸腔。唧嘟吸入一陣人血。手揚處。尸身拋出老遠。墜於地上。當張鬱危急之際。程泰等七人。刀劍齊上。紛紛向着孽龍亂斫。通沒傷着他分毫。後來孽龍吸完人血。反身追逐。衆人大半嚇得心胆皆裂。那裏還敢真個近前。俱想比準咽喉。用暗器乘隙取勝。誰知孽龍對身上幾處要害。防衛緊密。一下也打他不中。衆人手忙腳亂。苦鬥不過七八個照面。又有四人相次死在他的手裏。程泰手中暗器。業已用完。再一回看岡前的人傷亡殆盡。祇剩兩人。正忘命一般往谷口逃去。羣苗追在後面。兀自不捨。追兩名同伴。都紅了眼。毫無退走之意。自己是衆人之長。更是不能獨生。一陣難過。把心一橫。正待拚死上前。用誘敵之策。去削孽龍榜間之物。又一尋思。適才曾打中他數鏃。俱無用處。刀雖鋒利。並非寶器。怎能奏功。因此一動念猛。想起賈本治路上。曾用三千銀子。買得異人三口神物。祇悔比時嫌他看不起人。沒有索覲。看自己的人。往谷口內退走。賈家主僕。想必隱藏林內。如今事在危急。何不趕將回去。取來一用。孽龍利害。祇是兵刃難傷。那劍如真是寶物。十個孽龍。也不濟事。一想定。忙喊那兩名同伴。不可輕生。祇仗輕身工夫。前後引逗。自己去向客人。借了寶劍。再來報仇。說罷。捨

了孽龍。往岡前飛跑。一會趕到岡上一看。岡後防守的六人。有一個尸橫就地。三個被囚苗擒住。祇剩下年紀最輕。最有本領的一個。與一個赤身女僕。互相摟抱廝打。在岡上面滾來滾去。正估量賈家主僕。未遭毒手。羣苗發現來了敵人。一聲暴噪。殺將上來。程泰恐被他們追去。債事忙使輕身之法。往斷崖下縱落。縱到中間。猛見一株小松。挺生石隙之內。心中大喜。頓生急智。連忙一把抓住。貼身崖壁。屏息不動。容到囚苗追縱下。有三五十個。上面沒了動靜。才提氣沿壁。往上扒行。到了崖口。探頭一看。見他們仍在嘶打。羣苗旁觀。指點說笑。不敢驚動。一路潛踪蛇行。過到了林內。回顧無人才。站起身。往賈本治行帳中跑去。這前後一耽擱。林徑中那兩名同伴。程泰一走。勢子更孤。一個先吃孽龍抓住。裂生兩片。一個知獨力不行。心還希冀取來寶劍報仇。縱身往回路飛逃。跑到岡前。剛往上縱。後面孽龍已然趕到。憑空撈着雙腳。往山石一攢。便自了帳。孽龍甩了死尸。上岡一看。見自己心愛的人。正和一個少年摟抱。在地上滾扭做一團。不然。醋火中燒。怒從心發。搶步上前。一把抓起。柳燕見孽龍到來。也自心虛吃驚。首先鬆手。那少年正是適才發現女僕。率衆上岡。想起客人尚在林內。順岡脊殺回。救自的那五個鏢局中人。還未搶到林前。驚動柳燕。回身應戰。互相惡鬥了一會。雖然打倒了幾個囚苗。五人中却有一人。吃囚苗竹刀。斫裂頭腦。死於非命。接着又有三人。相次受傷。被擒綁起。祇剩下這一個姓萬的少年鏢師。因為年青俊美。身

材健壯。被柳燕一眼看中。一照面便卽指揮羣苗合力上前。殺那餘外四人。留下這一個。和自己單打獨鬥。如不招呼。不許上前相助。鬥時一面交手。一面操着不大流利的漢語。向來人引逗。說孽龍和手下羣苗。如何凶惡。今日所有來人。一個也難活命。並且四面都有埋伏包圍。萬逃不脫。自己愛他生得雄壯美貌。情願和他私拉相好。教那姓萬的鏢師。暫作被自己擒住。等帶回山去。假意投降。孽龍對自己甚是寵愛。言聽計從。決能保得性命。永享快活。那姓萬的人雖有些風流自賞。美色當前。不能無動於中。轉想領着江湖義氣。見同伴相次傷亡。怎可獨自貪生。覲顏事仇。二則苗女淫凶狠狡。又是孽龍妻子。事先還得束手受綁。休說吉凶難定。就是果如所言。這一充了淫娃的面首。在想逃出虎穴。決非容易。即使幸而逃出。有何面目做人。當時破口大罵。奮勇廝殺。想乘女酋無人相助。將他殺死。爲同伴們報仇。誰知柳燕力大身輕。手脚靈活。一口苗刀。一面藤牌。舞得風雨不透。雖不似凶苗那樣刀劍不入。本領煞是了得。竟佔不着分毫便宜。鬥到後來。姓萬的使出一個絕招。故賣破綻。先迎面虛幌一刀。等柳燕用藤牌一擋。回刀來砍。假意身子一側。讓過刀峯。裝着被地下石塊絆倒。往後一閃。柳燕一見大喜。忙將手中藤牌縱起去。按時。姓萬的就在這似跌未跌之際倏地一個怪蟒翻身轉側而起。朝柳燕身旁斜穿過去。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兩人肩腰相錯之際。就勢反手背刀。一個橫掃千軍。暗藏葉底偷桃之式。照準柳燕。連着帶手臂。

研去，柳燕驟出不意。本來危機萬分。無巧不巧。旁立一個凶苗頭目。先和別人對敵。也吃過這樣的虧。仗着天生異稟。能禦刀劍。沒將肩臂斫斷。挨了一刀。畢竟有些痛楚。他在羣苗中。比較有些心計。也最得孽龍寵信。知柳燕是孽龍的心肝。如要受傷回山。不知要受多大罪過。今日這些漢客。又與往日所遇不同。個個武勇有力。如非人多勢衆。直難討好。就如這樣自己一面。還傷亡了好幾個。見柳燕要單人應戰。生擒來人。獻與孽龍下酒。並不許人相助。早就耽着心。好不容易打得來人俱已死傷成擒。柳燕這裏。尙無勝負。忙趕過來。站在一旁。留神注視。防備柳燕失守。一看到姓萬的假作失足跌倒。神氣與適才那人所使身法全然一樣。惟恐柳燕上當。非同小可。忙即搶步上前救助。姓萬的因打了一陣。並無一人相助。放心大胆。全神貫注。女酋身上。不會防到有人暗中作梗。一刀方斫過去。恰被那凶苗頭目。趕將過來。從斜刺裏伸手。一把摶住刀背。姓萬的覺着手一緊。刀已被人握住。心中大驚。順勢一奪。凶苗力大。沒有奪過。反舉他手中竹矛刺來。同時柳燕也自讓開。喊聲不好。手一撒刀。把方要縱逃。忽見柳燕媚目怒睜。朝着對面凶苗。嬌吼了一聲。伏地丟了手中刀牌。一個餓虎擒羊之勢。猛撲過來。姓萬的不知究竟。慌於凶苗來勢。刀脫了手。人剛離地縱起。身子懸空。閃躲不及。吃柳燕撲個正着。雙手抱緊。一同跌落地。上由此兩下滿地翻滾。扭結起來。姓萬的雙臂連身子。被柳燕緊緊束住。力量又大。無法用武。祇將兩隻沒被束住

的雙手。在柳燕雪白皮膚上亂掙亂抓。柳燕本就愛他。再經皮肉相接一摟抱。雖還隔着一層衣服。到底漢人皮肉滑膩。比起滿身逆鱗的凶苗孽龍。大不相同。不由觸發了天生就的奇淫之性。併忍一些痛癢。益發牢牢緊抱。口裏哼唧。浪聲浪氣的怪叫。勸姓萬的。卽速降順。好同他私下快活。滾了一陳。累得粉團般的精白皮膚上。通體汗流。腿股間抓傷了好幾處。兀自氣喘噓噓。強熬着不捨放手。姓萬的因見同伴死傷殆盡。心中悲憤已極。見了這般醜態。益發厭惡。先還防着奪刀的凶苗從旁下手。自分萬無幸理。嗣見凶苗閃開。看出被女酋喝退。心想羣苗這般畏服女酋。如能反客爲主。破了他的雙手。將他擒住。作質。人死了的不說。這幾個受傷被擒的同伴。和客人貨物。總可保全。忙停了抓撓的手。一面廝掙。暗中用足氣力。正要將女酋雙臂振開。下手工擒。忽聽怪吼一聲。女酋忽然鬆了兩手。方欲翻身縱起。頭頸和肩臂上。一陣劇痛如裂。自己被人抓住。斜眼一看。乃是一個極長大的龍形怪人。嚙呀一聲。方喊出口。身子已吃孽龍反背一掀。再一扯直開來。照準山石上打去。立時腦花飛濺。死於非命。柳燕見人已死。絕了癡望。因愛成仇。不由恨極。就地上拾起苗刀。朝死尸一陣亂斫。恨恨不已。孽龍雖恨敵人並不疑心柳燕。大罵手下羣苗。爲何不上前相助。差點使心愛的人吃了大虧。凶苗們嚇得戰戰兢兢。那敢還言。倒是柳燕還有擔待。說是自己主意。見那人年青血旺。想生擒下來。獻與你去享受。所以不要人助。孽龍聞言。喜。

得抱起柳燕。親個不住。口裏怪聲怪氣。直喊心肝。又問他們人都殺完了麼。柳燕忽然想起。此來爲何。顧不得多說話。忙伸手一指林內。跳下身來。拉了孽龍。往裏便跑。這時程泰恰將趕入行帳。首先看見那名健僕和老苗。同嚇得面如土色。軟癱地上。縮住一堆。瑟瑟亂抖。却見賈本治何往。忙問健僕。姓賈的藏在何處。他那劍呢。叵耐那健僕。已然失魂喪胆。發了瘓風。不能言動。一句話都答不上來。程泰連問數聲。見他如癡如迷。答不出聲。又想起他平日可惡。今日傷亡多人。全誤在他主僕身上。不禁怒從心起。劈手一掌。打悶在地。閉過氣去。還是老苗稍爲胆大。強擰起一隻顫巍巍的手來。向行帳後連指。程泰忙出帳。趕向帳後。而在亂石堆中。將賈本治尋定。雙手抱定。一隻竹絲考籃。正向天叩頭許願呢。因事在緊急。不暇多言。開口便問寶劍何在。快拿了來。誰知賈本治早從林隙內偷偷外望。看見羣苗凶惡。與衆人慘死之狀。自知難免於死。也嚇得神智昏迷。程泰的話。全沒心聽。反指着那考籃。顫聲說道。東西都在這裏。我行走不動。程武師你保我帶了他逃出去。情願分你一半。言還未了。程泰百忙中會錯了意。以爲劍在籃中。也沒想想考籃多大。劍有多長。劈手奪將過來。見上面還有極精巧的白銅廣鎖鎖住。着急一扭。將鎖扭斷。正要開取。忽然想到這小考籃。如何能藏得下三口寶劍。氣得將籃往地下一擲。嘩琅一聲。三隔考籃。翻倒了兩隔。滾了一地的金珠寶玉。益發氣急交加。低喝道。我問你路上買的那三口寶劍呢。快些拿。

來買命吧。賈本治見他出神惡煞之狀。既痛惜地上財寶。又誤會他變心內叛。所說仍未聽清。戰兢兢答道。我的心血。件件俱在這裏箱子裏。還有一些金沙值錢。別的還要往下說時。因他一說起箱子。將程泰提醒。料那寶劍必在那些長箱以內。此人已嚇瘋了心。明問無用。忿怒之極。省得和他廢話。當胸一把。捉鷄般從山石堆中提起。重又跑回行帳。放在他那一堆箱篋旁問道。你那三口寶劍。快取出來。我就要用一言甫畢。賈本治沒有答言。隨手倒地。再一看。已然連驚帶急暈死過去。程泰這時。真是啼笑皆非。氣不打一處來。匆迫間無計可施。祇得一脚將他踢開。舉刀往那些箱篋上便斫。偏生賈本治所帶得行囊箱篋甚多。有好些都裝的是準備結送蔡氏夫妻的布帛之類的禮物。連開好幾隻箱篋。並不見寶劍影子。這時那健僕恰好微微醒轉。先前本聽明白程泰所說之言。無奈受驚太過。嚇得發了痰風。心裏明白。不能言動。吃程泰一掌。雖然暫時打暈在地。醒來却神智漸清。一見程泰翻箱破篋之狀。忙高聲喊道。程武師劍在你身旁第二口長箱裏面。有鐵匣裝着。程泰忙即如言。用刀挑破長箱一看。果見衣被中藏臥着兩個鐵匣。不禁心頭怦怦跳動。剛取起來。伸手一按匣蓋。猛聽健僕哎呀一聲驚。再回頭一看。孽龍拉拉。業已如飛鑽了進來。伸腰舉手一掀行帳。便連帳脚木樁一齊拔起。掀過一旁。程泰嘗過他利害。心中暗恨。又是賈家主僕誤事。偏巧慢了一步。生死關頭。不暇再計及別的。心中氣急。一伸手就地上抓起賈本

治。朝孽龍飛擲過去。身子忙向帳外縱退。原意孽龍得到人。照今日所見的例。總要咬頸吸一陣血。祇他微一耽延。便可取出寶劍報仇雪恨。誰知當日孽龍殺人甚多。血已飲足。手接過人。一斬兩半。反當成兵器殺將過來。程泰初開劍匣。又在暮色迷濛之中。百忙中剛分出倒順。看清匣口。方剛拉開劍蓋。孽龍已然殺到。劈臉一隻手帶着血淋淋心臟的死尸。當頭打下。程泰往旁一縱。雖未被他打中。可是死人熱血灑了一滿臉。雙眼立時一陣奇熱劇痛。睜不開來。知道不好。還欲拚死報仇。手剛握到劍柄上面。忽聽兩耳風生。雙目失明。欲逃無路。吃孽龍手中死尸。二次當頭一下。打倒在地。身後淫娃柳燕。跟蹤趕上。再一苗刀。身首異處。那往谷中逃走的二人。也吃羣苗趕上殺死。一行數十人。俱被孽龍拉和衆凶苗。殺死淨盡。無一倖免。柳燕何等奸詭。殺人時。一眼瞥見有物放光。看出那劍是個寶物。忙取在手。裝入匣內。再一搜尋。又找到了一隻短匣。孽龍因見天黑。極盼他同歸淫樂。別的通沒放在心上。柳燕借此要挾。將當日所得財貨寶物。全數據爲已有。羣苗應得的犒賞。俱由他回山第二天再行分配。孽龍應允。羣苗自也不敢違忤。柳燕除認定那匣中寶劍。鑲有發光明珠。是個寶貝。緊抱在懷。不放手外。又因地上散落的金珠。在石堆裏尋到那隻考籃。將所遺金珠。一一拾起裝好。連同一些心愛之物。均交與孽龍代拿。將所得財貨器械行囊箱篋。連同死傷諸人的衣履。全扒下來。包紮聚齊。點明件數。交與幾個手下凶苗。分同挾

頂帶回沖去。這類大藤苗性最凶殘。嗜食人肉。賈本治和鏢局挑夫等數十具死尸。連幾個受傷被擒的鏢師。早由那頭目派人挾起。同了一隊人先行準備回沖大嚼。柳燕見諸事分派已定。才向着孽龍滿臉媚笑。手抱雙匣。縱體入懷。孽龍嘻着一張大手。一把將他抱起。斜身放坐肩頭之上。一手握着胸前垂下來的兩條嫩腿。一手代携了考籃和所挑幾件心愛之物。當時急於回山淫樂。懶不迭拔開步便要由原來的路。往回飛跑。柳燕撒着嬌。媚聲浪氣。止住他道。我們才走的山夾夾都好好的。你這般猴急。還繞走遠路。你等得我還等不得呢。孽龍聞言。不禁慾心大動。也忘了心中忌諱。撇下衆囚苗。抄着盤谷近路回去。那隨着柳燕做通事的苗娃子。因柳燕嫁與孽龍日久。言語已通。本無庸長居虎穴。一則柳燕想留他。常和蔡氏夫妻傳信需索。二則苗娃子人甚忠心。情願冒險在冲裏做細作。打探孽龍柳燕虛實和心意。孽龍稍有動作。一得閒便偷偷出來。往蜈蚣夾子送信。柳燕來時。本要帶他同往。苗娃子一聽。蜈蚣夾子前面。來了大批漢客財貨。疑是投奔蔡氏夫妻的人。推說肚痛。沒有隨行。等龍柳二人一走。連忙由要口跑出。趕往蜈蚣夾子告密。恰遇大鏢輪值防守。因孽龍這場大禍。是自己惹開的頭。姊姊一談起。就抱怨好容易弄了柳燕來。祇說可以裏應外合。用計除却孽龍。偏這淫賤。不替人爭氣。日子一久。反成了孽龍一黨。時常挾勢需索。心中氣忿已極。一聽苗娃子報語。夾子前面。來了大批客貨。想起以前行旅衆多。百

物均可交易。何等自在。如今被孽龍鬧得好些年來。無一人敢走這條道路。砦中缺用之物甚多。無法與人交易。難得今天有漢客經過。又吃這孽畜和淫賤發現。想出來去。和他理論。爭那連番慘敗。已成驚弓之鳥。不惹他。還恐無事生非。尋上門來晦氣。如何還去輕捋虎鬚。即使自己胆大拚險。手下也未必有人敢往。就此罷手。眼看他住在夾前猖狂。心又不甘。苗娃子走後。越想越煩。隔了一會。因苗娃子曾說龍柳二人同出刦殺時。孽龍因在盤谷道上吃過苦頭。不願走那捷徑。由柳燕率衆凶苗。抄出盤谷。他一人獨自抄越夾旁崇山。繞遠路走。不由想起一條計策。心想大藤苗素來怕火。盤谷之內。盡是險仄崎嶇的路。危崖壁立。上下滿生林木雜草。極易縱火。難得孽龍不會同行。柳燕回時不忙。必與孽畜同路。何不也抄舊砦遠道。趕入谷中。將自家近來備作異日火攻用的山產油塊。帶些前去。伏在他歸路西頭轉角隱秘之處。等凶苗走到中間。兩頭用火種一點即燃。雖然傷不着孽畜本人。多燒死他三三百個凶苗。也是好的。好在這種辦法。無須人多。便將野驛隊交與一個可靠的小頭目。在夾中率領防守。以備萬一。自己祇挑了十名親屬。曾受孽龍慘殺。素有報仇深心。又胆大不怕死的手下勇士。携了油塊火種。繞走傍晚昏林暗徑。翻山越嶺。往盤谷進發。照計而行。那一帶地方。本是蔡氏夫妻舊砦。大鎚從小生長其地。路徑極熟。不比大藤苗深居鐵鍋冲內。走沒幾次。遭遇兩次火攻。即不再走。由別徑入谷的路。多不知悉。容容易易。

便被大錐由谷旁翻山進去。深入谷底。相好地勢。立時佈置起來。這時天已昏黑。谷深林暗。祇剩山月斜照到兩崖藤陰之上。不時漏下一點點光明。多半暗沈沈的。不能辨物。大錐共是十一人。七人在前。自己同了三人在後。分據着谷中一條草深樹密的仄徑。藏身所在。極爲隱秘。火一點燃。立可拔升上崖。會合一齊。由間道翻越谷頂出去。不致被人覺察。以前早就相好地勢。因孽龍不再走這條路。沒有用上。今日正當天黑谷暗之時。真是再好不過。前後相隔。從谷底行走。路雖遠到三里之遙。可是谷徑盤紆。中間恰當最彎之處。如照直說。連一里路也不到。火光極易看見。加以兩崖壁立。不下百丈。壁間滿生油性易燃的多年老藤。火一發。立卽蔓延。燃燒成了一片。更難攀升。祇大錐等十一人。另有極巧好隱祕上升之路。那油塊是本山天產的老石油。晒乾成塊。星灰之火。一觸卽燃。比起什麼引火之物都要猛烈得多。一切準備停當。孽龍也自趕到大錐在後。是頭一關口。隱身林莽叢中。正在延頸眺望。忽聽孽龍拉拉怪笑之聲由遠而近。驟出意料。不禁吃了一驚。今日不是大舉準備。知他利害非常。那裏敢於妄動。呆得一呆。黑暗中眼看孽龍高大人影抱着淫娃柳燕。閃起一對放光的悟眼。飛也似過去。前邊埋伏的七人。不着後面火光。又是孽龍本人。也沒敢發動。等他過了二層埋伏。大錐才想起孽龍並未帶着從人。暗中放火。不比明處。正好下手。就與他同歸於盡也。值爲何害起怕來。正後悔間。又聽谷口那邊。羣苗叫囁之聲越來

越近。這一撥正是那挾帶死傷人等。先動身走的那頭目和手下百多名凶苗。因孽龍行速入谷不遠。便超越到了衆凶苗的前面。俱想討好。紛紛腳底加動。誰知趕來送死。谷險地黑。衆凶苗不比孽龍天生夜眼。能在暗中辨物。有一小半都持着入谷時現紮成的火把。還未近前。便被大鏟看見。他不知所刦財貨。落在後面。心想孽龍已被漏網。這夥凶苗萬放他不得。來人一拐過谷彎。便悄悄爬出。將林莽中預存的油塊發火點燃。附近林木連同兩壁油藤立即跟着燃燒起來。前面七人看見後面火光大作。也將火勢引起。兩下夾攻。頃刻之間。烈焰飛揚。上冲霄漢。大鏟等前後十一人。火一點燃。先後悄不聲的攀升上去。准知這火一起。一會便成了野燒。全谷林木難免都化灰燼。谷頂一樣存身不住。不等火發。早繞路翻越回去。祇聽了這百多個凶苗。滿心高興。飽載而歸。準備回去對着星月舞蹈。大嚼一回人肉。誰想遭此大劫。先見後面火起。回顧無人。還以爲自不小心。路過時手中火把舉高了些。無意燎着樹枝。雖然無礙。延成野燒。豈不斷了後面動身人的歸路。又得由夾子翻山。多走出老遠。互相埋怨推諉。尚未發慌。剛又拐了一個彎。忽見前面去路上也有火起。相隔約有二里左近。羣苗吃過火攻之苦。這才大驚。始而分頭亂竄。尋覓逃路。一會火勢漸盛。前後路全被遮斷。益發慌駭失措。紛紛丢了死傷俘虜。忘命一般。欲往谷頂攀升。誰知老藤油性易燃。底下的火。往中間漸漸合攏。其勢尙緩。惟猶壁上的藤蔓。却是一挨就蔓延開。

來。衆囚苗有的地方未找對。搶攀不上去。有的力猛枝弱。一下攀折。墜落谷底。先跌了一個半死。仍難再上。有的好容易攀升有了一半。眼看出險。上邊藤樹之類。忽然延燒。欲上無路。祇得縱落。羣苗這一陣大亂。火勢已然大發。又值山風大作。前邊的火正在四下蔓延。越燒越旺。後面的火被山風一吹。又似火浪一般。沿着兩邊崖壁和谷底烈焰熊熊。直捲過來。囚苗所著桶裙。又是極易引火之物。火星子飛濺上去。立即點燃。沒有葬身火窟。先燒死了好幾十個。同時被燒人的身旁林木藤草。也跟着被桶裙遺火燃燒。助長添威。嚇得衆囚苗魂驚胆落。似熱鍋上的急蟻。走頭無路。哭喊之聲。震得四山都起了回應。那消半個時辰功夫。火勢一合攏。漸漸延燒全谷。成了一條火街。千尋烈焰。突突飛揚。上冲霄漢。照得天都成了紅色。衆囚苗和那數十死傷俘虜。不消說。全都燒爲焦炭。一個不留。孽龍仗着腿快。走出較遠。後來發現火起。和羣苗悲號之聲。知道不妙。自己吃過大虧。也不敢回身來救。祇抱了柳燕。往前飛跑。直到跑進要口。回顧野燒已成。柳燕料知後走兩撥人。凶多吉少。尤以頭撥先走的爲甚。但是心裏兀自捨不得那些東西。總盼拿東西後走的。沒有遇險。強磨着孽龍。再抄遠路。由蜈蚣夾子。翻將過去接應。并說火起得奇怪。難保不又是蔡氏夫妻想刦取現成財貨。起意暗算。天發的野燒。還沒的說。果如所料。此仇豈可不報。如是蔡氏夫妻所爲你的腿快。此去必能遇上。未幾句竟將孽龍說動。又繞路飛奔前往。這時大鎌等計。

成歸來。中途派人探看。還有百十凶苗。手挾頭頂着許多財貨想因盤谷火起。斷了歸路。改道夾前走來。當時意欲刦奪。又一想凶苗個個力大猛惡。自己人少。休說打他不過。即使能勝。祇逃走幾個回去。送了信。當時便是一場大禍。想了又想。仍以不妄動爲是。便率手下潛伏夾外山缺口旁。窺探他到底刦得了多少東西。一面着人與夾內送信心。心還未死。一會遙望凶苗等漸行漸近。得的東西真不在少。不禁貪心大熾。幾番起意。藏身黑暗之中。照準有那拿着東西走落了單在後面的凶苗。兩三人服侍一個。用身帶索圈套野狼般。套上他兩個過來。多少得點現成東西。正尋思欲動。忽聽孽龍怪嘯之聲。由遠而近。衆凶苗聞得。也齊聲吼嘯。相與應和。原來柳燕不放心。既恐第二撥人也葬身火谷。又恐被蔡氏夫妻用計刦去。老遠就逼着孽龍怪嘯探聽。有無回應。這一來。柳燕因是寬心大胆。大鎚却如涼水澆頭。貪念冰消。一會便見孽龍趕來。與衆凶苗會合一齊。雖然言語不大通曉。已聽出龍柳二凶有見疑之意。因這場火放得祕妙。毫無痕跡。龍柳與後撥凶苗俱未見到一人。以爲火把遺火所致。沒有找上門來。晦氣不禁暗中各吐了吐舌頭。等人走遠。才回轉夾去。與衆人談起。喜得亂迸。總算少解宿恨。大鎚有什識見得了一次甜頭。覺着用計比用力好得多。還想乘機再來他一回。率性連孽龍。一齊下手除去。恐乃姊持重作梗。再三誣諳衆人。不許向蔡氏夫妻說起。衆苗人那敢拗他。並且事又做得稱心痛快。俱都依言瞞過不提。

大鉗敢於身入鐵鍋中。想聯合柳燕，暗算孽龍。起因便由於此。龍柳二人回到冲裏，先盡情淫樂了一陣。死了那多同族，但沒在心上。反因得了好多心愛之物歡喜。柳燕欺着孽龍無知，先藏過了那兩個盛劍的匣子。祇把些死人身下剩下來的衣物分與同去凶苗所有貴重心愛之物。先推說孽龍自要。然後一點點，運回房去。他愛那三口寶劍。祇爲劍上所鑲珠寶。並不知是神物。加以和孽龍鎮日廝纏在一堆。寸步不離。絕少回房時候。更防着別人看見。一直也無暇取閱。直到醜婦得寵。他失歡獨宿。才想起取出拔劍來看。手還未將匣蓋抽開。便聽匣中玲瓏之聲。如龍吟響。個不歇。再取另一匣。也是如此。苗人都畏神鬼。見匣中無故自鳴。那知神物不容淫女污觸。疑心內有怪物。恐怕就是死了的漢客鬼魂作怪。一害怕。便仍藏起。準備異日托故往看蔡氏夫妻。請神巫看明何故。請向天神之後。再行開視。不想沒有幾天。便死於非命。此劍來歷。補叙已畢。且說林毛余三人看完賈本治筆記。寫到岡後。聞驚而止。料知底下業已遇禍。我以沒有下文。這等陰險小人。死有餘孽。祇不知那些無辜的鏢局中人。後來逃脫些毒手。也未全記。好了那鏢局的地名字號。以備異日得便探問下落。大家飲食已畢。又尋得了仙劍來路。這一耽擱。日頭已是老高。無不留戀。林璇便將雷大鉗喚至身旁說道。冲裏凶苗。大概已被毛小姐的師兄師姊全數殺盡。不能爲害。但是本地情形。我等不熟。昨晚殺人。雖當衆凶苗舞蹈洗浴之時。老少男女都聚在一起。

但是湖裏死尸。小孩婦女好似不多。聽說除去來路雲梯要口外。還有兩條道路。一條通出盤谷舊砦。業已堵死。還有一條道路。是個巖窗夾壁。有千百丈高下。上面俱是凶苗窟宅。此外難保沒有被孽龍派出哨探的黨羽。我欲留你在此。恐怕他們無心闖來。衆寡不敵。我三人又要回去。商量上路。不願留在這骯髒的地方。這類凶苗天性殘忍。殺生害命。引爲至樂。又好吃人肉。我等除惡務盡。一個也留他不得。我看這裏相隔蜈蚣夾子。必要近些。你可速由雲梯要口下去。將夾子裏的人們全數領來。我再請余客人助你下去。以防到了要口萬一遇上那幾個防守的凶苗作梗。我和毛小姐。由這娃子和芹芹領路。由巖窗那條道路抄出。就便搜殺餘孽。出口之後。再到下面與余客人會合。同回砦去。你率人再到時。即使搜殺未盡。也不過剩三五個奉派在外的人回來。他見滿湖黃水人髮。不見一人。必然驚駭。不明究理。他雖凶狠多力。也敵不住你的人多。此時我們已然回山。喊你姊夫姊姊。帶人來此搬取財物。並作接應。縱有幾個未盡餘孽。也逃走不脫了。大錐領令。同了余獨自去。那雲梯要口。相隔大砦頗遠。到時在口內並未遇見有人在防守。余獨以爲凶苗已吃白衣少年斬盡殺絕。林璇此舉未免多慮。又疑他想向筠玉什話。故意將自己支走。正要順梯而下。憑崖遙望。目光到處。一眼瞥見前左側疏林之中。草莽無風亂動。耳聽大錐低聲說道。林小姐果是神算。那不是孽種。又在那裏撕人肉吃麼。余獨定睛往下一看。果然疏林叢草

掩映之中。蹲坐着四個大藤苗。同圍着一具新死人的尸身。各用竹刀刺割搶奪那人肉爭吃。隱隱聞得歎呼怪笑之聲。原來這四個凶苗。正是當午往電梯要口輪值的孽龍手下。因爲窟穴在巖窗夾壁之上。遠隔大岩。孽龍自得柳燕。雖難得再向同族婦女。強奸慘殺。但是人人俱有戒心。是有婦女的。多半設法移居巖窗去充防守。以避孽龍之害。中有六個凶苗。合有兩婦。這四凶苗便在其內。因沖裏近年婦女日少。看得非常珍貴。這六個凶苗。又都年壯。除按時該班外。輪流在家守定這兩個女苗。爭寵獻媚。無事輕易不往冲蕩裏去。昨晚月明。羣苗照例江湖舞蹈。會浴爲樂。四凶苗因兩女苗同時生病未去。略爲應點。洗完便自趕回。因而漏網。照例這四凶苗。應在午前往雲梯要口接班。黎明起身。六個凶苗像捧鳳凰一般。正同圍擁着那兩個生病的女苗。在巖壁洞穴中調笑歎嘲。逗逗女苗的喜歡。對於昨晚往冲裏去的好多同伴。天亮不歸。全未在意。偏巧芹芹的離去。和那兩名同黨。因刺殺芹芹未成。被兩個劍仙驚走。逃時自知違了岩主之命。偷來行刺。事又未成。回去還被芹芹洩露。決難免死。一心慌走錯了方向。誤走向巖窗要路。打算繞回。又恐與白衣仙人。和大錐等撞上。更難倖免。仗着知得路徑。以爲羣苗俱趁月明會集。巖窗路上無人防守。日頭未起。那裏危崖高深。天光不照。事出不意。就有人在彼悄悄走過。也看不出。意欲由此冒險逃出山去。從此遠走高飛。不再回岩。誰知道途行遠險。徑難行。祇半日聽苗娃子口說初。

次經歷，好不容易走完了七八停路。出口已然望見。再有一兩停，便能脫險。這時巖壁上居住的凶苗，不下百十家。十之八九都在昨晚月夜會浴。死於白衣少年男女飛劍之下。所留十九是些婦孺。夾壁陰黑。有的因大人一夜未歸。熬到半夜眠倒。尙自熟睡洞中未起。有那大一點的苗娃子起身的。早約了幾個同伴。三三兩兩援藤而下。拿着竹矢刀矛。跑出夾壁滿山刺殺虫蟻去了。祇一跑出，即便遇上。沒有大苗在側。也不妨事。原是三人逃走的好機會。不料那六個凶苗據崖歡唱了一陣。見苗婦面容委頓。仍不高興。都着了忙。各想討好。凶苗向來恃強凌弱。原無信義。有一個力氣最大的凶苗。想起隔壁那家七八個男女苗。俱往沖裏會浴未歸。家中祇有一個七八歲的孩子。昨晚相遇。曾聽他說起黃昏時。打得一隻肥野猪。已剝了皮。還有在前山採來的許多新鮮果子。準備浴罷回來。痛快吃他一頓。那家一個女苗。却有七個丈夫。人多東西不甚多。又都吝嗇。等回來和他明討。必然不肯。何不乘他未歸。小孩不敢攔阻。過去硬奪了來。豁出來與他拚命。也在婆娘前顯得自己英雄。想到這裏。悄不聲的離了苗婆出洞。向間壁飛縱過去。一手挾了野豬。套了果兜子。便往回縱。那家小苗。雖然年幼。也頗凶悍。胆大。已能在壁間攀援上下。不過力量小些罷了。早起見媽媽和一些爸爸。一個未回。凶苗當時你搶我奪。不論親戚。家有絕好食物。無人照看。不敢離開。眼看鄰童相次出遊。正在煩燥拚命吃着山果解悶。忽被右鄰來人劈手搶去。不

由大怒。拿了竹矛追到穴口。照準來人背上用力便刺。那凶苗回手一把。將矛奪去。扔向崖下。小孩着了急。往前一縱。緊緊抱定凶苗大腿不放。張開小嘴。亂咬一陣。凶苗將脚一甩。未見脫。一手仍挾着東西。一手抓住小孩身子。往起一提。小孩見強他不過。一鬆手。被提起來。小孩更是手急眼快。一面口中怪叫。沒等放下。一手打了凶苗一個嘴巴。另一手便伸出鐵一般的小指頭。朝凶苗雙目挖去。凶苗大怒。手一甩。便將小孩往崖下丟去。由上至下。有數十丈高下。加以凶苗力大。下擲之勢。本無幸理。也是那小苗孩命不該絕。芹片離着夫三人。合當數盡。過時聞得壁崖上凶苗歌唱之聲。俱都毛骨聳然。吃了一驚。恐被步履之聲警覺。不敢照前急馳。各把脚步放輕放慢。不時仰觀上面動靜。一見凶苗在上面縱過。益發不敢絲毫大意。率性停了步。貼壁立定。仰視上面。看準無人再走。實則壁上凶苗祇有限幾個。又從未出過事。無人注視下面。就此急行。本不妨事。這一停正趕上小苗孩被凶苗擲落。那小苗孩生有異稟。日後也是本書中有數人物。不特胆大矯捷。而且饒有機智。比別的同族。迥然不同。落時心神並未慌亂。自知平日由上往下縱躍。至多不過三五丈高下。今日勢甚危急。落到巖底危石之上。要跌個筋斷骨折。正惶恐間。離地已祇十多丈左近。危迫中猛一眼看見貼壁站着三人。頓生急智。也沒看清是否自己人。滿心想那三人接他一下。却不覺出三人好似呆立未動。並無相救之狀。心裏一着急。腰一躬。手足一伸。靠着天賦。

本能不知不覺與武家燕子穿雲之勢暗合。逕由半懸空改了方向。由中間往壁間三人立處撲落下去。那三人忽見上空一條人影飛墜。因相隔太高。不知是個小孩。祇當凶苗發覺追下。各嚇了一大跳。不禁失聲驚叫。身在虎穴。心虛不敢迎敵。拿起腳來往外飛跑。小孩目光敏銳。原意想三人接他。不料身隨意動。變爲沿壁下落。還沒落到地上。便吃他看見壁間盤生的老藤。伸出小手。祇一兩摶。便即抓住。緩了絕高飛墜之勢。然後略一定神。又緩了緩氣。縱到地上。當時忙迫顧命。沒看清三人逃走。見人不在原處。也未在意。一心記着仇恨。仰面向上。跳足大罵。說那凶苗不該欺他小孩。強奪野猪。等爸爸們回來。定要你的狗命。將你生吃解恨。上面穴中還有五凶苗。見前苗取得美食。獻與苗婆。又叫大家同吃。面有得色。形相見紺。本就有些酸溜溜的。一聽得小孩在地下亂跳亂罵。才知東西搶自間壁。還未知前苗對小孩曾下毒手。祇知那衆凶苗人多力大。不甚好惹。故意當着苗婆。拿話去激前苗。說小崽在罵你呢。何不縱下去。將他捉來吊起。等他大人來討。率性要惹禍。惹個大的。準備一人輪流打他七個死了。全都英雄。祇管說便宜話。仍無出視之意。後來前苗也聽小孩罵得太惡。漸將左右對鄰中殘留的幾家苗婆驚動出詢。小孩見有人出。歷述前苗。平日怕他幾個爸爸。見面連路都不敢並着走。今早趁大人不在家。却以大壓小。上門欺人。如今我罵他。都不敢下來。直比臭虫不如。罵得淋漓壯快。有聲有色。前苗再被這五個同奸。

一激。實也忍不下去。剛一跑到穴口。二苗婦和五苗也跟出想看熱鬧。前苗待要援藤下落。去打小孩。忽聽那幾家苗婆齊聲指着前面大叫道。那是銀峒的人。怎麼被他走進來的。快看呀。這一喊。六凶苗順指處往谷口一看。果是三個敵人。由內往外。已將出口。立時暴喝一聲。也不再顧及別的。紛紛取了刀矛竹矢。似猿猴一般。援藤縱落。飛步朝前趕去。可笑那三個銀峒苗。先時那樣驚竄。嗣見並無人追。墜落祇是一個七八歲大小孩。手指崖上怪叫。兩下言語不通。不知上面這一段故事。又看出小孩未見自己。祇當是在和崖上大人倔強鬧皮氣。心想凶苗既未看破行藏。左就快要出險。還是小心一點。不被他發現。悄悄逃去的好。省得出了口。仍要被他追上。於是又放輕了脚步。貼着彎曲的壁徑。掩掩藏藏審慎相度前。行。不料小孩叫了一陣。漸漸壁上有大人應聲出現。先是一面。還可貼壁遮蔽。不致看見。後來人出漸多。兩邊崖上都有。疑心非被發現不可。二次心裏一驚慌。全都沈不住氣。一個快跑。兩個跟着。祇顧急竄。全不顧掩藏行逕。焉有不被發現之理。男女凶苗。昨晚在沖裏的。雖然全數就戮。祇存下這六個。餘者僅剩這大小數十個婦孺。但要收拾這三個銀峒苗。有兩三個男苗。已綽綽有餘。六個凶苗。一到下面。三人祇管忘命飛奔。不消片刻。仍被追上。芹芹離夫。較為武勇。還力鬥了十幾回合。終於受傷力竭倒地刺死。那兩名同伴。一人敵兩。祇兩三照面。便死在凶苗長矛之下。二苗婦正在想吃肉。六凶苗得了三人。喜出望。

外事由小孩一罵而起。當時一高興。前苗經五苗一勸說。不特未與計較。反將先搶的野猪山果。還與了他。六男二女。八個凶苗。當時先吃去一人。猶未盡興。一會天將近午。有四個凶苗。該去值班。便將下餘二死人平分。留下一個。由四凶苗帶一個到雲梯要口去吃。到了崖下。見前班的人不在崖口。那知究理。疑在口裏閒坐。有一個說。前班幾人。俱好欺人。看見難免強討。不與又要爭打淘氣。他們該班時已過去。我們如因爭打誤了班。要受罪過。他却沒事。太已吃虧。不如就近藏起來。吃完人肉再去。他們等我們不到。出口來看時再說。至多分他一點剩的骨頭。不致被他吃去好的。俱覺有理。剛刺開人肉。吃沒兩口。便被大鎚看見。余獨那見得這個。立時怒火中燒。一句話也未答。手持野象骨朵。由雲梯上。當先飛馳而下。大鎚借着衆人新勝之勢。知凶苗餘孽。所存無多。迥非以前望影先驚心理。也拔出苗刀。跟蹤趕下。四凶苗正吃得興頭上。偶一回頭。望見雲梯上。飛馳下兩個人來。認得後面的一個。是銀峒二砦主。祇料是偷入砦內窺探逃出。如能捉到。既可獻功。又可得一頓好人肉吃。各自丟了死尸。怪叫一聲。迎殺上來。那地方相隔雲梯脚下。也有里許。加以削壁前石筍怒生。林立若劍。刺藤荆蔓。礙足難行。還未近前。余獨大鎚已從雲梯上冲下。不比凶苗在那裏跑。一見凶苗來攻。嫌怪石錯落。不好用武。意欲縱到林前平地去動手。大鎚沒有看出他的用意。一心想同殺凶苗。跑得又落後了些。見凶苗快要趕到。祇顧立定迎敵。未留

神余獨業縱起來。大鎚雖然在羣苗中比較矯健。又從蔡野神學過武。一人獨鬥四個凶苗。却非對手。加以這四個又是凶苗中的健者。劈面一刀。照準當頭一個凶苗砍去。吃凶苗縮頸藏頭。用桶裙一架隔住。跟着身後三凶苗趕到。刀矛並舉。一擁齊上。大鎚勉強招架。已是手忙足亂。幾被竹矛刺中。正危急間。幸而余獨原意想將凶苗引到平處再打。落地剛要再縱。聽得身後喊殺之聲。忙一回頭。大鎚已和凶苗在亂石叢中。動起手來。祇得反身相助。又縱回來。恰好凶苗中有兩個看見前面還有一個漢人縱起。以爲想往林內逃走。捨了大鎚。追縱過來。兩下一照面。舉起丈許長的竹矛就刺。余獨昨晚曾經獨鬥孽龍。又恃有利器在手。那把這兩個凶苗放在心上。握緊骨朵。奮力往前一格。凶苗來勢甚猛。兩枝長矛全撞在骨朵上。立時斷折。凶苗那知利害。手足又極輕快。全不想那麼粗長堅韌的竹矛。是怎麼一碰就折的。因敵人一味急進。不似平日銀峒人。一面對敵。一面留神縱避之狀。生得又那麼文秀。反到心喜。仗着身有積年松脂和桶裙護體。善避兵刃。匆匆沒有尋思。都想拚着挨上一下。上前捉人。雙雙就勢。把斷矛一丟。縱起身來。各伸雙手。同向余獨撲去。余獨先是一個推窗望月之勢。單臂舉骨朵。橫掃出去。一打斷了敵人兵器。跟着進身一晃骨朵。拿他當了鎗使。化成飛虹繞月之勢。由外圈往裏。半片形斜蓋上來。原意地下亂石太多。凶苗身高。懶得縱起。改取他的下三路。等凶苗縱避時。再換招數。好歹也傷着他一點。不想

凶苗竟同搶上來送死。正稱心懷。也不再換式子。一骨朵盪起去。頭一個凶苗來勢稍前。見敵人打到。鷹時變主意。又不想捨那一下。竟自伸手就撈。骨朵無堅不摧。余獨舞動又極迅速。便是鋼鐵鑄就之軀。也禁不住。一下碰上去。立時骨斷手折。唔的一聲厲吼。余獨手中骨並未就此而止。順掃盪過去。正打在那凶苗的腰膀之上。打了個腰爛腸流。血肉橫飛。尸身貼着餘力。往斜刺裏橫倒落去。正撞在那同伴的身上。這凶苗人剛縱起。被這尸身一撞。往左側一歪。一怔神的功夫。余獨手中骨朵。緊跟着換了撥草尋蛇之勢。掃將過來。凶苗想也知道不好。身子往下一縮。桶裙剛剛升起來擋。已然打中。一聲未吼出。連人帶桶裙。打得稀糟血爛。倒於就地。這時大錐獨闖二苗。本就不支。祇兩三個照面。便心寒胆怯。想退下來。與余獨會合。抽個空剛剛縱起。落地時。一個不留神。吃地下亂石一絆。跌倒在地。還算好。當頭追來的一個凶苗。因他也算是敵人之意。欲生擒了去獻功。沒有將矛刺下。伸手彎腰。正要去抓。不料去勢太猛。大錐一倒地。見凶苗抓來。倉卒中縱爬不起。恰好身側有一四五尺高二尺許粗細的半截石笋。當時急於逃脫毒手。也不顧磷磷亂石。傷痛皮肉。就地一滾。滾了過去。凶苗兩手抓空。搶步上前。隔着石笋。又要伸手。身子往石那面一俯。大錐借着斷石阻隔敵手。一滾。到忍着背上痛楚。就勢雙足用力在石上一踹。斜穿出去。兇苗二次眼看抓空。一情急。身子前探。還未起立。恰值余獨打死二兇。追來接應。一見大錐奇險。

之狀。隔開三五丈遠近。便飛身縱起。奮起神威。手舉着骨朵。照準石前兇苗。就着下落之勢。猛一下。兇苗耳聽頭上風聲。頭才往起一抬。余獨一骨朵。已自打個正着。唬得叭一聲。兇苗整個人頭。連頸斷落。腦花飛濺。爛餅一般。這一擊之威。竟連那半截石筭。也都成爲粉碎。後面還有一苗。隨追過來。見敵人縱起半空。飛落下來。暗打他的同伴。連聲怪吼。搶步上前。說時遲。那時快。余獨救人情切。縱起時是個猛勁。全無顧慮。一骨朵打中。對面兇苗也自趕到。見敵人不知使何兵器。同伴挨着就死。那大斷石。竟能隨手粉碎。自己還被爆散的碎石塊打中臉上。仗着皮肉很厚。雖未受傷。吃了一驚。來勢略緩了緩。余獨便有了準備。因凶苗身手也頗迅捷。地下又是亂石縱橫。并無輕敵之念。祇站在那裏。觀準來勢。還手。兇苗同伴四人。倒失了一對半。也知不好。一面動手。口中山嚷怪叫。想驚動孽龍。率衆來援。鬪時也不似前。苗莽撞。並不敢和敵人手中兵器去碰。余獨見大鎚已然脫險。反正這個兇苗逃走不脫。安心逗着玩。約有幾個回合。一骨朵又將長矛打折。兇苗見狂喊救兵不到。敵人利害。才飛身縱起想逃。不敢往雲梯上爬。竟往來路狂奔。余獨自然不捨。且追且想。怎隔了這一陣。他們如何未到。正想之間。兇苗腿快。路熟。眼看追到前面崖角。忽聽一聲清叱。兇苗狂吼一聲。雙手捂了臉。側轉身想往林莽中裏去。走不幾步。便被地下石梗绊倒。崖後又飛出一條人影。落到兇苗身後。揚手一骨朵。打了個腦漿迸裂。死於非命。余獨看清。正是

筠玉心中大喜。接着林璇同了芹芹凶娃子也相次跑出。最奇怪的是林璇身後跟着一個七八歲大的小苗孩。哭啼啼滿臉淚容。追隨不捨。後面還跟着三十多個婦孺。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蒜絕根株獨憐小草 烟霏霧湧共話妖光

林毛二女。自在孽龍砦堂中。囑咐余雷二人去後。跟踪起身。到了巖窗夾壁之下。正因左鄰右舍百十家同族。是昨晚往冲裏會浴的。全未回轉。有的還負有出山瞭望的職司。也不見歸來。今早又有這三個敵人。由內偷出。疑心冲裏出了什麼事故。再不就是新落兩個淫婦。又出花樣。將衆人留在冲裏。天明後。率領出山。刦殺遠處村鎮行旅。每次大隊出山。多半經由巖窗夾谷之下通過。神氣却又不像。挨到吃完早食。雲梯上輪值的四凶苗走後。雖沒想到大禍臨身。但因孽龍凶暴嗜殺。好惡無常。又有淫婦挑唆。爲厲。那些婦孺都不放心。起初大家聚在谷底。叫囂議論了一陣。認爲這樣事從來未有。拋開巖居的人。不說。日頭已然高起。如照往日。應該有人不斷走出。怎會除那三個敵人外。不見一人出現。也聽不見冲裏的蘆笙和人骨叫子吹動。益發疑鬼疑神。婦孺俱害怕孽龍殘暴。不敢前往。紛紛齊用甘言。推二凶苗領頭。往冲裏探看。有什事沒有。二凶苗自分得菱菱離去的尸首。和兩苗婦裂開四肢。大嚼了個飽。高興

頭上立時應允。有幾個胆力稍壯的苗婦也試探着跟在身後。還沒走完那條夾谷。便遇林毛等迎面趕來。苗娃子胆小。首先驚喊了一聲。前面還有他們的人呢。說完拉着菱菱的手。帶着所攜各物。往壁凹裏便躲。毛筠玉喜道。姊姊真個高明。果然餘孽未盡。我們拿他試一試。仙人的寶劍如何。說罷。放下手中骨朵。丁的一聲。雙劍出鞘。林璇也想一試那口短劍的威力。跟着放下骨朵。拔劍前縱。二凶苗一見從冲裏要口中出來四個女子。除苗娃子認得外。餘者俱都容光煥人。秀麗如仙。因有苗娃子同路。前兩個最美的。又非峒苗裝束。先還以爲銀峒。又從別處弄得幾個美人。前來進獻。孽龍高興。所以留住衆人。一夜未歸。祇不知又放他出來何故。莫非柳燕吃醋。不許孽龍享受。命苗娃子領了回去送還。但又不應繞走這條道路。方自胡思亂想。竟欲趕上前去攔問。同行幾個苗婦。比較細心。看出有異。剛亂喊。莫將他們放走。這是冲裏逃出來的。喊聲未歇。苗娃子和菱菱害怕。凶苗飛矛竹箭。恐遭誤傷。閃過一旁。同時林毛二女。也拔出寶劍。飛身上前。那些苗婦見敵人手中青紅銀三色光華。電一般的熒熒掣動。雖然驚異。當敵人兵器上掛有鏡子。俱不知是什麼東西。凶苗無論男女。桶裙和刀矛竹箭之類。刻不去身。況且跟隨凶苗同行的。都是一些純種土著。祇力量稍弱。凶殘野悍的惡性。如比男苗。也差不了多少。又都極愛漢人穿用的衣物。同聲亂喊。他們手上。還有很亮的鏡子。我們快搶呀。一邊喊着手舉刀矛。迎殺上前。二凶苗性

更貪殘好色。見美人是個文弱漢家女子。那裏放在心上。怪叫一聲。搶上前手持長矛。朝林毛二女腿上打去。一心還想打倒捉個活的。誰知碰見瘟神殺星。一矛桿打出。還未挨着敵人。忽見亮晶晶青紅銀三道電一般的光華一繞。立時眼花撩亂。冒冒失失。用矛一撥。先聽噠的一聲。長矛雙雙斷落。猛覺頭頸和腰間一涼。一個腰斬兩截。一個身首異處。糊裏糊塗。就此了帳。想必做鬼。也不知是怎樣死的。二凶苗一死。苗婦們幾曾見過這等敵人。登時一陣大亂。又齊聲暴喊。那不是鏡子。是天上的活閃呀。各舉矛弩。兩一般亂擲過來。余獨見狀。便對林璇道。我殺他們。你趕過前面去。將谷口截住。這類東西。一個也不能留。留了反倒害人無窮。說罷。一聲清嘯。直往前面殺去。長劍舞動處。周身俱被青紅光華裹成一團。苗婦矛弩。怎能上身。挨着便折斷四散飛落。這一來又把敵人當着神怪鬼物。紛紛回身敗逃。毛筠玉逐個逐上。手起劍落。似斬瓜切菜一般。殺得好不爽利。林璇早已趕向前去。路上還砍翻了兩個。到了谷口。先斷了凶苗的歸路。又復翻身往裏截殺。頃刻之間。凶苗餘孽。殺了有一多半。祇剩下二十多個。先前就未動手的婦孺。戰戰兢兢。聚集一處。跪在地下。是苗婦多用銀峒土語和熟苗口吻。哀求仙神饒命。筠玉追到面前。正欲用劍排頭掃去。還是林璇聽出有異。忙即止。仔細一看。那些苗婦。雖與凶苗一般裝束。不特口音面龐。迥不似凶苗婦女醜惡悍厲之狀。身材也矮小得多。方要喝問。菱菱和苗娃子。也趕踪趕來。才一

到達內中幾個苗婦竟爭先恐後搶撲上前抱着菱菱苗娃子的大腿哀聲哭喊起來林璇忙用苗語喝令不許亂喊。饒你們也許問明情由再說衆苗婦還未開口苗娃子已代報了來歷原來當地這些苗婦一半是當初蔡氏夫妻在舊砦未敗退時因出外樵采行獵遇上凶苗擄劫了去準備存過一旁等孽龍犯性殺人索要婦女無處尋覓拿去應卯省得傷害自家親屬用的有的見峒苗婦女貌美些先是強逼同睡幾人合佔一個能不獻出就不獻出近三四年來孽龍得了柳燕不再尋同族晦氣用不看他們再加凶苗婦女歷年摧殘所剩無多益發把這些苗婦當成了活寶銀峒防衛緊嚴又成了親戚無從劫取是先前得了現出的個個後悔漸漸趕往山外劫殺才又搶了些婦女來數人只有一個平日爭寵獻媚待承正厚祇看守得緊常年在夾谷壁洞中居住偶然遇見祭神大典隨所嫁凶苗一進冲裏都怕萬一被孽龍看中生事輕易不敢入內苗娃子常隨柳燕此路不曾通行當他們早晉凶吻從未相遇這時危急中無心相遇略悉經過便向林毛二女跪下求情說他們被迫相從并非凶苗乞饒性命林毛二女方知還有些苗婦也有山外劫來并非凶類祇是還有十來個小孽種俱是這些苗婦所生先說祇饒大人話一出口衆婦孺立時兒號母哭牽衣頓足悲聲大放狀甚淒慘適才有幾個小凶苗俱是持着刀矛隨是女囚苗却殺照樣縱躍如飛拚命來勦隨手殺去不覺怎樣這十來個年紀既小至多不過七八歲。

小的還未離乳。從動手起就緊貼娘懷。戰慄相望。連呐喊助威都沒有過。這時又這般慘狀。看去實是可憐。再一細看面上神情。因非純種。也似要善良些。不覺動了惻隱。筠玉首先說了不殺的話。林璇自然贊可。衆婦孺死裏逃生。立時轉悲爲喜。跪在地下直叩頭。直喊天神。正噪雜亂作一團。菱菱猛向一個苗婦問道。我嫂子也曾被搶到此。你們可知他現在死活麼。苗婦答道。你的春嫂嫂麼。那年和我一同被搶到此來時懷着兩個月的肚子。被五六個凶苗佔住。隔了八九個月生下一個男娃兒。幾個凶苗都極愛他。搶着爭這兒子。這娃兒也真有本事。力氣又大。三五歲便跟着大人出山。好幾丈高崖都能跳下。你春嫂嫂今年正月。背着人哭。不該因娃兒一問。就對他說出以先實話。娃兒性暴。一聽就要拿刀替他阿爸和媽報仇。去刺死孽龍和那幾個假阿爸。好不容易才哄勸住。日常想起。常說等大了來。非報這仇不可。幸而說這些話時。都是從小他媽教的我們銀峒話。沒被凶苗聽出。我們都耽着心怕他惹禍。昨晚冲裏乘大月亮洗澡。他媽本不願去。偏那幾個凶苗都喝醉了點酒。立逼着非去不可。丟他一人守家。一夜未回。今早還和你們先殺死那兩個。爲搶了他東西。吵了一架。適才出口玩的娃兒都回來了。此時不見。莫被神仙姑娘的活閃。殺死了吧。菱菱聞言。料定乃嫂已隨羣凶慘死湖內。便和那苗婦說了。并說凶苗全數被兩個白衣仙人消滅。孽龍也被林毛余三位恩人殺死。首級現在那邊地下。因聞得求救之聲耳熟。才放

下敢來的。林璇聞言深覺那小苗孩志向可愛。又非孽種。惟恐誤殺。忙命那苗婦查看死未。一言甫畢。隱隱聞得頭上悲泣。與弓弦折斷之聲。往上一看。崖壁藤蔓中。隱伏着一個七八歲的孩子。苗婦說就是他。招下一看。那小苗孩生得粗瘦堅實。二目灼灼有光。果與凶苗生相不一。手裏拿着一張斷了弦的弓。腰插竹箭。一問哭囚。才知他人本在上面崖洞中假寐。聞聲驚醒。見二女殺人。如切草芥。便順洞頂據下。隱身藤蔓之中。先見二女要殺與乃母患難交好的女友。心中不忿。原欲暗放冷箭行刺。繼見二女釋了婦孺。才了止念頭。後來聞得乃母和仇人一起慘死。心中酸慟。不禁悲泣起來。手正握着弓弦。情急一扯。隨手折斷。不料被林璇聽覺。心想才一大意。幾乎爲孺子所暗算。恐崖上洞內還有別的凶苗潛伏。一問苗婦。力說人俱在此。還不放心。又和筠玉飛身上去。仔細搜索了一番。祇尋到菱菱離夫的半截尸身。另外還有一具死人骨頭。聞知經過。想起白衣少年行時所言。果然應驗。驚佩不已。當下除銀峒苗婦外。其餘多是別處熟苗婦女。婦道不一。相隔也遠。想了想。先命苗娃子和菱菱。將孽龍首級牦象骨朵。和一應帶回之物取來。將所有婦孺。一齊先帶回銀峒。再行安置遣送。一走出口。便遇余獨趕到。筠玉劍已入鞘。匆勿一弩箭。先射瞎了凶苗眼睛。跟着飛縱過去。再一骨朵打死。大家會合一處。并肩互說着經過前行。余獨猛想起大鏟。不曾跟蹤追來。疑心又遇見別的凶苗餘孽。出了變故。忙和林毛二女一說。命菱菱等押。

着衆婦孺等。隨後跟去。三人一同腳底加勁飛奔。到了原處一看。大錐適才忘命躺地疾竄。硬從亂石上擦過。滿肩背都被石尖劃破。深深見骨。勉強爬起。改成伏臥。爬在石上。遍體血污狼籍。受傷甚重。行動不得。筠玉忙取出一粒靈丹。塞進口去。等後面人來。用劍削了幾枝竹子。用春藤編成排牀。扶將上去。由衆苗婦輪流分抬。那小孩乳名鴉鴉。跑時飛快。一直貼在林璇肘下。甚是依戀。編竹排時。幫着動手。心思手脚。均極靈活。善解人意。三人均憐他孤苦。嫌名字不好聽。由余獨給起了個名字。因乃父原是雷姓。小小年紀。身手那樣矯健。改名行捷。由林璇用苗語傳知。雷行捷聽三人談話用漢語。覺着好聽。也跟着學說。一會便會好幾句。林璇益發歡喜。大錐受傷又問出凶苗。除那六人外。昨晚全數入冲遇禍。外面無有。無庸再上蜈蚣夾子。歸途仍走原路。走不多遠。遇見蔡野神。同了十多個苗人。和春桃春燕岑春十熊雲田四兒等六人。各持器械。飛奔迎至。見面一問。才知昨晚盛會。要到日上三竿才止。蔡氏夫妻久候二女不歸。已經生疑。及至會住以後。遍尋不見。俱猜前往鐵鍋沖涉險。好生疑慮。又想到大錐余獨行時神情。也似有異。越想越不放心。料定凶多吉少。林毛余三人。是恩人好友。萍水相逢。那般義氣。如不趕往接應。休說對不起救命恩人。自家也問心不過。如若失陷。就明知不是孽龍敵手。也不能袖手旁觀。夫妻二人。着了一陣急。所好者苗娃子尙無凶信到來。又喚隨來衆人一問。春桃等六人。自把主人譽爲天神。連耗象

那等力。能撞斷山岳的上古神獸。尙遭殺死。何況這些凶苗。再向楊氏父女。丹姝碧娃。也極力證實其言。并說本領不說。卽以三人的居心行事而論。也萬不應有什麼凶險。蔡氏夫妻。將信將疑。幾經計議。最後才一橫心。事已至此。成敗且付天命。此去如能尋回三人。無恙便罷。否則也不再等一切準備停當。今日逕將孽龍誘入重地。拚着死傷些人命財產。和數年心血。發勁地雷。用火攻將他活活燒死。以報積年深仇。主意打定。立即召集羣苗。一一分佈埋伏。自己同了死士。當先誘敵。妻子金花娘。率了一隊峒苗。在後埋伏接應。層層輪戰。引其深入。一面命人飛奔蜈蚣夾子。大鏟在更好。如已不在。命輪值四頭目。速率野驛隊。趕向砦側埋伏。聽蘆笙之聲。取動止。部署完竣。春桃等六人。因主人久出不歸。也有一點惶急。堅請隨去。蔡野神看出他等武勇忠心。祇得應允。眼看出林。到達要口之下。沿途未見絲毫動靜。也未遇着一個凶苗。尤其近冲一帶。休說有人前往挑釁。便是平日無事時。當午前後。凶苗也要出外行獵瞭望。滿山滿林。奔馳叫囂。聲震山野。怎會這樣清靜。心正奇怪。忽聽春桃喜叫道。砦主快看。那不是我們主人來了麼。蔡野神聞言。驚喜交集。定睛往前一看。果然樹林碧陰中。跑來了一羣人。多是婦孺。當先正是林毛余三人。身側苗娃子。用樹枝高挑着孽龍的首級。料定大功告成。這一喜真是出乎望外。不同小可。慌不迭的。搶步迎上。見大鏟受傷。尙在昏迷。也顧不得審視。先朝三人。恭施一禮。兩口子稱了一陣謝。還未張口。

問訊。筠玉已抿嘴笑道。區區醜類。不值我們一擊。如今不特孽龍拉拉。除令親受傷。是他自不小心。在地滑了一下。外冲裏凶苗俱已全數殺盡。峒主該放心了罷。蔡野神聞言。益發寬心大放。當時感愧與敬服之心同生。一句話也不好意思答出。祇陪着一張漲紅了的羞臉。喏喏連聲。林璇心直性厚。已從二春口中問出來意。覺得蔡氏夫妻人甚仗義急難。并非貪生怕死之流。恐他難堪。輕扯了筠玉衣袖一下。然後笑說道。峒主夫婦爲恐我四人失陷。不惜犯險。與凶苗一拚。義氣可感。也不枉我們相交一場。他還未知一切詳情。理應說出。大家歡喜。就便派人飛報女峒主放心才是。筠妹祇說這些不相干的笑話。則甚。筠玉見蔡野神滿臉愧容。也覺自己脫口而出。使人難堪。不禁臉上一紅。余獨連忙插口。把昨晚今朝之事逐一詳說。蔡野神一面歡喜靜聽。一面連分三四次。人馳報乃妻。反正事已辦完。俱不心忙。大家且行且談。一會金花娘接報跑來。見了三人。謝了又謝。看了看大鎌傷勢。因要陪三人回去。設筵賀功。凶苗全滅。沖裏無人能至。祇派了幾個心腹手下。去運所有財物回峒。又着人先回。在昨晚跳月崖頂。設下盛筵。命全體峒苗奏樂出迎。真是人人歡喜。個個精神。把林毛余三人。敬若天神。前呼後擁。樂聲大作。迎進峒主。上崖落坐。蔡氏夫婦率了手下全苗。一擁上前。納頭便拜。三人連忙還禮遜謝不迭。蔡氏夫婦率衆拜罷。就在這全峒苗人歡聲雷動之中。延請三人和楊氏父女入席。連春桃春燕等男女六人。也成了峒中貴。

賓由頭目人等。另設盛筵相陪。就中祇苦了雷大鏹一個。服了筠玉靈丹。苦痛雖然漸止。神智也稍清白。無奈背上利石擦破的傷痕。深深見骨。流血過多。祇能躺着靜養。不克參與慶功謝德盛會。有些難受罷了。席終下入峒底落坐。苗人將鐵鍋沖財物。一同蓮回。林璇原意想勸蔡氏夫妻。將凶窟出入道路。封閉堵死。免將來又出什事。金花娘却說冲裏山清水秀。土地肥沃。形似天成。甚是險要。又與舊砦鄰近。況且山洞暗道。已快修成。意欲遷回原地。將盤谷要路。重行開通興建。與鐵鍋冲孽龍所居的砦堂。兩下聯成一起。作爲退身。一旦有事。便退入冲裏。拉起雲梯。閉了兩條通路。外人插翅。也難飛進。豈不是好。現居的砦洞。地勢逼仄。當時祇爲避禍權宜之計。本不合用。不過費了無限心血。才行部署成功。棄去未免可惜。遷居以後。把他當作分砦。留大鏹在此坐鎮等語。林璇聽出他夫妻心懷大志。計慮久長。不似尋常苗族。得過且過心意。所以三個要地。一處也不捨丟開。猛然觸動心思。極口稱美。蔡氏夫妻。自是趁意高興。林璇因明早就要起身。囑咐蔡氏夫妻。好人須要做澈。那一干婦孺。還有遠地苗族在內。他們已受了幾年活罪。難得死裏逃生。可將得來衣帛財物。每人分散一些。明日派了可靠的人。將他們分別護送回去。蔡氏夫妻。連聲應允。立將衆婦孺召集了來。當面散發。連本族被俘去的人。也各得一份。并告以恩人德意。衆婦孺能脫出凶苗蹂躪。得慶更生。夢想不到。此舉更是喜出望外。紛紛朝上跪謝。感激不盡。蔡氏夫妻。

又喚進幾個頭目。逐一問明各人家鄉來路。已便明早分送起程。說也真巧。那些男女小苗孩。個個都有母親。惟獨雷行捷是個孤子。先回砦時。本來依依林璇肘下。寸步不離。及至筵開入坐之際。有兩個小頭目。知他是苗窟救回的孽子。不隨衆婦孺一起。却緊依傍着恩人貴客。嫌他不知高低。又想討林璇的好。悄不聲將他拉過一旁。低聲喝道。當中都是恩人貴客坐位。峒主就要行禮拜謝。你這娃兒。怎不知輕重。也在那裏鬼混。還不找你大人和同伴。過一邊等吃酒肉去。這話如換大藤苗說。雷行捷早已倔強反臉。一則心有亡母平日所說先入之言。初返故鄉。把全峒中人都當作了親人。二則見接客時樂聲洋洋。行列齊整。尊卑分明。進退俱有序節。迥非凶苗一味蠻橫野悍。烏烟瘴氣之狀。再加當中那一席。除尊客數人。和苗女峒主外。僅有服役做事的小頭目。和幾個苗女侍側。餘人都恭恭敬敬。排隊站立。并無一人高聲說話和跳縱。不知不覺。爲威儀所懾。心下肅然。聞言反倒當是好意關照。連忙應聲致謝。那頭目看出他聰明聽話。也去了不快之感。率性指他站入最後排新歸婦孺隊中。等吃犒勞。林璇見苗人將雷行捷拉走。本要攔阻。一看蔡氏夫妻安排神情。甚是隆重。席間又無他的坐位。再一看業已歸入同來婦孺之中。未難爲他。正想行時囑咐峒苗善遇此子。蔡氏夫妻已率衆拜倒。感恩歡呼之聲大作。一盆也就罷了。雷行捷飯後。又欲隨同入峒。菱菱見他入口處苗人爭執。忙過去拉向一旁。說這裏峒主章條規矩甚嚴。

不比凶苗那裏。可以任性胡行。除執事少女外。連頭目人等。不奉命都不敢妄入內砦。况又有全峒救命的恩人貴客在此。你誤闖進去。豈不將你活活打死。雷行捷聞言。才知尊卑分嚴。那神仙一樣的漢客不能隨便自己永侍身側。急得兩淚交流。望着菱菱做聲不得說。時正值筠玉在峒底。問到菱菱。金花娘派人來喚。菱菱下時。雷行捷還苦苦哀求。和神仙客說一聲。讓他下去。跟在身旁服伺。菱菱道。駛娃兒。還不明白。少時有空。我上來再和你細說。你什麼都不知道。看犯了罪吃苦。千萬不要亂走動。說完自去。雷行捷正自盼眼欲穿。忽聽峒主傳呼。命衆婦孺一同入峒。不由大喜。進峒一看。幾個神仙客和峒主俱坐在一間大石室當中。衆婦孺一到。隔老遠便跪下。誰也不敢近前。因受過菱菱誥誠。幾番想趨近林璇身前求說。永侍之人不離。日後好學他那些仙法。未敢冒失。祇管目注三人。胡思亂想。別人問答。全沒心聽。一會輪到問他。頭目剛走過來。張口要問。林璇想起前事。忙代說道。他媽已死。菱菱是他姑姑。這小娃兒可憐。他那一份東西。可多給些。交與菱菱代收。日後便交他照看吧。這兩個人甚聰明。又有志氣。我們走後。還要請二位峒主。另眼相看呢。蔡氏夫妻連忙躬身應諾。旁立男女苗人婦孺等。見貴客獨對他兩姑姪垂青。俱在欽羨。誰知雷行捷另有居心。聽到末句。才知神仙客還要遠走。自己隨侍之心。直同做夢。好似心頭打了一錐。一時情急。不問青紅皂白。猛的由人隊中飛跑過去。撲倒在三人面前。含淚哭求。力說自

己要永侍神仙客。不願在此。筠玉見他悲淚惶急模樣。甚是好笑。便向林璇。知了來意。笑對他道。你原是此地人。如今大仇已報。認祖歸宗。峒主和菱菱。又待你好。却願隨我們去受苦。豈不是個駛子。說了幾句。猛想起這小孩。不通漢話。豈非白說。輕輕啐了一口。便即止住。偶望余獨。正朝自己微笑呢。自己先駛反說人駛。一想也覺得好笑。又怪余獨不該笑他。微瞪了余獨一眼。含着薄慍。回過臉來。偏巧碧娃。又在看他。兩下目光。恰恰相對。心中老大不快。低着頭生氣。不發一言。由此不甚喜歡碧娃。這且不提。雷行捷經林璇再三開導。一味哀聲哭求。跪伏不起。林璇又用虛言恫嚇。說此去長途數千里。怪物凶險甚多。我們不妨事。你小小年紀。豈不受苦。弄巧還許送了小命。誰知雷行捷。和林璇有主僕之緣。年幼無知。也說不出一定是什心意。祇覺神仙客太好。寧死也要相隨。怎麼開導。也是無用。金花娘先就嫌這娃兒冒失。竟敢侵擾貴客。因林璇事前就有過囑咐。不便呼他。及見他執意不聽勸說。一味廝纏。正當喝人揪出。林璇已爲所動。居然答應帶走。恰好筠玉也有一番私心。因菱菱自從死裏逃生。心感筠玉切骨。想起情人和自己以前那樣恩愛。平日眼看自己受盡離夫折磨。不能相救。後來同逃被捉。他又溜走。自己命在垂危。縱不能相救。也應拚死報仇。竟那般怯懦惜命。置身事外。最可惡是適才因聽人說。離夫報仇未成。身遭慘死。沒了害怕的人。又趕來慇懃獻媚。打算重修舊好。越想越寒心。暗忖男人都沒良心。人在這裏。就不理

他有這幾分容貌。難免不受別人糾纏。自己正想大恩未報。何不苦求恩人攜帶同行。既免嫁與無情無義的男人。還可終身與恩人在一起。朝夕盡心服侍。以報大德。主意拿定。未得自求說。恰值筠玉喊他來。問夾。帶回的許多東西。放在何處。可速交與春桃等人。明早好上路。因三人互商。臨行才使主人知道。以免煩文瑣節。問他話時。衆人在外。喊入金花內室。沒當着人。並囑明日早行。事先不可洩露。苗娃子聞言大驚。一看無人在側。說心腹話。正是時候。連忙撲倒在地。抱緊筠玉雙腿邊說邊哭。也是再三苦求攜帶。筠玉本喜他聰明美秀。嬌捷剛毅。一聽他所說的話。更覺處境可憐。這等懦夫。何嫁與他。也真委屈。連勸阻都沒有。立即應允。菱菱正大喜跪謝間。偏遇林璇久候。二人不出入室相喚。昨晚路上已聽出菱菱口氣。見狀明白了多半。尙未知他那情夫如此昧良無恥。想給他二人重圓舊夢。反覺筠玉少不更事。拆散人家恩愛夫妻。笑向筠玉搖了搖頭。筠玉的性情。已然答應怎能反悔。無奈來時說明。凡事均推林璇作主。不能不與商量。況且苗山多年心腹尙且十九未帶。何況路人。心想少時再力爲關說。正愁林璇不允。要多費口舌。一聽收了雷行捷心中暗喜。故意拿話引逗道。你來時多少部屬。死命求你。你都不帶。如今却帶這麼一個小娃兒。則甚。林璇明白他是拿話繞着自己。好帶菱菱同行。笑答道。你曉得什麼。我實見他孤苦可憐。又有志氣。想成全他。帶往雲龍山去教養。我們也不多這麼一個娃兒。他又力大腿快。無

須大人操心。你想帶的那一個。明明人家一對恩愛夫妻。好不容易千辛萬苦。字還沒說出口。筠玉已搶答道。什麼叫恩。什麼叫愛。吃千辛萬苦的。也祇女的一個。這樣無情義的懦夫。就他想嫁。我也不許。接着把菱菱被難寒心。以及立志相隨之意。連珠也似說了一大遍。林璇方始明白。笑答道。我看你說話像吵迷豆一般。別人竟插不下口去。關你什事。要你這般着急。說時。菱菱聽出林璇意似不允。大是心驚。衆人俱已知悉。此後更難在此立足。不等說完。便含淚跑將過來。方要求說。林璇將他扶起說道。我不知你那情人。如此薄情膽小。實不配做你丈夫。毛小姐已然允了你。那還不是聖旨一樣。快去收拾好你隨身衣物。連你姪兒的做一起。我們一夜未睡。少時吃完夜飯。還要安歇。明天略見亮就起身了。一句話說順了口。漏出別意。蔡氏夫妻方幸三人回來。未提走字。一聽行期如此之速。那裏肯放。再四堅留不捨。三人和楊氏父女。祇好力說前途有約。事關緊要。期促路遠。貴峒大害已除。實實不能再延下去。昨晚急於前往。凶窟也是爲此。蔡氏夫妻見衆人行意堅決。同聲請道。諸位恩人貴客。這次仗義相助。不異起死回生。又給我們那多財物。布帛。真是恩同山海。本想留住些日。使我夫婦略盡點人心。再行上路。既然執意要走。恐誤恩人前行要事。却也不敢深留。但是三位恩人。昨晚掃蕩凶苗。一夜未眠。明早就走。太已勞累。我們心實不安。祇請暫留一日夜。一則少息勞乏。二則本山明晚恰有一樁奇事奇景出現。如換常人。我等恐

其受驚。也不敢妄使觀看。但是這東西。也算本山一害。祇出有定時。人能避他罷了。他曾和孽龍鬪過一次。恩人既然能殺孽龍。定然無礙。如能將他就手除去。我們土著的人。倒不相干。日後往來行旅。有那不知道的。就可少送性命了。筠玉便問什麼東西。可是你們所說仙王洞中那個生亮蛋的石頭怪物。蔡野神道。正是。我們以前不知。因死過些人。還按時供祭過他。後來見供也傷人。不供也傷人。祇要能躲過他每月那兩次。在洞中放光噴霧時期。就是平日忤慢了他。也無妨礙。反是信奉他的。常時晦氣。惱得我夫妻。雖還不敢逕去招惹爲敵。却也漸不信服。偏我內弟大錠。和手下人們。最信鬼神。再三求說。將就到了現在。自從上月來了一個窮道士。去往洞中閒遊。我手下的人。怕他觸怒仙王。給本山惹禍。我年來力戒妄殺。加以行旅絕跡。找不到生人祭獻。偏他出來時。手裏又添了兩樣從未見過的希罕物事。疑心他偷了仙王洞中之物。不放他走。吃他袍袖亂舞。打倒了幾十個。我得信帶人趕去。看出利害。拿了兵器。上前圍攻。誰知他竟是劍仙。手上放出一道活閃般的劍光。將大家兵器。多半削折。幸而我以別常走江湖。識得利害。連忙服輸。他朝我看了一眼。說了些便宜話。才行走去。由此我便想探查洞中到底は何神怪。派了幾個忠心胆大。不怕死的手下。不分朝夕。伏藏洞側近處。才查出那怪物。並不出洞。每月却有兩次。朝着洞外噴霧放光。曾捉了兩個活野驥子。到時去試。事後連毛骨都找不見。想已整個吞掉。派去的人。有

一個進到洞內。走了不遠。看見壁上滿擋着各色亮光的蛋。他還想深入。忽見一團紫光從洞底飛出。與壁間所見相似。朝他打來。洞底又有噏噏怪吼之聲。知已驚動仙王。不敢再進。嚇得連滾帶爬逃了出來。當時那人以為必有大禍。誰知後來他却沒事。反是有一個誠心許願。拿着野猪供獻的。連人和猪都在洞前失了踪。由此無人敢進。當這仙王洞未開以前。那地方原是石地。諸位飲水的地方。名叫袖泉池。時有五色光華升起。我們也當時供祭。却沒別的傷人異狀。後來五色光華不再出現。過沒幾天。半夜裏天崩地塌一聲大震。早起去看。山後深草中陷了一個極整齊的洞穴。有人下去探看。祇喊得一聲好臭。立時暈倒洞口。上邊人下去救。也同樣喊臭暈死。等末一個回來。喊人取鉤竿去搭。那兩人已沒了影子。誰還敢再下去。比時常有採藥的人。有的無事走過。有的剛到洞前。便自往洞中飛去。再也不會出來。凡遇有這等事時。當晚仙王洞那一帶。必有奇景出現。前後死在洞前的。雖不甚多。算起來也有好幾十個了。起初未探查得出現時日以前。我們除了因為去供祭。向或誤撞上他傷人的時期送命外。輕易無人敢打洞前經過。祇去年七月間孽龍無心中行經洞前。正值仙王想人吃的日子。五色烟光忽然冒起。也不知是他沒有提防。被那烟光吸了去。或是他見烟光奇怪。特意入洞探看一下。落到了洞底。當日我們見他帶了幾個手下。越界亂闖。雖然迴避不敢過問。心中却恨到極處。又怕他存心尋事。一面暗中埋伏。

防禦。一面我帶着人遠遠尾跟。觀查他的動作。見他忽被五色烟光。捲落洞底。同行十來個凶苗。凡是挨近他身後的。也都被烟光捲去。有幾個落後稍遠的。嚇住了腳。不敢再進。大家以爲他必死無疑。喜歡得亂逛。見還有幾個凶苗。逡巡欲退。依了衆人孽龍一死。別無可懼。欺那幾個凶苗人少。當時便要從隱避之處衝出。將他擒住。開了刀。并設下埋伏。用計掃滅凶苗全族。以報積年之仇。還算我主意穩些。一則孽龍如死。凶苗儘有法子消滅。報仇之事。不必忙在一時。況且凶苗力大腿快。祇被逃走一個回去報信。引了大隊前來報復。我們匆匆尚無準備。力敵是不行。如誘其深入洞砦。發動火攻。固然可獲全勝。又覺辛苦經營。燒去可惜。對付凶苗。無須如此小題大作。萬一孽龍微倖不死。其禍更大。連忙止住衆人。不許妄動。且待些時。容想定了再說。一會便聽孽龍怪吼之聲。從洞底透出。自然益發不敢冒失。待有頓飯時候。孽龍一人竟從洞底跳出。滿臉驚慌急遽之狀。一出洞。帶了上邊幾個從人。就往回飛跑。先下去那幾個凶苗。想已葬身洞底。一個未見逃出。幾次叫苗娃子轉告柳燕。託他代向孽龍探聽洞中情景。柳燕朝孽龍每一提說此事。孽龍不是掩耳疾走。和中了魔一樣。便是暴跳如雷。始終不發一言。比時他們說話。須由娃子作通事。代爲傳言。親眼目覩。決非柳燕知而不說。至今不明他逃出真相。與隨下凶苗致死之由。明日洞中烟光。便要出現時間。不一定。至少有十多次。並不論白天黑夜。不過晚來格外好看得多。而且

出現的時間也長。白天大約從過午起。每隔上半個多點時。出現一次。久暫無常。人祇立得遠些。不被烟光籠住。便無妨礙。千萬不可行近洞前一帶。否則那怕是烟光剛剛斂去。照例要隔些時才出現。可是人一走離着那洞二三十丈左近。那烟光便似一個大彩球。飛一般由洞口拋起。無論你多快的腿。也跑不脫。立時被他罩住。祇一捲便往回收去。休想活命。起初因祭獻而送命的人。日日都有。經我再三開導。說祭仙王所爲求福免災。怎麼福還未見享受。人先沒了影子。還祭他則甚。又極力勸阻。無奈本地人信神怕鬼太過。執迷不悟。我夫妻法令雖嚴。惟獨這敬神的事。却不便強制作主。近年來傷人之事迭出。他們求福從未應過。反有災禍發作。聽我話的人。仍好好的過着。這才大半改了心意。我又勸他們。一樣祭獻。何不把祭品放在離洞二三百步的山岡上面。以免被烟光捲去送命。可笑他們。人雖聽了。却嫌祭品放遠了。仙王享受不到。祭時人雖立在遠些。祭品仍送近仙王洞口。不遇見他傷人的日子。東西放上幾天。餓死的餓死。臭爛的臭爛。仍擋在洞口好好的。否則一趕巧。連人帶祭品。一齊捲去。直到近日。我查得他出現時日。他們頭一天往洞口放下祭品。第二天再望洞遙祭。才沒有傷人之事發生。他們不說本不該祭這邪神。反以爲這樣祭法合了仙王心意。將來終有降福之日。真是又可憐又可恨。祇是大錯原應爲本岩之主。一則老岩主死時。他年紀尚小。人又愚鈍無知。論本領聰明。都遠不如他姊姊。自我來此。承他

姊姊相讓。做了些主。總覺反客爲主。他姊姊有時對他嚴厲。我却不能不讓他些。苗人信神之念太深。有他提頭。除緩緩開導外。別無善策。難得明日洞中烟光出現。大鏡又因傷臥牀。現在全洞人等。俱把三位恩人當作天上神仙。感激畏服已極。如能將這妖物除去。免得已後成了氣候。出來害人。不特我夫妻感恩。也真功德無量。適才想到此事。因那烟光利害。恐傷恩人。本不應慫恿此事。後來一想。孽龍乃恩人所殺。他既能在洞中平安走出。或者無礙。再者恩人俱是神仙徒弟。見多識廣。能否下手。一望而知。如能除去更妙。即使事有不便。那烟光出現時。也着實好看。籍此留住恩人。一觀奇景。我夫妻和全洞人們。得稍盡一日地主之義。心也安些。前日聽手下人歸報。三位恩人俱由洞中進出。又得了他兩個亮蛋。不知究竟裏面是何情景。妖物遇見也未。筠玉不等再說。首先搶答道。這有何難。那妖物祇是一個石頭生就的。那日見他。除能生那亮蛋外。并無什出奇之處。我們當是製成之物。不可毀壞。早知如此害人。當時就拿劍把他斫碎了。我們現在就趕去。弄碎了他如何。林璇接口道。筠玉怎的這般性急。我們去時。洞內外都未見有烟光。那像玉蟾的東西。無聲無氣。不似活東西。知是妖物本身不是。我們弄碎一走了帳。豈不給峒主惹下禍來。單世伯曾囑你我沿途多立外功。既有此事。雖然上路心切。也說不得了。打算除他。率性就晚一天走。依我想那亮蛋中藏奇臭汁水。祇能在黑暗中放出異采。一見日月。便無光華。分明邪汚之

物我們何不將那兩粒日月珠與那亮蛋同放在暗處一比。周世伯曾說此珠有辟邪之功。如果見珠不亮。必能剋制怪物無疑。要是洞中除了玉蟾。另有一妖。非珠之力所能制的話。有這三口仙劍也決不難使其伏誅了。筠玉點頭稱善。見衆婦孺和頭目人等。尙遙站立。靜俟復命。漢語不通。也不知說的什麼。正望着衆人發呆。便叫蔡氏夫妻發令。祇留下菱菱姪姪。將衆等遣退。再命隨侍苗女。撤了庭燎火架。先取出那兩枝夜明珠一看。一紫一青。兩團鵝卵大小的晶光。奇輝幻彩。熒熒欲流。暗洞之中看去。分外鮮明。金花娘道。這樣亮光。昨晚不知要出現多少。我們俱親見過。所以林毛二位恩人。前晚手持此物。飛落場中。我們沒有嚇倒。便爲此故。筠玉聞言。也覺那晚之事。做得幼稚。無怪苗人不信。意欲解嘲。將夜明珠遞與余獨持着。旋將自己身旁所帶那粒玄耗頭上所得的日月珠取出。說道。你們再看看我這個說罷。將手一揚。萬年至寶。果然不同。洞中所得石卵。雖亮。祇是浮光閃閃。不甚強烈。這日月珠才一出手。便似一道奇亮無比的閃電。晃了一下。立時滿洞屋都是藍光耀射。照得人眉鬢俱皆成翠色。晶芒萬道。耀目難睜。那夜明珠。頓如螢火之光。不堪與皓月爭輝。光華銳斂。黯無色彩。蔡氏夫妻乍見異寶。不覺目眩神搖。驚讚不已。林璇也將自己的一粒取出同觀。正譎視談笑間。忽聽碧娃說道。怎林姊姊寶珠一拿出來。那亮蛋連一點光都沒有了。一言甫畢。余獨正目注寶珠。猛覺手中兩枝石卵。由硬變軟。彷彿內中有氣。

似要脹大。低頭一看。珠光之下。兩枚夜明珠。已成了兩塊玩石。正要喊筠玉看。一句話沒說出口。手中石卵。微一脹縮之間。倏地破的一聲。無故自裂。不禁吃了一驚。接着便聞到一股子奇臭極腥之氣。中人欲嘔。略帶微光的流液。濺了一地。晃眼浸入石中消滅。幸是余獨隨林毛二女往洞中去過。知道石中包有臭汁。弄破之後。其味難聞。撒手甚速。沒被沾染。否則這類東西。有毒也說不定。衆人俱捂着鼻子。同聲喊臭。退向別室。忙命人取水來沖洗收拾。談起都望着余獨好笑。經這一番試驗。三人益若自信。問了問烟光出現時情狀。把誤入洞中取卵之事。也說了一遍。從昨晚起。跋涉苦闖。一直未歇。俱覺力乏。晚來不願再看苗人慶賀狂歡諸般盛況。天沒黑就催着吃了晚餐。同返臥室。各自安歇。蔡氏夫妻感恩心盛。又加了數十名苗女。不分晝夜。輪流守值服侍。山中雖無多兼味。居然想盡方法。把猪羊鷄牛。以及各種山肴野簌諸般果子。凡是想得出弄得到的。也備了好幾十樣。并由金花娘。背人請問楊氏二女。漢人喜吃何物。怎樣做法。恰好楊氏姊妹。生小家寒。老父又有口腹之欲。飲食均經二女手製。加以自慚文弱。毫無出力。同樣受到主人優遇。又喜金花娘性情豪爽。不特每問必答。教了許多烹調之法。并向林毛余三人。推說昨晚不知有事。早已隨了老父下來安眠。此時不睏。意欲與女主人閒談片時。再睡。等服侍老父就枕後。便悄命春桃。取出行灶。要過生看。當着金花娘。連教帶做。大半夜功夫。做成了二三十樣可口菜肴。每

成一樣。都給蔡野神金花娘嚥過。苗女幾曾吃過這樣美食。便是蔡野神。雖是漢人。以前在江湖上奔走。也祇懂得滿酒快肉而已。金花娘邊嚥邊默記做法。夫妻二人吃一樣讚一樣。喜得金花娘。摟定楊氏姊妹。直喊心肝。祇說你兩個生得秀氣。却有這大好本事。我如是男人。又怕着恩人生氣時。殺了我也不捨得放你走了。等二女做停當。仍不放睡。苦苦要留談一會。把各菜製法。問了又問。別時從房內取了兩竹筒粗圓豆大珍珠。和一大竹筒金沙出來。金沙給春桃春燕四兒三苗女買口。明早暫時不要說起。二女代製菜肴之事。明珠算是二女酬謝。二女背了林毛余三人。受人之惠。自然不便收取。再三不要。後見金花娘面有不快之容。二女何等胆小。雖知一行有大恩於彼。心中終覺着苗人毛臉易翻。有些胆怯。祇得勉強收下。明早交與林毛二人。再行退還。金花娘見二女收了立時轉怒爲喜。并說等峒中諸事停當後。明年春天。必去雲龍山探望。就便向三位恩人拜謝。時將近明。二女人已困極。回房時好生爲難。不該多此一舉。明早向三人這樣說法。恰巧林璇睡了幾個時辰。睡足醒轉。見二女不在榻上的被未動。正向隨侍苗女低聲喝問呢。二女手捧明珠。見林璇已然看見。連睡也不顧。竟直跑過去。悄悄說了做菜得酬經過。自己不敢惹那女峒主發怒。轉託林璇代還。林璇一聽。也覺主人情重可感。便笑答道。丹姝不說。望妹妹素來伶牙利齒。連你余大哥筠姊姊都要取笑的。原來也怕不講理的野人麼。他們喜的祇是鹽茶布。

帛。以及漢人日用諸物，金沙山中天產，採來和漢人交易，并不希罕。這些明珠，雖然看得較重。但是苗人性直，最重然諾。我們替他除却心腹大患，所得之物，全數歸他。祇有感恩懷德之情，生死不二之義。因那些東西，俱他心愛之物，求覓尙難。送他正合心意，痛快拜收，全是真情。你看他幾曾謙謝，似漢人那樣做作過。兩下交好。一個看得起送，一個看得起收，分所當然。你一推辭，倒變成瞧他不起。祇管收下無妨。倒是碧妹妹，我有幾句話，想和你說，都未得便。難得他們睡熟，祇你妹妹在此。你拿耳朵過來。碧娃聞言，先是猜透了幾分，不禁紅了張臉，貼近前去。林璇附着他耳朵，把聲音再放低些，悄說道：「你筠姊姊一身本領，是個女子中的英傑。不消說了。但他爲人光明磊落，最不喜人花言巧語。他和余大哥患難至交，本是天生兩好。祇爲漢人最重男女之嫌，說話舉動，俱不似和我們一樣隨便。我們想作成他做夫妻，尙恐不濟。怎麼反去取笑他？余大哥爲了你們父女，數千里跋涉辛苦，冒着險難，長途護送，恩德不淺。他便愛着筠姊姊，也是應該。何況我們也不過見他對筠姊姊要關心些，笑話通沒說過一句。既不便明問，也測不透他真正心意。你昨日言語神情，都是小家氣象，太不對了。我是已是拿定主意，永侍老親，不嫁人罷了。如換是我，你們誰要愛笑我？當着人還更顯親密你看呢。筠姊姊却不同，他也並非做作，不過他心高性傲一些。萬一余大哥有心相愛，你這一取笑，使他因羞成惱，不特破壞了他兩個的好事，筠姊姊賭氣再一

走。看余大哥還有心腸追你父女不。休說他兩個便連我也見不得這樣婆婆媽媽。全不大方神氣。昨晚在鐵鍋冲得仙劍時。匣中有一柬帖。筠姊姊不肯給我看。神情張皇。面有羞急之容。余大哥應得一口仙劍。讓給筠姊姊。反而歡喜。和分得日月珠時神情一樣。我猜他不特有心相愛。並且仙人業已將他二人配成一對。今日你又拿眼示意。筠姊姊已現不悅之容。我惟恐上路時你又在說話神情中帶出。就不說鬧僵。長途同行。一個無心。一個顧忌。有什意思。你也是女的。難道將來就不嫁人了麼。一席話羞得碧娃頰紅臉脹。兩眼淚珠晶瑩。如非怕人聽見。幾乎哭出聲來。林璇本愛他聰明美秀。見他窘狀。也覺可憐。又婉容勸慰了幾句。命他下次千萬不可如此輕狂。碧娃平日對林璇。也最畏服敬愛。越想越不過味。當時無地自容。身一歪倒向林璇腕間。含淚悄聲央及道。好姊姊。我再也不敢了。余大哥筠姊姊都是我父女的大恩人。如因我年幼無知。招他二人生了氣。不成人了。我祇因愛二位姊姊。不過又看出余大哥對筠姊姊與衆不同。覺着好笑。并非成心笑他。余大哥量大。祇我留點神。不再逗他。便不會怪我。倒是筠姊姊性情高傲。萬一生了我的氣。還求好姊姊可憐我。小做錯了事。代我勸他一勸。求一求情。祇求他不怪我。那怕打我兩下。都甘心的。林璇道。這倒無須。一提明反而不美。你祇放小心些。不聞不問。即使當時見怪。一兩天也就好了。天已太晚。去睡一會吧。碧娃才含羞帶淚與丹姝一同安歇。丹姝自免不了。又是一番

埋怨。且喜同室諸人俱因連日累極睡得已香。并未被人聽去。一會天明。林璇因憐碧娃體弱。難得別人未醒。直挨到巳正時分。筠玉醒轉。楊宏道余獨。原已早醒。因不聽林毛諸女聲息。料是累極大睡。貼在榻上相候。及聽筠玉在喊林璇說話。才相次起牀。連楊氏姊妹一併喚醒。好在衆人都是和衣而眠。無什結束。室中守侍苗女。忙分別捧上盆水山泉。與衆人飲用。不消片刻。便即同出。蔡氏夫妻早在門外相候。仍陪往崖頂之上。今日算是正式酬恩筵宴。又有昨晚一夜請人代庖。比起昨日事出倉卒。臨時設備。自要豐盛得多。楊氏二女所製菜肴。全進在中間席上。菱菱姍姍也隨在春桃等一桌。成了入座之賓。賓主騰歡。大家開懷飲食。筠玉見上來的菜。多半漢家製法。味更腴美。好生驚讚。林璇仍作不知。金花娘見狀。祇當二女果然未說。衆人全不知情。越發高興。笑吟吟把昨晚之事說了。筠玉笑道。二位峒主用心誠苦。真可謂主人情重了。我們相聚了這些日。竟不知同伴中還有這麼兩位女易牙呢。真個失敬得很。明日路上。我如再打着山鷄肥鹿。老那麼生烤來吃。也吃厭了。有勞楊家大姊。摻摻玉手。代爲庖製。使我們一換口味如何。說時目光笑對着丹姝一人。林璇見他不提碧娃。知已生嫌。不禁看了碧娃一眼。碧娃心更明白。急得眼花直轉。又無法分訴。祇紅着一張臉低了頭。心中難過。林璇對筠玉道。筠妹你祇粗心。便是那烤山鷄燒鹿腿。也是丹碧二妹所傳。你在我砦中。幾曾見有那般吃法。告訴你說。碧妹還做得一手好南

菜呢。桌上的菜。因這裏無人會下鍋。都是丹碧二妹昨晚做好現熱的。你看烹炒的菜。一樣全無。再者用的東西太缺。他兩個的手法。十分沒顯出三分呢。我先也不知他有此手藝。因自幼生長苗山粗野慣了。吃的素不講究。周世妹雖會做些家常漢菜。不過碰上。或是被請去吃些。祇覺味美。終嫌麻煩。極少學樣。所以余大哥和楊家父女來時。仍是野人待承。未兩天。請周世妹做了幾樣。丹碧二妹與周世妹很談得來。隨着幫忙。互相一考較。才知他兩個竟會做好幾省的菜。比周世妹要強得多。我知道了。正想行前大吃幾餐。我也沾點口腹。再動身走。不料接連出事。你來沒待兩天。就一同起程。一直也未大舉。可是那幾樣小吃。都是他兩個所傳製法。並非砦中原有的。你怎到今天還沒知道。筠玉未再還言。逕向金花娘。仙王洞妖物。既還有人信服。今日出現。可有人備物供祭麼。金花娘道。昨日因聽三位恩人都說區區妖物。極易除去。晚來我夫妻便召集大衆。曉諭他們。說洞中是個妖物。不是神仙。三位恩人。俱都會有仙法。願爲我們全峒除此大害。以免日後成精。貽禍無窮。三位恩人。前日深入仙王洞。他們曾有人親眼目覩。加以孽龍凶苗。一遭惡報。益發人人敬畏信服。本想不再供祭。無奈祭品早在昨日先期送往洞前放好。我說晚了一步。離妖物出現時候太近。誰也不敢再去將他撤回。現時仍在那裏。我們交午就去。還看得見。祇第一次洞底冒上烟光。那多東西。全沒影了。衆人都想看洞中妖物如何。將祭品捲走。兩地相隔。并

不算近。打算早點趕去。就便看出一些破綻。好下手除他。席散議定。仍是林毛余三人合力除妖。余獨斷後。林毛二女。因有日月珠。可以護身。又有仙劍。當先戒備前進。筠玉常聽乃父毛惜羽說起仙家寶劍功用。專能禦邪降魔。余獨兩手空空。自己給他那口寶劍。雖比尋常寶劍要強得多。却非寶物。恐爲妖氣所中。便教余獨將原劍交給隨行苗女。將新得雙劍。分給他一口。以作防身之用。余獨聞言大喜。接過劍來。謝了又謝。原劍却斜插背後。并不交人代持。筠玉見他狂喜之狀。也不禁心中好笑。碧娃明明看在眼裏。知毛余二人對自己不快。趁着二人未覺。忙裝不知。回過臉去。向金花娘談那做菜之法。筠玉果然回眸看了他一眼。楊氏二女胆小。本不想去。偏生楊宏道。因在席間。聽蔡氏夫妻說得烟光那般奇景。又因相當時久。深知林毛余三人本領。一時高興。說要同往。一開眼界。碧娃本心想去。丹姝素來先意承志。因老父年老。還不甚放心。悄問筠玉能同去不。筠玉笑道。這有啥子要緊。妖怪又不出來。別的不敢說。你和老伯。我一人還保得住。林璇忙接口道。對。我再保上一個碧妹妹。誰也不用打仗除妖了。要用我們保人時。亂子就大了。那還去得。大家又說笑一陣。估量到了時候。便即一同起身。一行有的騎馬。有的由苗人抬着。一同出峒。往仙王洞前趕去。凶苗已滅。別無可慮。全峒苗族聽說仙客除妖。無不驚喜交集。祇留了些許執事人等。餘者傾洞而出。金花娘更是巴結。命去的苗人男女。排成行列。前有樂隊。打着鑼鼓。吹着

蘆笙餘者一律頭戴竹皮冠。赤着腿足。腰着鹿皮裙。手持長矛。腰佩苗刀。背掛弓矢。排出去里許路長一隊苗兵。彩羽輝煌。刀光矛影。映着朝日。一色鮮明。聲容甚盛。衆人看了。也自興高彩烈。勇氣倍增。一會行抵洞前。橫岡之上。天還未交午。烟光自然猶未出現。苗峒婦女。業已先期趕到。見峒主陪了仙客到來。紛紛跪接到岡上預設的坐位上落坐。靜候時至。筠玉見那岡洞相隔。約有半里左右。那山岡乃是左側來路。峯嶺的餘脈。離地雖不甚高地勢却極險峻。下面更是遍地荆榛叢莽密佈。苗人祭品俱陳列草莽之中。洞在地下。上有深草掩蔽。如非日前來過。依稀記得一些途徑。直看不出洞在何處。林毛二女。俱嫌草深。少時與妖物相鬥。恐怕礙足。不便施展。意欲開出一片平地。先將岡前一帶草棘削平。烟光不現。再逐漸往洞前開去。能一直開抵洞前更好。如在中途出現。萬一施展不開。便將妖物引到平地上來除他。知苗人已嚇破了胆。也不會相助。祇命春桃春燕四兒。岑春雲。田十熊等六人。緊隨林毛余三人身後。將那割斷了的草棘。用長矛挑過一旁。隨同下手話才出口。先是六苗菱菱雷行捷。姑姪二人。急於自效。堅欲隨往。接着蔡氏夫妻過意不去。也要率領手下一些忠勇之士相助。林璇恐那烟光利害。出現又極迅速。人一多。一個照護不住。反倒誤事。萬一再傷了蔡氏夫妻。更是不美。再三阻攔。并以去留力爭。才行阻止。一面并囑春桃等八人。近處無妨。如見三人往前。到了烟光可及之處。便不許相隔過近。祇可遙遙尾隨。

見機行事。囑咐已畢。二女同了余獨。各將新得仙劍拔出。帶來八人。乘着午前片時之暇。照着那些叢莽密荆。各展身手。飛也似齊根往下削去。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火樹銀花積穢妖氛飛木難 龍飛鳳舞通靈劍氣走青冥

林毛余三人所持仙劍。俱是神物。雖然未經高人指點。不知用法。畢竟非比尋常。才一出匣。先是一青一紅一銀三道電一般的光華。映日生輝。射眼欲花。再一舞動。各帶丈許數尺長短不同的芒尾。似天空慧星一般。所過之處。劍還未到。離身丈許以外的深草密莽。祇微挨着一點餘光。不管是雜草。或是矮樹灌木。立時摧枯拉朽。排頭向前齊根倒折。紛紛四下飛舞。身後八人。也都是身手靈活的健苗。十六隻快手。一齊發動。不過幫着挑開竟跟不上。轉瞬之間。先開出三畝方圓一片平地。再隔一會。便將八人落在後面。蔡氏夫妻和一干峒苗。做夢也想不到有此奇蹟。十有九人。俱當三人不知會有多少神法。益發視爲天神臨凡。歡聲雷動。震撼山谷。林毛余三人。正往前開闢得起勁。忽聽後面喧嘩之聲大作。不禁立定了足。回頭觀望。八人中春燕會錯了意。以爲主人嫌他們慢。手中正挑着一根半抱粗細的短樹。心中着急。用力太猛。將一枝長矛。折爲兩斷。一賭氣拔出身後插的牦象骨朵。朝定那樹便打。原是殺火。誰知

應手而裂。一下打了個粉碎稀糟。碎木紛紛飛爆散如雨。猛的觸動靈機。丟了手中斷矛。逕用牦象骨朵。往草地一打。竟於隨手壓平。不過力量還嫌稍重。將地打了一個凹洞。忙和春桃等五人說了。那個牦頭骨。林璇別時除贈人外。共帶有八根。恰巧來時余獨。因前晚牦象骨朵大奏奇功。命六人各帶一根。以備萬一同着他時好取。因菱菱聽說此骨神異。藉口代筠玉佩帶。也要了一根插向身後。祇雷行捷人過矮小不便攜帶。剩下一根。余獨順手取來。插個身後。筠玉還笑他身上連鏢囊弩袋。和兩口寶劍。又加上一根牦象骨朵。也不嫌累贅。誰知此時用上。正合式。春桃等五人。跟春燕一學樣。各自放了手中長矛。祇用骨朵輕輕朝前打去。不特比前快而省事得多。而且草木性質粗細不同。林毛余三人。祇願顧快。隨手削去。雖然一律削斷。草木殘根。仍然存露地面。高低不等。疏密相間。如在上面與人動手。一樣還得留神受絆。經這七根骨朵一打。竟是手隨心應。要如何便如何。直似青黃相間的一片地氈。腳踏上去了。又匀又中實。毫無阻滯之弊。菱菱更是心靈。看見空疏之處。又加上一些殘草再打。稍大之樹。招呼衆人。合力移開。越發厚薄相均。坦平如一。無分軒輊了。雷行捷見沒他的事。一眼望見前面余獨背上。插有一根骨朵。連忙飛奔過去索討。時時天剛正午。林毛余三人已行近洞前不遠。見他忽然跑來。林璇笑罵道。你這個小猴崽。這般時候。還敢跑來。不怕死麼。雷行捷說了前事。請林璇代索那根骨朵。一用。林璇試取過骨朵。

往草莽中打了幾下。果然省事合用。照此打去。直用不着我使劍削。早知如此。先前就用他好多。忙停了手。命雷行捷速回原地。妖物將出。不再來犯險。一面將骨朵遞還。余獨親自趕回。向七人手內索過兩根骨朵。因行離洞近。一則有此利器。片刻功夫。即可開抵洞前。憑三人之力已足。無須多人。二則恐他的涉險受傷。吩咐祇將烟光不到之處一帶的草。用骨朵搥平。到了限地。妖物如還未出。可往兩側打去。不得擅自前進。衆人應諾。雷行捷心猶不甘。再三磨住菱菱。要過骨朵。隨着岑春雲。田十熊。四兒。四個持有骨朵的。往前學樣搥打。有時還到粗矮的樹。不問削過沒有。高高縱起身來。就是一下。打得幹斷枝折。木屑紛飛。他却高興非常。覺着使用這種兵器。真個爽利。比什麼東西都好。越想越愛。就越起勁。一路隨衆搥搥打打。那消頓飯光景。便到了林璇所指的界限。男苗多蠢。祇知自己惟命是從。四兒最巧。却又一見雷行捷。便不甚喜他。自己急於求功。沒有注意。菱菱和二春。因骨朵不在手內。同尋了一株橫倒的斷木。坐在上面。各叙以往舊事。并說三位主人。如何神奇恩厚。說了高興。也未顧着前面。林毛余三人。持了骨朵。又是一往朝前。祇林璇取骨朵轉時。在交界處。留了一個記號。神下那一片原意地方不大。一縱即過。到了洞前。如若無事。再回來平不晚。岑春等四人。各遵主命。一到限地。便各往寬處平去。雷行捷見林毛余三人所過之處。俱已搥平。祇這畝許方圓。斷木縱橫。殘草零亂。一心想得主人誇獎。忘了適才叮囑。仍往

前追去。眼看再有數尺地面。便可平完。忽聽前面地內。泡的一聲。萬縷彩烟。和一團半明不暗的光焰。內中雜着大小相同豆一般的星光。從地面上升。晃眼便要飛佈開來。罩臨頭上。雷行捷不過是一個七歲無知苗童。那知此物利害。反倒覺着奇怪。立定了脚。向他呆望。眼看危機一髮。那有烟光一到頭上。便要將他捲走。死於非命。尸骨無存。幸而林毛余三人。因已行抵洞前。天又不早。該是妖光出現之時。逐處留神。時刻戒備。一眼瞥見烟光從洞內升起。高出頭上。待要向四外分佈開去。知他先分散到力所能及之處。再順地面。反捲回來。凡是活的東西。無論人獸虫鳥。全會被他捲進洞去。無影無踪。而且祇一被他在上空罩住。多麼腿快。也決逃走不脫。雖然自信心深。初次見到這等陣仗。又有先入之言。也難免有些心驚。可巧三人都是一般心意。俱不等他飛遠。再行捲回。林毛二人。雙雙丟下骨朵。一手握珠。一手持劍。和余獨同時向空縱起。舉劍照定烟光之中揮去。那劍真乃仙家異寶。一遇妖光。光芒竟長達十丈以上。三人又縱得意。一下掠遇正着。青紅銀三道劍光。似長虹一般閃過。祇一上下之間。將妖光揮爲兩斷。余獨手無寶珠。却多了一根骨朵。落下時正值一團斷而未散的烟光。星飛下墜。快要落到頭上。一着急。右手仙劍。左手骨朵。連揮帶打。同時并用。雙雙齊中。那烟光雜有幾粒黑影中放豆大微光。吃劍光一揮。先自散亂。剩有十之一二。算吃骨朵打個正着。波的兩聲。極清脆的巨響過處。立即消滅碎散。墜落地上。起初

被三人斬斷的大股烟光。前一半四散飛墜。落地消滅。後一半出來極快。凹去也極迅速。却是聚而未散。電射星投。直往洞內收去。三人胆力愈壯。忙追到洞口一看。祭品仍在原處未動。還是活的。洞下面烟光已然斂盡。隱隱聞得洞底深深嘆息之聲。淒厲悲酸。甚是難聽。弄破石卵所發出來那股又腥又穢的惡臭之味。比前濃有百倍。觸鼻欲嘔。三人祇略向洞口下看了一看。便禁受不住。幾乎將適才吃的盃筵。當了祭品。吐向下面來。個還席。連忙縱開。互商進止。筠玉首先發話道。我家大人還要我呢。妖怪不怕。這般奇臭實難聞。誰要進洞。還不把他薰死才怪。林璇也覺洞底嘆息之聲。妖物不過驚退。連傷都未必受着。適才是動手得快。沒被他那烟光罩住。才得無事。洞中是妖物的世界。不先打好主意下去。彼暗我明。弄巧嘆息聲就許是他誘敵深入之策。怎又冒昧自取其禍。再者這般奇臭。也受不了。好在他當日還要出現。正可在外守候。不弄明白。決不妄入。守到夜來出現。自不用說。如若就此不出。過了今晚明早入洞。便無妨礙。至多再候上一日。明日正午入洞。將前見產卵石怪。用劍斬碎。然後搜查全洞。一起用仙劍給他毀滅。豈不有功無過。決無差池。和毛余二人一說。筠玉天眞童心未淨。更想暫時留着妖物。率興看晚間奇景。再除才好。聞言正合心意。余獨也點頭稱善。正要舉步同回。忽聽身後羣苗歡呼聲中似有菱菱急喊。乃姪之聲。回過頭一看。雷行捷已倒臥着。終無動靜。聞洞底仍有嘆息之聲。臭味比前更盛。離洞十

丈便難立足。強屏着氣跑向洞口也祇能略望即行。稍久便覺頭昏腦悶。祇得退回。蔡氏夫妻帶有大批酒肉。菜肴乾糧稽巴就在當地掘了火池。支起火架烤吃。其餘峒苗也都各自帶有食物。紛紛席地飲食。等到吃完。已是暝色蒼茫。黃昏日下。時當中旬。月亮正大半圓。不一會便從遠山遙岑後面升起。清光所及照得滿山林木清澈如畫。惟獨仙王洞地勢低平。又吃左側高峯陰影擋住。依舊是黑沈沈的。大家談笑方歡。山風吹動之間。似聞余獨身有臭味。雖不濃烈。頗與洞底所發相似。細一查看。竟從身後所插骨朵發出。上面還有臭汁沾染的痕跡。忙命人拿去洗淨。這才想起適才曾用骨朵打碎了兩粒帶有豆大的微光的黑影。當時曾聽破裂之聲。那東西定是妖物所產怪卵無疑。因在日光底下彩光祇一點點。雷行捷曾用手去抓。也是中了此物之毒。才行暈倒。一問果然。並說那帶星光的影子是個寶物。大如鵝卵。握在手中軟棉棉的。用力一握便破。旋聞奇臭便即暈倒。醒來左臂尙自麻木。手上連洗多次仍有餘臭未淨等語。林毛余三人料知妖光爲仙劍斬斷。前半沒有收回。四下散落。投地而沒。許有遺跡存在。烟光可及之地。菱菱正過去。剛將他抱起。似要跑來。恐烟光再出又有誤傷。忙即高聲喚止。同取了地上骨朵追過去。雷行捷已然面如烏金。又黑又亮。人事不省了。三人吩咐抱向岡上。取了苗人所携水葫蘆。由筠玉取出靈丹。與他灌入口內。問起菱菱。才知烟光起時。他人在險中。還是一味呆看。菱菱等在遠處。高聲

喚他跑回。也不知聽着沒有。或許烟光發現太快。他見主人動手。也想學樣。祇見一團斗大烟光。朝他頭上飛落。他縱得老高。伸手去抓烟中帶有微光的黑影。同時又似在用骨朵去打。等烟光退淨消滅。趕去喝喚他爲何不聽招呼。人還沒跑到。便聽他喊了一聲好臭。身子晃了幾晃。便即暈倒。地上三人聞言。越料定妖光中有毒。還有奇惡極臭之味。那敢造次。蔡野神夫妻和全體峒苗。目觀烟光。被三人劍上發出來的電光斬斷退滅。人却無恙。連祭品也還健在。方知正能尅邪。三人身有仙法。奧妙非常。益發信服。峒苗更把洞中妖物恨入切骨。全數跪拜歡呼。求仙客恩人務把妖怪除去。以免日後害人。蔡氏夫妻也口口聲聲感謝不已。三人告以心意。坐在上岡談笑。靜候妖光再現。直等到日色偏西。仍未出現。雷行捷仗。着靈丹之力。不久回生。三人又連去洞前探尋。左就無事。便拔出寶劍。縱下岡去。借着日月珠與仙劍光芒。纖微畢照。遍尋妖物。煙光飛落之處。想看看還有日前所見發光石卵沒有。除聞或聞着餘臭外。並沒尋到一個。因那怪卵有形有質。已然斬落。妖物不能收回。怎會沾土即滅。俱不知是何原故。妖洞太臭。懶得再看。仍然回到岡上。又過有個半時辰。蔡氏夫妻見妖光久不出現。恐衆人心焦掃興。便命苗人奏樂娛賓。在月下舞蹈唱歌爲樂。林毛余楊諸人也願一觀。本地苗族風光。未加阻止。舞唱了一會。天將交子。筠玉剛對衆人笑說。洞中妖物已然嚇破了胆。再聽外面這大聲勢。益發不敢出現了。衆人還未及答話。

忽聽金花娘驚呼。恩人們快看。妖光出現了。衆人側轉身順他指處一看。仙王洞底。忽有數十團其亮如銀的明光。上下飛舞而出。此升彼降。升沈跳擲。往復不已。看去那麼亮的明光。熒熒欲活。却不能照見。時西近洞一片地。仍是黑的。暗影中看去。分外覺得奇觀。娛目。林余二人拔劍欲起。筠玉想起蔡氏夫妻所說。這不過是奇景初現。還有奇麗絕妙之景。相繼出現。一面阻住林余二人。稍緩一時。先飽了眼福。再作討較。又猜妖光忽出。是被樂聲引上。力囑蔡氏夫妻不可住了樂舞。以防妖光隱去。衆人注視了一會。那數十團銀光。倏地流星隕射。往下一落。全都收去。又隔了一會。正恐他不再出。忽又是數十團碧綠光華。升起。與前一般。上下跳擲。筠玉才放了心。知道妖光必照蔡氏夫妻所說。先變幻彩色。相次出現。最後五色畢呈。現出奇景。等他將收未收之時。除他未晚。便和林余二人約定好下手時刻。一同佇足觀看。果然那妖光一會落下。又變成深紅顏色飛起。入後由紅變紫。由紫變黃。由黃變藍。由藍變青。由青又轉爲白色。初出時好似存心試探。升降俱慢。想因無人驚擾。每變一色。便加快一些。變到由紅轉紫。越發隱現得快。明光上升。才祇俄傾。便卽飛落。晃眼功夫。重又變色升起。等轉回銀色以後。暫時不再降落。逕在空中。隨着飛舞升沈之勢。逐一變幻不已。色彩甚深。真是其白如銀。其綠如翠。紅似火齊。紫逾淤血。藍比天蒼。青同柳嫩。黃的更是金光湛湛。鮮明已極。蔚爲奇景。筠玉一心想等末了奇景。却不想妖物修煉多年。不

曾出洞。今晚恰巧該他成了氣候出世之期。身未飛出先受巨創。怒恨已極。衆人又久候不退。益發情急。拚命既敢再出必有可恃。危機就在目前。通沒覺查。還在不住連聲誇妙。細數那彩光。共是四十九個。在空中飛舞變幻。比前較久。約有刻許時辰。忽然衆星飛投一窩蜂似。往洞中落去。半晌未出。如照往昔彩光一次一變色。共有兩個輪迴六樣顏色。一十二次。當晚才祇七次。末次轉回銀色。却在空中變幻。並不降落。連蔡氏夫妻和全體峒苗也詫爲向所未見。光落後。正在紛紛議論。蔡野神猛然想起。上次和窮道人交手。幾爲他飛劍所傷。行時曾有我不殺害你們。切記着洞內妖光變色。便是你們這夥苗子。大難臨頭之日。當時備受道人侮弄欺迫。雖知他是劍仙一流。認罪服低。心中却是氣忿不過。又因洞內妖光。每出總要變幻色彩。祇不近至洞前烟光所及之地。便不會傷人。過了兩次出現之期無事。以爲道人意存恐嚇。沒再放在心上。也忘了對林毛余三人說。及見當晚妖光變幻奇怪。偶憶前言。不禁噫了一聲。林璇問故。蔡野神把前事一說。林毛余三人前晚一夜到明。苦鬥勞乏。一心盤算行止。與除妖之事。聽蔡氏夫妻說起那窮道人。猶有餘忿。當時沒有注意。嗣雖想起似個異人奇士。因他一望即去。無人知他名姓來歷。問也無用。再被別的話一岔。就此丟開未談。誰也沒想到那道人於己有關。及聽野神二次又說。筠玉首先警覺。忙問那道人身相衣著。竟與陸地真人單鵠一般無二。不禁狂喜道。照此說來。單仙師已往此。

洞來過。定將妖物留與我們來除。如此凶險。他老人家所賜柬帖。不會不提。今晚成功無疑的了。林璇畢竟心細老練。答道。話雖如此。但是單師伯臨去。既說妖光變色。他們大難臨頭。今晚妖光恰與往回所見不類。我們人多。還有楊家父女。雖與妖洞隔遠。終以小心爲妙。妖物不離洞遠出。自有原因。誰也不能決其永遠不出傷人。奇景已現。除妖在即。況且夜深天寒。風多露重。也非老年人所宜。如先命人抬送回去。早些安眠。明日早些起身。上路爲妙。丹姝早就要勸老父歸臥。因衆人尙無歸意。也不便啓齒。聞言大喜。忙說姊姊真是厚愛。這般周到。小妹感激不盡。林璇一面着人抬送楊氏父女走後。見妖光還未出來。又命止了樂歌。對衆說道。妖物如若無知。不成其爲妖物了。既能害人。可見利害。日間爲我等所傷。由此不出。還可說是怕我仙劍威力。比時并無什大聲息。適才樂歌噴填。那等聲勢。明知仇敵伺側。居然還敢再出。遇到過對手。單世伯入洞沒有除他。不知何故。此次不出門則已。出必不可輕視。休再遲延觀望。我們四出現。情景太已可疑。如非見我等不肯深入。志在誘敵。便是意欲拚命報復前仇。依我看妖物以前。并還是除妖要緊。莫因大意生變。二位峒主所說道人。我的世伯。毛余二位的師尊。不是一位得道仙人。比。我三人。勝強百倍。既有前言。可速率全峒人等。退往神泉池那一帶山腰之上。我們也不再觀奇景。就此前往相候。一出現立即下手。總是謹慎些好。說。能力促蔡氏夫妻率衆往遠裏退。連二春等八人。也命同

退。筠玉因有單鶴之言。又聽林璇所說有理。不再堅持成見。總算苗人命不該絕。因此數言臨危却步。保全了許多性命。林毛余三人剛縱下岡。往前走出沒有多遠。先聽仙王洞底有重物移動之聲。響不一會。便有萬縷彩烟。由洞內噴出。突突上升。越升越高。做一叢矗立天半。聚而不散。祇不似日裏往四面分佈。適才四十九團彩光。緊跟着飛舞而出。各色錯綜互異。異彩雜星也。與先每次變幻都是一色不同。再被那萬縷彩絲上下一籠。越顯得十色五光。品輝熒活。霞芒眩彩。麗景無儔。真是美觀已極。筠玉還不捨就此向前。尙欲佇觀片時。再行動手。林璇有了戒心。執意不肯。因妖洞烟光直立不散。須要行抵洞前方能下手。眼看跑近。烟中彩光跳動愈急。直似無數飛星。滿空過度。等三人跑離洞口不過十丈。各自舉劍縱身飛起。青紅銀三道虹光。正要出手揮去。忽又聽洞底磔磔一聲怪笑。那萬縷絲彩數十團彩光。竟似斷線風箏。星丸脫手。離開洞口。直向天空飛去。晃眼功夫。便四散分佈開來。比左側高峯竟低不了許多。將仙王洞方圓數百畝那一片地方遮住。半空交織成了一張天幕。日光映照之處。烟光俱要隱晦得多。越是黑暗。光彩越顯鮮明。那數十團彩光。更是穿梭一般。往來飛投。迅速無比。離地何止百丈。三人任是一身本領。矯捷身輕。也縱不了那麼高。再看洞底空空。奇臭依然。又無法下。不禁呆在那裏。想不出除他之策。筠玉笑道。難怪妖物胆大。敢於賣弄。原來他會離洞高升。使人奈何他不得。我們且守在那裏不走。挨

到天明日出。先看一陣便宜戲法。到底看他往洞裏收回去不。正說笑間。空中彩光。忽在妖烟籠幕之中。一個對一個。此來彼往。互相擊撞起來。每一撞上。便聽波的一下。極清脆的聲音響。再相交錯而過。各往斜刺裏投去。碰到另一團彩光。相互一撞。又投向別處。再與別一個相撞。後來越撞越緊。飛投也越急。波波波之聲。連珠般響成一片。聽去甚是娛耳。林璇定睛注視。那彩光每一擊撞。必換一種顏色。閃爍不停。明滅萬變。暗忖妖洞烟光。以前每次出現。至多數十丈高下遠近。從未離洞上升。到時又聽洞底嘆息之聲。變爲怪笑。主持烟光的不論是怪物。或是妖人。定然還在洞底。看他這等舉動。必有深意。但又無法破他。正囑咐毛余二人。上防天光。下防洞底。切勿分心大意。倏地眼前一亮。又從洞底飛升起一團栲栳般大的明光。品輝映霞。其疾如矢。直往天空彩幕中升去。三人驟出不意。一劍又未斫中。那光升到空際。彩細中心便即停升。飛輪電御疾轉起來。四外數十團彩光。先圍着大光團環行。急轉了十餘迎。忽又隔半勻四散飛投出去。到了彩網邊上。微一明滅頓息之間。全都變成一色金黃。倏地又直向來路照準。當中大光團撞去。大光團本也是五六種彩色。千變萬幻。等到光羣回撞之際。忽變深紅一團。宛如一個大火球懸在空際。光羣撞上。密如貫珠。波波聲中。同時轟的一聲。大光化成一團。其赤如血。有光無焰的陰火。晃眼功夫。將四十九團黃光。包沒在內。火光也跟着暴漲不下十倍。這時除林璇一人。料知妖光變

幻得可慮。危機不知何時爆發。上下關心。隨時戒備。余獨也受了毛筠玉的引動。深覺妖光美觀無比。目光祇注定天空。全沒顧及下面。正猜不透。還要鬧什把戲。猛聽林璇一聲呼叱。縱身而起。知有變故。連忙按劍低下頭尋視。祇見仙王洞口。不知何時。現出一個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的妖人。形相頗似苗中年老女巫。醜悟穢惡。却是人間僅見。無與比倫。那妖巫生得身材偃僂。白髮連鬚。蓬生繩結。塵土骯髒。滿佈其上。披拂兩肩。將那一張圓而且大的怪臉。遮得密密的。僅露出豆大一對碧光閃爍的凶睛。和兩排白牙。隱現血也似紅的嘴角。赤着上下身。僅腰間圍有一片短裙。也不知何物所製。足大如箕。手似鳥爪。指甲長有尺許。通體污穢狼藉。直似糞堆中新拱出來。一手拿着一枝上掛十餘把小叉的巫杖。杖頭上刻着一個與仙王洞中產卵石怪一樣的怪鳥。一手顫巍巍戟指三人。怪聲厲叫。也不知說些什麼話。二女手上寶珠。照看得甚是清晰。毛余二人見狀也忙趕去。這時三人因身臨洞口太近。恐受暗算。俱走遠了一些。等林璇握劍縱將過去。那妖巫乍看似乎行動疲緩。誰知身手輕靈已極。起初一擺巫杖。本要迎敵。繼見林璇手上一劍一珠。虹彩騰輝。晶芒電射。知是仙家寶物。非比尋常。不敢遽擗其鋒。不等劍光臨近。身子滴溜溜一轉。旋風般轉退出去數十丈遠近。林璇一劍刺空。毛余二人相次追到。林璇曾聞老父當年傳言。演黔苗峒中出過一個慣養惡蠻。慨利害無比的妖巫。名喚神婆種三娘。原是種家苗族婦人。

所生的一個怪胎。一落地便被父母棄向荒山之中。不知怎的未飽虎狼之口。竟會被他在山中長大。還學會許多邪術。專能呪石成蠱。用本身和生人精血養煉。比起五毒八惡。各種虫蛇鱗介之類生物所煉。還要惡毒十倍。祇爲他生相奇醜穢惡。性復淫凶。嘗用邪法禁攝峒苗健男。供他淫樂。厭了時再拿人去充作蠱食。在苗疆中爲惡橫行了十多年。資物面首任意取求。也不知害死了多少苗人。最後一回惡貫滿盈。竟將菜花墟孟峒主的愛子攝了去。孟家苗人用十個健男。無數金銀彩禮。和他掉換都不肯應。反倒口出狂言。三日功夫。將人弄死。喂了蠱遂不算。又親往峒中索要許他的那些健男中禮。孟苗心痛愛子。仇怨已深。再受這般欺凌。恐他縱起惡蠱。行使邪法。全峒同婦於盡。其禍更大。祇得忍氣吞聲。命人向他求說。再多送點牛禮健男。請他往別處去取。他不依不饒。出言向來人恫嚇。這裏孟苗滿腹冤忿。無處洩。又恐他堅持前言。不能不預先將所索男苗備好。正在峒前召集峒衆。含淚悲訴。說自家最愛此子。不想被神婆害死。多蒙大家好意選出十人去和他掉。人沒掉成。如今又來強索這十個活人。有心和他拚命。無奈惡蠱神法利害。白白送死。自己做了一族之長。各峒峒長。不想被一惡婦制住。也實無顏再定準。何人前往送死。如有願去的。便是大家的救命恩人。請走出來。受我一拜。孟苗素得衆心。起初十人均是自願前去。掉回他的愛子。并未相強。此言一出。是年青體壯。自問入選的。全都站了出來。齊聲願往。孟苗

見手下人等。如此忠心義勇。益發傷心。不禁慟哭起來。大家正看着難過。恰值一個姓羅的道姑走來。見問起何事。峒苗見他是伺漢人。還不肯說。正要轟他。被孟苗一眼看出那道姑好些異相。不似常人。一時福至心靈。略問答了幾句。想又看出幾分。恭恭敬敬。接進岩去。哭說完了經過。那道姑聞言。好生不忍。力說無妨。立命將去人喚回。由他將種三娘這個妖孽處死。孟苗居然相信。如言辦理。去人前脚才回。種三娘原是受了孟苗仇家高樓苗的蠱惑。成心尋他晦氣。就使依他。仍要需索無厭。何況去人未吐允意。跟蹤追至。在岩前祇罵了兩句惡語。便施展邪法。放出惡蠱。誰知道姑是個仙人。趕出岩去。揚手就是滿天電火。數十丈長的電光。將惡蠱全都燒死。種三娘見勢不佳。嚇得鬼叫一聲。身上放出一條黑氣。往空中逃去。那道姑也放出一道電光。隨後追趕。兩下此去。都未回頭。峒苗方知道姑是神仙下凡。料定種三娘必被雷火所誅。由此苗疆中除却一個大害。當時傳說種三娘妖法異蹟甚多。取人性命。易如反掌。那生相的醜惡污穢。正與今晚所見妖巫相似。如若真是種三娘。昔年徼倖逃生。穩伏仙王洞內。二次出世。這妖巫不比牦象孽龍。單憑力大凶猛。可以智取。吉凶實難預料呢。想到這裏。打算詐他一下。一面追將過去。口中用苗語大喝道。大胆妖巫。當年菜花城。幸逃顯戮。羅仙姑那裏不曾尋到。敢在這裏興妖作怪。今日是你伏誅之日到了。一句話居然將妖巫矇住。不禁大吃一驚。凶鋒頓斂。不敢遽下毒手。原來那妖

巫果是種三娘。昔年被金姥姥羅紫烟雷火飛劍追逼無路逃到神泉池附近。萬般無奈。祇得把鬼母所傳化血脫身妖法。自破前胸。取出七滴心血。手掐靈訣向前彈去。一面咬破中指。用妖法噀起滿天血霧。遮蔽身後。敵人慧目神光。本身却行法往神泉池底鑽去。金姥姥正追之間。見妖巫忽放起彌天血霧。以爲又鬧什鬼。忙發神雷震散妖氣。抬頭一看。前面有七團火光。擁着妖巫。星奔電馳。其逃已遠。匆卒間沒看出那是妖巫脫身之計。仍然催動劍光。加急追趕。又追有數百里之遙。還未追上。剛自心疑。恰遇嵩山二老路過。遠遠看見妖火。各發神雷飛劍。將妖火消滅。金姥姥見面一問。祇是七團妖火。並未見一人一物。方知中計。此巫不除。不知要害多少生靈。忙又一同趕回。妖巫得閒。已然下隱黃泉。憑跡銷聲。那還查得見蹤影。三人一計議。料定妖巫必在血霧起時。隱入地底。便尋往起霧所在。又仔細查看了一陣。看出神泉池可疑。雖知妖巫十有九潛伏在彼。但在地底潛伏。不敢出現。仍就奈何他不得。尋思無計。爲防後患。三人同時行使玄門禁制妙術。將那一帶地面封閉而去。那化血脫身之法。最損真靈。又被神雷擊散。收回不得。這一來無異打落了他多一半功行。非苦修數十年。不能復原。况又封閉在內。祇能下穿地底。不到元神復原。滿了禁法年限。無法出世。妖巫弄巧成拙。尙幸保住殘生。強忍着大仇奇忿。在池底苦煉多年。因爲不能上升。日以穢土爲糧。便一意往地底清處鑽去。無意中在地肺近處。得到一隻前古異虫。

名爲飛蜍。久埋土內。身已成了化石。他弄到手以後。終日在土內摸索祭煉。他以前煉蠱。比人利害。就爲他能使蠱與自身合爲一體。在將成未成之際。由自身養育一次。和婦人產子一般。在腹內終胎生出。再用心血祭煉。雖然利害非常。煉時人也吃苦。稍一不慎。便要被小蠱咬傷。自得了這惡虫。他知此虫生時必定狠惡。又久得地底靈氣。如用法術加以自身精血。將他煉得有了靈性。再藉他來煉蠱。既省受罪。還比以前利害。也不知費了多少精神心血。居然將石飛蜍煉得有了靈性。雖還不能破土飛行。每當上下旬月圓前後。地氣滋潤之期。已然栩栩生動。形態欲活了。妖巫身旁原有有未死完的餘蠱。又在地底尋到幾種毒物。試用石飛蜍一化育。覺收奇效。後來在地底熬滿年限。禁法失効。本可出世。偏生那石飛蜍。在地底已萬千年。成了純陰之性。不到通靈能飛。食過幾個生人心血後。不能出見天光。自己所煉又是太陰祕魔之術。多少犯着一點同樣忌諱。尤其久伏暗土。雙目畏明。不便一舉即出。祇得仍在地底苦煉。先是每月一兩次。在有星無月之際。自己先試探着出土。旋又改着月明之夜上。如因常聽地面上有人走動。知左近必有苗人墟洞。雖在困厄之中。仍然未改以前妖術惑衆之習。出時必放起一片彩光。故示神奇。以爲異日害人地步。末後一年。地下暗泉冲動。事先先防備。壞了他的居處。稍嫌污濕難耐。順着地脈旁行。又被他無心發現那座仙王洞。大稱心意。當將地底開通一穴。直達上面。又移了一塊大石封住。

自己仍藏在下面。却使飛蜍棲身上。再逐漸煉到移向日月之下。這一脫了困。又想起前仇。立志報復。一面將地底苦煉數十年未成的利害妖法。玄皆珠。加功緊煉。一面用妖法。將所有數種。全數度向飛蜍腹內。使其輪流孕育。等產卵之後。再每月兩次。逢丁逢癸。有星月之夜。飛出洞外。在妖烟擁護之下。吸收天空靈氣。他雖怨毒甚深。積惡不悛。但因忙着祭煉妖法。惡蠱。又恐害人多了。法未成時。被仇敵查知。惹下禍事。除乍出時。爲要取生人心血。與飛蜍食用。害過十多人外。不是遇到他每月兩次出現之期。自去送死。便走進他洞去。祇不過於大聲將他驚動。也無妨害。他輕易從不出穴傷人。洞門外更是從沒去過。林毛余三人。前日所見發光石卵。便是初生而未成形的惡蠱。妖巫滿擬一切成功。一出洞先尋孟苗。害他全族。然後擾遍苗疆。到處尋找那姓羅的道姑。以報前仇。誰知惡貫滿盈。大限已終。玄皆珠尚未煉成。頭兩撥惡蠱。已然到了成形出世時期。這些蠱卵。每次經他用妖法指揮。飛出洞去。挨班吸收靈氣。到了天明收轉。隨意存放在洞壁鐘乳之上。高高下下。燦若明星。每出之先。必將妖烟放出。凡在仙王洞左近貢身送死的蠢苗。和一個虫蛇鳥獸各種生物。全數俱被捲入洞去。以備大嚼。移居不久。每日都有。從不脫空。無須以人爲糧。還可以用生人心血。祭煉妖蜍。原未打算就出生事。當日出時。忽然發現壁間鐘乳上的蠱卵。被人弄破了一個。本期所生三個。又有兩個不見。近來祇有牲畜。又無人再來送死。心疑那些

供祭的苗人。乘自己在穴內入定煉法之時。偷偷入洞所爲。不由暴怒如狂。本就想用妖法。將今日洞外上祭的苗人。一律捲入洞去。拷問情由。再行弄死。萬沒想到烟光才起。便爲敵人所破。他在洞內。窺見林毛余三人所用劍光。竟不在金姥姥以下。當是仇人得信趕來。嚇得縮身入穴。躲在地底。不敢再出。以爲仇敵定要跟踪入洞搜尋。恰巧退時。妖蜍又在產卵。天地間至惡奇穢之氣所萃。未生時還可。每當初產落生之際。奇臭異常。經日不散。與卵破臭味相同。却要濃烈十倍。飛蜍近來飽經祭煉。得了靈氣。產時已能發聲。林毛余三人所聞惡臭和洞底嘆息怪聲。便是此物。妖巫不知敵人爲惡臭所阻。在地底勉強挨到子夜將近。始終不見有人下來。却聽上面苗人樂歌之聲大作。心想再過兩三個時辰。一到天明。小蟲如不破卵飛出。勢必活生生悶死在內。越想越痛惜。又想起敵人日間斬斷妖烟。未放雷火。又未入洞搜尋。未必是什真正能手。忍耐不住。試探着放起烟光。爲了能急於收轉。並未分佈開來。祇是朝空直上。連試兩次。未見敵人來犯。胆子漸大。又猜敵人不是當自己被劍光殺死走去。祇剩苗人。久不見烟光上升。在那裏歌舞賀功。便是敵人雖有利器。不能飛起。心中痛恨已極。原意運用妖法。將蟲破殼脫了胎。再便他飛出害人。正自聚精會神。運用妖法。先使四十九個蠶卵。在空中變幻奇光。自相激撞。一面將所煉內丹。噴上高空。化爲一團陰火。剛剛升起。將蟲包住。就待化生。忽聽地面上有人急馳之聲。先前把敵人當

作了送上門來的禮物。明聽人來不去理他。幾乎吃了大虧。如何還肯大意。料定是日裏仇敵。無奈時機緊要。空中蠱卵。此時收回。無異於前功盡棄。當下把心一橫。決計與來人拚個高下。縱身出洞一看。三個仇敵。俱都站在地下。向空中觀望。好似並非道術之士。又是俗家打扮。祇不過手中寶劍。光華遠射。精芒如電。似是神物罷了。寬心大放。反而怒上加怒。必欲得而甘心。正要下手暗算三人。却被林璇一眼瞥見。一聲清叱。追蹤過去。就是一劍。妖巫見敵人手中一珠一劍。俱是仙家異寶。劍并不大。使起光芒却長。如非見機神速。差一點沒被刺中。怎敢怠慢。剛一轉身形。行法躲過。忽被林璇道破他的姓名來歷。那得不心驚害怕。心想敵人既知數十年前細底。必與前仇一黨。不是好惹的人。否則手裏也不會有那樣的寶物。一胆虛氣餒。恐蹈覆轍。不由改了主意。祇想挨到惡蠱成形化生。便收入洞內。仍向地底潛伏。率性等玄眚珠煉成之後。再尋這些仇敵算賬。較有勝算。一味閃避。不查清虛實。不敢妄使妖法致敗。這一審慎。却給林毛余三人。少受一場災難。否則一動手行法。三人早暈倒了。先是余毛二人。跟隨林璇身後。一同上前追殺。繼見妖巫滿身黑氣。疾轉如飛。那長劍光。竟撩不到他的身上。一賭氣三人便品字形。分三面堵截。殺上前去。妖巫見三人劍光利害。本來有些害怕。加以身手又是迅捷異常。這一換了戰法。格外逼緊。自己心神還要顧到上面時候。一久。非受重傷不可。心裏一着急。猛想起自己真是成了驚弓之鳥。見

人就怕看敵人劍不離手。追逐神氣。不特不能絕迹飛行。連寶劍也不能放出傷人。三個凡夫俗子。怕他何來。即使法術無功。鬥他不過。上天入地。均可遁走。決不致有什大失閃念。頭一轉。一橫手中怪巫杖。二次方要行使妖法。林璇因知妖巫是當年的神婆種三娘。也是時刻提心在意。屢向毛余二人打暗號。巴不得在妖法未旋出以前。一劍將他刺死。才能免患。嗣見妖巫一味躲閃。滿口毒罵。并不還手。更料定他早晚必要鬧鬼。加以天中妖烟瀰漫。大火球逐漸暴漲。不知有什麼虛本。就有些驚疑。及見妖巫手持妖杖亂舞。目射凶光。口中喃喃之狀。益知不妙。心裏一着急。暗恃這東西。忒已狡猾。憑我三人三面夾攻。竟沾不着他分毫。記得賈本治筆記上所載。此劍本能飛出殺人。可惜事前沒有試他一下。否則就此發將出去。將妖巫殺了。豈不痛快。正尋思間。猛覺手中仙劍顫動欲活。大有脫手擊出之概。手指虎口。震得生疼。幾乎把握不住。不禁觸動靈機。心中默祝道。仙劍神物。多蒙仙人相賜。幸得佩用。現與妖巫對敵。自慚凡庸。不識使用之法。不敢妄自出手。適覺仙劍大有自起之勢。想係通靈神物。助我成功。但恐不知收法。去而不歸。未敢冒昧。如蒙鑒憐。默佑能以自去自回。便請飛出。斬却妖巫。仍然回我手內。剛想到飛出斬妖。末一句祝告未終。那仙劍竟似有千斤大力。奪手而出。一道銀光。驚虹掣電般。直朝妖巫飛去。把林璇嚇了一大跳。毛余二人。正追之間。瞥見一道數十丈長的銀虹。自林璇手內飛起。也自驚異非常。忙跟蹤

趕去時。妖巫邪法剛要發動。偏巧林璇劍隨念動。比他快了一步。不等妖巫手中怪杖祭起。已自飛到這口仙劍。乃玄門降魔斬妖異寶。利害非常。未煉到身劍合一時。使用的人。一發出手去。不見血傷物。任你逃到天邊。也決不飛回。妖巫一見銀虹飛來。才知敵人用的果是飛劍。自己不該小覷他。上了大當。以前吃過飛劍大苦。危機瞬息。知難抵禦。怪叫一聲。就地一滾。他成一條黑烟。便想逃避。滿擬遁法迅速。又能行法隱身。祇須避開來勢。隱却身形。仍可行法暗算。相機進止。誰知惡貫滿盈。却數臨頭。一心惦記着天空惡蟲。不肯逃回洞底。那飛劍又是不傷人物。不止緊追在後。竟不容他行法隱身。妖巫見身後銀虹。兀自追逐不捨。眼看追上。心裏一害怕。萬般無奈。祇得兩害相權。取其輕。且作脫身之計。要緊。巡把手中那根怪杖發將出去。抵敵一陣。再說這根怪巫杖。乃妖巫採取地底萬年精鐵所製。經過數十年苦功。祭煉而成。與身相合。初煉時。因飛蜍是上古惡虫。恐通靈之後難制。於是把飛蜍真靈。也禁寄在杖頭之上。以便異日飛蜍煉到飛行變化時。生死悉隨己意。除每期使飛蜍產卵出洞。吸收天空靈氣而外。平日輕易也不開禁。以防惡蟲得了靈性。乘隙遁走。所以林毛余三人。初見飛蜍和死物一般。這一離開妖巫之手。便是一團黑烟。圍着一個胎生飛翼的三足怪物飛起。其大數丈。口中發火。眼射藍光。揚着前後三隻兩丈多長的利爪。迎着劍光。便要抓去。這惡蟲在左。昔雖然利害。畢竟死去萬年。僅仗妖巫心血祭煉。略

通靈性。身受邪法禁制。駕御進止。祇知一味猛撲上前。如何能是仙劍之敵。說時遲。那時候飛蛇的三隻利爪。迎着劍光。還未抓將下去。銀光電掣。略一屈伸。絞動之間。唉的一聲怪叫。惡蟲真靈。爲劍所斬。隨着妖烟消滅。丁丁幾聲。怪巫杖斷成十來根殘鐵。墜落山石上面。妖巫原意。借此杖稍爲支持。等隱却身形。再行收轉。不料葬送得這般迅速。不禁又痛又惜。嚇了個亡魂皆冒。幸而經此一頓。逃出稍遠。身形業已隱去。同時林璇。因自己不會收法。見仙劍飛出。妖巫升空遁走。晃眼功夫。追出老遠。那麼長一道銀虹。僅剩一綫銀光。在天際閃動。惟恐失去。追又無法去追。不住口在那裏望空禱告。請仙劍速回。妖巫既然逃遠。不必追了。筠玉也想試將手中仙劍。如法祝告。飛出追敵。見了這般情況。惟恐有失。也自息念。林璇正望空渴盼。恰好那劍。斬斷妖杖。應念而歸。林毛余三人。見銀光居然飛回。俱都又驚又喜。又不知怎樣接法。眼望長虹飛墮。不敢冒昧伸手。方自惶急。林璇猛覺眼前奇亮。劍光已當頭飛落。心中未免害怕。勉強藏起寶珠。乍着胆子。閉了雙目。把雙手往前剛一伸。忽覺有物觸手。睜眼一看。光芒大斂處。劍已回到手內。仍是先握劍的手。寒芒如電。依舊原來神氣。方知此劍竟有這等靈異。不由心花大放。喜極欲狂。這時妖巫不知去向。不知伏誅也未。妖烟織成的彩幕。和那一大團紅火。仍是高懸空中。益發漲大了些。三人計議了一陣。筠玉因林璇之劍。既能飛去飛回。何不逕將三口仙劍。同時放起空中。將妖烟妖火掃蕩淨。

盡。再放他入洞去斬石怪。林璇終是要謹慎些。方說賈記上所說仙人試劍時。祇這一口。并說那兩口。常人不可妄動。我等俱不明用法。萬一化龍飛去。豈不可惜。便是我這口。因才得不久。沒有刺破指血去試。如非他自己掙着飛出。握他不住。我也不敢鬆手。我還恐他一去不歸。好耽心呢。筠玉聞言。一眼看到林璇握劍的手。失驚道。姊姊手上那來的血。怎麼弄破了呢。林璇低頭一看。右手果然破了好幾處。虎口和五指都有小小裂痕。鮮血點滴未止。正順着劍柄往下流呢。這才想起仙劍飛起之先。在手中掙了一下。當時祇覺虎口和手指疼脹欲裂。想必那時已然指破血出。流到劍上。無仙怪劍去而能歸。後來專心向天凝望。所以未覺。忙取止血傷藥搽上。止住筠玉劍勿輕發。一面將手中仙劍向空一舉。照前默祝。果又一道銀光。破空而起。照準當中大火球射去。光過處。砰的一聲。爆裂巨響。火球立即分爲兩片。似輕雲之遇疾風。連捲兩捲。往斜刺裏飛落。一晃無踪。接着從火球中散出無數奇形怪狀小虫。見風緊張。各帶着五顏六色的彩光。口裏發出怪聲。唧唧啾啾。區區咭咭。叫個不已。飛舞滿天。這時妖巫早已遁回。潛伏在側。那些怪虫便是成形初孕的惡蟲。適被妖巫內丹陰火化去外殼。正當要出未出之際。妖巫收得又緩了一步。蠱雖成形飛出。却吃飛劍斬傷了內丹。益發恨上加恨。仇上加仇。同時又看出三人仍祇有仙劍利害。到底不會法術。胆氣一壯。頓生毒計。飛蛇已斬。內丹又傷了真元。發狠一橫心。意欲拚着再死傷些。

惡蠱來換取仇敵的性命。暗中行法。一口邪氣噴向空中。那四十九卵化生出來的惡蠱。爲數何止千百。立時飛躍起來。林毛余三人中。以林璇最明白苗疆中的異物奇事。一望而知。毛余二人。雖不如他。從小生長苗疆。養父又熟悉苗情。耳濡目染。多聞多見。但也是從小奔走江湖。久在苗蠻境中來往。妖巫出現時。又經林璇一提說。俱知此物利害。非同小可。各自目注空中。按劍戒備。以防不測。林璇却向空中仙劍祝告。務請將惡蠱斬盡殺絕。不留一個。眼望劍光所及之處。蠱羣雖似星隕一般。十八成羣。帶着餘光。死傷飛墜。無奈數目太多。飛得又散漫。迅疾異常。饒你劍電光一般快。往復追殺。一時半時。覺殺他不完。總是神物有靈。那多惡蠱。竟沒一個能活着飛上傷人的。這時候天中一道銀虹與千百點彩光。星飛電掣。跳擲追逐。夾以流光下墜。彩芒亂射。比起先時奇景。還要好看得多。三人當妖巫已死。不疑有他。一心祇防到空中。正在呆看。妖巫邪法已自發動。一陣陰風起處。沙石驚飛。三人祇覺眼前一暗。立時天昏地黑。慘霧沈沈。星月之光全被隱蔽。鬼聲四起。大大小小的石塊。似雨點一般。打倒身前。暗影之中。陰雲祇有那道銀虹。和千百點蠍火妖光。仍在當空馳逐隱現。如非手中持有仙劍。於伸手不見五指。三人中除筠玉手中握有那粒日月珠寶光。照耀身容畢現而外。余獨也僅仗着仙劍光華映照。略可辨別面目。二人知是妖巫邪法。忙舞動劍光抵禦時。一找林璇。不見人影。心中大驚。剛要張口呼喚。忽聽林璇嚶了一聲。

像似受傷神氣。筠玉着了急。首先循聲趕去。珠光照處。一眼瞥見林璇用雙手護住身上要害。蹲伏在地。見筠玉到來。急喊道。妖法利害。我在黑暗中。已被石塊打中了幾下。幸而不重。敵暗我明。我的寶劍要防惡蠱飛下。不能收回。速喚余大哥來。將我夾在當中。先殺出霧陣以外。再作計較。說時。林璇背上。又中了兩石塊。幸而天生異稟。未致重傷。筠玉知是吃了黑暗的虧。見他腰間隱隱透出寶光。急叫道。你的寶珠呢。一句話把林璇提醒。才想起適才伸手去接仙劍。將寶珠放入囊內。繼見妖巫施展邪法。忙中有錯。祇顧想奔向毛余二人身側求助。忘了取出。因知惡蠱利害。甚於邪法。此時全仗仙劍。在空中堵禦誅殺。不敢收回。白挨了幾下冤枉打。聞言忙即取出。余獨也跟蹤快到。三人合在一起。余前毛後。林璇居中。魚貫往回路退走。這時鬼聲啾啾。魅影幢幢。沙石飛投。宛如驟雨。休說林璇。連余獨也着了好幾下。自從日月雙珠一合璧。頓顯此寶妙用。不特精光大盛。離身數十丈。纖微畢現。比前明亮十倍。那些由暗雲慘霧中現形來撲的許多奇鬼惡魅。都無須再用仙劍迎敵。空自張牙舞爪。悲號厲嘯。一個也不敢近前。便是沙礫石塊。也再打不到人身上來。三人見狀。互相一說。才知筠玉適才獨未受傷。乃是此珠之力。不由大慰。珠光照處。隱約似見妖巫在暗影中。手舞足蹈。嘴皮亂動。意欲追來。却不敢迫近。筠玉心想妖巫邪法。既已不能傷人。理宜改退爲進。除了他爲是。似這樣退到何處才好。便結和林余二人說了。林璇起初原因

積年所聞。先入之見太深。臨事心怯。匆匆打不起好主意。祇有全身暫退。再說及聽筠玉一說。極口稱善。因自己無有兵刃。來時連那牦象骨朵。也因嫌他累贅。手有寶珠仙劍。用他不着。沒有攜帶。想起余獨身後。帶有一根。雖然不比仙劍有用。到底要好得多。忙要過手來。一同朝着妖巫現形所在。回身殺去。妖巫本想行使邪法。驅遣陰魂厲魄。害死三人報仇雪恨。陰風一起。見那用飛劍斬斷自己巫杖。亂殺空中惡蠱的第一個大仇人。首先受了傷。蹲伏在地。心中大喜。先意用白骨穿心箭。將林璇射死。後又想起這個仇敵。太已可惡。射死太便宜了。他以為敵明我暗。敵人可不會法術。雖有兩個同伴。俱不如他。看神氣。自顧尚且不暇。決難相援。這等靈秀有根基的少女。去活擒到手來。生吃他的心腦。再禁制住他的生魂。以爲己用。豈非絕妙。他這一改主意。却使林璇免去一箭之災。妖巫雖是行動如飛。無奈林毛二女。相隔甚近。又有珠光照路。聞聲追尋。步步即得。妖巫起初被敵人珠光照破形藏。更恐再遭飛劍之死。行法時離開頰遠。等飛身切近。正要暗下毒手。抓起仇人就走。筠玉已先一步趕到。手上仙劍寶珠。似火蛇亂竄。碧目騰輝。妖巫氣餒。一停頓。林璇又取出一顆寶珠。余獨也自趕到。一青一紅。兩道劍光。加上兩顆日月珠。驚虹掣電。幻彩騰輝。大放光華。精芒萬道。不但鬼物潛形。妖法無功。連走近身去都不能夠。邪法不能傷人。巫杖又被毀去。手中持着三枝白骨穿心箭。也不知是發好不發好。忽見三個仇敵。走而復轉。反倒

追將前來。匆匆未暇尋思。便將三枝白骨箭照準三人發去。筠玉在前。一見三條綠火從妖巫手中發出。縱身舉仙劍。一個狂風絞雪之勢。撩個正着。將三條綠火斬爲六七段。各帶着尺許燐光。墜入暗影之中。而滅。妖巫見狀。情急拼命。手掐惡訣。口誦邪咒。從身畔取出人皮袋。向北一甩。立時飛起千條黑絲。直向三人當頭罩去。毛余二人。手舉仙劍一輝。離將前頭半截黑絲斬斷。無奈這黑絲乃地底千年黑眚之氣。毒惡異常。層照不窮。越發越象。稍爲疏懈。便要被他纏向身上。一面還得顧住林璇。正自抵禦吃力。忽被妖巫看出破綻。手一指。將煉而未成的玄眚珠發將出來。照準林璇打去。筠玉見一團黑影打到。恐傷林璇。側身舉劍一掠。那團黑影應時爆散。千絲萬縷分散開來。毛余二人手有仙劍。還算未被網住。內中一股正網向林璇頭上。林璇一見勢急。百忙中手持牦象骨朵。使一個撥雲見日的解數。向上一盪。極覺骨朵被黑絲攏住。其力絕大。喊聲不好。奮起神威。運足全身之力。握緊骨朵一舞。黑絲雖沒網在身上。却將骨朵網了個結實。力重萬斤。再不放手。連人都被拽走。幸而筠玉手疾眼快。一面抵禦。抽空回手一劍。將骨朵上黑絲斬斷。林璇才得脫險。無意中右手沾了一根朵骨上斷落的殘絲。立覺渾身顫戰。瑟瑟亂抖。急中生智。試使寶珠向手沾處一擦。黑絲居然隨手化去。方始無恙。知道利害。忙囑余毛二人小心。千萬不可使這妖絲沾向身上。說時。黑絲蔽滿天空。越聚越密。剛吃仙劍斬斷。被後飛出來的一合。又復接上。

此斷彼續。鬧得三人手忙腳亂。眼看危機緊迫。筠玉忙喊林姊姊。你還不將你仙劍收回來。要等死麼。一句話把林璇提醒。暗忖自己真是糊塗。三口仙劍。祇有自己這口。能隨意飛出誅敵。擒賊擒王。怎不收回。斬却妖巫再說。却放他常留空中。中他妖巫。聲東擊西的鬼計。隨想隨即祝告。仙劍連歸。這次有了經驗。不似先前慌亂。將手中骨朵併在左手。單伸右手接劍。方見一道銀虹。自天飛墜。就要落到手上。忽聽震天價一個大霹靂。夾着畝許方圓一團雷火。自來路天空中。向三人存身的所在。打將下來。聲勢猛烈。震得山搖地撼。目眩耳鳴。三人祇當又是妖巫邪法。幾乎驚倒。昏眩了一陣。林璇劍已入手。見三人未受傷。插好骨朵。正待二次飛出去斬妖巫。忽聽筠玉清叱之聲。定睛往四外一看。天空中黑絲。業已化為輕烟。在星光之下。隨風飛散。適才所見惡蟲。約有數百。似一隊流星。成羣飛墜。大約已為迅雷震死。妖幕無踪。月朗星稀。依舊清明。鬥了半夜。東方已微現曙色。祇妖巫不知去向。跟踪尋將過去一看。適才妖巫立處。土內露出大半個人頭髮如亂草。仔細查認。正是妖巫頭頂心。有一小洞。有雷火燒焦痕跡。猶恐未死。筠玉又用劍將他劈斬成了數片。再掘開土一看。漸漸現出妖巫全身。當胸也有電火穿透小孔。三人又是一陣亂劍。斬成無數碎塊。再走向仙王洞口。惡臭之氣。祇比前稍遜。仍舊濃烈。不能下入。三人急於斬草除根。天明上路。一商量。由筠玉取出靈丹。塞向鼻孔。試着下洞。如能辟臭。再行同入。林璇知筠玉最怕臭。

堅欲先行。余獨也搶着入內。筠玉笑道。既承二位仁兄贊姊盛意佔先。就請一同下去吧。恕小妹不作客。套了。我還有點事要辦呢。說罷。取出四粒靈丹。遞與林余二人。逕自回身走去。林余二人祇當他要覓僻靜之處便解。匆匆接丹。塞入鼻孔下去。果然一股清香。惡臭不侵。到了洞底。入內一看。裏洞石怪。不知被何人腰斬兩段。二人不知此物與妖巫手持杖頭一體。存亡與共。息息相關。想起適才雷火。不像來自天空。甚屬奇怪。莫非又和掃蕩鐵鍋沖一般。有什異人。從旁暗助。可惜當時祇顧尋覓妖巫踪跡。沒有留神。查視。再出不知能否相遇。大約又要失之交臂了。且壁間鐘乳上。懸擋着的怪石卵甚多。五光十色。鮮艷奪目。知非佳物。留必爲害。各用寶劍。一路窮搜亂研。應手而碎。滿洞腥涎四流。好在鼻有靈丹。也聞不出什臭味。等將所有石卵全數消滅。一個不留。又將那似鳥非鳥。似虫非虫的石怪。研了幾劍。發現怪腹之內。還有少許鮮血。和未化盡的碎骨。知能食人爲禍。益發不敢大意。二人雙劍齊揮。將他斬爲粉碎。才行住手。遍查全洞。似已肅清。無什可疑。自得上面筠玉催喚之聲。一同縱出。說起洞底之事。筠玉道。你們可知那雷火。是天發。是人發的麼。林璇道。我正還想問你呢。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回

綠野柳如烟地勝桃源逢隱士 繡坪花自染筵開水閣話飛兒

筠玉答道。我們都沒留神。這事太奇怪了。如是天雷。天上連一點雲絲都沒有。並且我明見他從東路橫岡之上斜打過來。我還當是妖巫鬧鬼。放出來打我們的呢。嚇了我一跳。過後又掃蕩得那般乾淨。祇一展眼的功夫。不特妖巫打死。妖氛盡散。連空中的邪火妖光。那些飛虫惡蟲。全數一時消亡。我小時隨家父在洞庭湖邊。親眼得見雷劈過人和大樹。家父還說。雷火無論劈人劈物。都是電光一閃。自天直下。絕非今夜情景。如說有什仙人奇士相助我們。四面都查看到。又不見一點人影。你兩個進洞時。我想着太奇怪。跑回岡上。苗人早已退到神泉池左近。一個不在。查遍全岡。祇峯尾上邊新倒了一塊大石筍。似被大雷震倒。此外毫無可疑之狀。本想喊過他們來問。因你適才語氣頗像要峒苗畏服我們。樂得借此故示神奇。到口止住。你可覺得有些異樣麼。林余二人也覺奇怪。祇想不出是何原故。當下想好言語。一同往回路走。蔡野神夫妻。遙遙看出三人大功告成。已率全體峒苗歡天喜地奏樂迎來。大家見面。三人率性冒了全功。並說妖巫如何利害。連雷火也是三人所發。羣苗原都認得蠱火。親見林璇。放起飛劍。在空中掃蕩。後來銀虹下墜。火蠱成羣。往岡這面飛來。羣苗害怕。一聲呐喊。方要奔逃。便聽霹靂響動。雷火瀰空。將惡蟲一齊震死。接着便奏全功。聞言自然深信。感激畏服。無以復加了。筠玉又說。惡蟲俱是三五尺長短不等。奇形怪狀。神態猖狂的虫蛇之類。現俱死去。落在岡前草皮之上。還有洞外妖巫。與洞中

石怪的殘石遺骨。可命人卽速用火焚化成灰。埋入土內。免留後患。蔡氏夫妻連聲應允。命人卽速依言辦理。如飛去訖。三人見天色漸明。催促回峒。略進飲食。當日卽行上路。蔡氏夫妻再三挽留。又率全體峒苗跪伏不起。林璇一想。起初原以爲當時可以成功。不想又鬧了個整日夜。除楊氏父女半夜歸臥外。餘人多半累極。就上路也覺力乏。三害兩除兩收。諸事辦完。也不爭在這一日。還是休歇個足。大家養好精神。走時多趕些路的好。便答應無論如何。祇住這一日。明早再不放行。就要惱了。羣苗齊聲歡諾。衆星捧月一般。將三人擁了回去。抵砦。楊氏父女也因三人久出不歸。心中惦念。一夜無眠。正在盼望。想着人打探呢。見面自然又是一場歡敍。照例用罷盛筵。三人因昨晚除妖。比起鐵鍋冲之行。還要費力。人已倦極。再三力囑。現須養神安眠。將夜間一席移到半夜起身時再用。用完乘着微明上路。蔡氏夫妻祇得依了。大家各自安臥。蔡氏夫妻又拉了楊氏二女前去相助弄莽。準備餉行。一切停當。才放楊氏二女歸臥。主僕十一人。這一睡。直睡到當夜子未丑初。楊氏二女後睡的都醒了。才一個個養足精神。睡醒轉來。蔡氏夫妻感恩心盛。始終不曾安歇。到處命人搜羅酒果食品。安排贈送禮物。早在門外恭候。等到一行起身。接上洞頂。重率羣苗跪謝入席。賓主盡歡。開懷痛飲。並把這一天定爲全族的恩日。名爲謝客節。每年今日舉行盛典。設下酒肉。望空謝客。禮節甚是隆重。由此流傳下去。這且不提。席散三人吩咐隨行人等。盛

頓行裝。蔡氏夫妻又獻上禮物。并是兩担醃鮮和風乾了的豬牛羊鹿野鷄之類。兩担青稞和蒸熟了的  
糌巴。五十斤金沙。一百斤銀塊。十二疋綢緞。春桃等六人與菱菱姑姪各有餽送。並派了十名健苗隨行  
抬送。三人再四堅辭。尤其謝絕。派人相送。兩下爭執了一陣。勉強收下了食物。和五十斤金沙。謝了銀塊  
綢緞。祇允送行出境。不允隨去。議定收拾好了。告別起身。天才現魚肚色。除雷大鏟重傷甫愈。筠玉故意  
說他不可以風。不令送行外。蔡氏夫妻率了手下一多半苗人。親身送到百里以外。幾經三人再三謝絕。  
催歸。才留下十個。送往前站。率領羣苗。依依含淚拜別。而歸這一天。一行趕走了三百多里。走到日落。覓  
地支好行帳。進食安歇。第二早厚犒十苗。堅辭遣回。重又上路。晨光稀微。輕風拂面。加以沿途垂楊夾道。  
風景甚佳。山光水色。鳥語花香。人行其中。宛如畫裏。大家互談連日所經諸異。無一件不是徵倖成功。出  
於意料之外。那暗中相助。剪滅兇苗的兩個白衣少年男女。神龍見首。已經來得奇突。最令人不解的。尤  
其是那晚擊殺妖巫惡蟲的大雷火。事後屢問蔡氏夫妻。和衆苗人。也祇說以前單真人在洞中出來。曾  
順橫岡。往孤峯高處走去。在峯腰上耽延了不多一會。嗣因蔡氏夫妻率領羣苗趕來接應。順峯尾往上  
呐喊追殺。才回身下峯。揮動大袍袖。將羣苗打散。折辱了蔡雷等三人而去。那停留的地穴。似離雷火發  
處不遠。可是祇震倒了一根大石笋。并無遺跡可尋。大家談說尋思。斷定決非天雷。却想不出是什麼魔

理。筠玉忽然想起白衣少年男女曾說。仙師錦囊註明時日要在趕到菓柳山場之日見着那人才可開看。這條路一行中十人倒有九人不曾走過。地名更不清楚。知道那裏是菓柳山場。那人是誰。近日楊柳甚多。成林夾道爲入山以來所僅見。莫要鄰近錯過。忙取出錦囊一看。離開視日期。祇有三天。大家都留着心。無奈沿途空山寂寥。不會遇到過一個人跡。山凹溪谷之間。雖然不時發現苗蠻所居的砦峒崖樓遺迹。想因地近鐵鍋冲。受了孽龍兇苗之害。大半燒燬坍塌。成了廢墟。除偶見枯骨殘骸暴露而外。一無所有。簡直無法探索。大家又走了一天。那一帶地方新發生過一回野燒。迥非前數日途中花紅柳綠。水秀山清氣象。童山如濯。遍地焦枯。加以雨水之後。霉腐之味觸鼻。時見燒殘林木根又焦又黑。枝葉俱燼。僅剩樹幹。槎枒和焦炭一般。高高矮矮。粗粗細細。兀立於原野之間。間或發現一些青草山花。不是被野火灼枯黃萎了無生意。便是經雨新生。又瘦又小。隨風搖曳。娟娟可憐。這雨下一陪襯。越顯得景物荒寒。令人悶損。走了一會。竟未遇到過一樣生物。大家都覺難受。祇得腳底加勁。向前急走。連打尖歇息都無心思。寧願暫忍飢渴。恨不得早將這一段窮山惡土走過。一口氣跑了數十里。偏生前面以前又是豐林茂草之區。焦木枯草。成叢成聚。地面積得甚厚。低的地方。業已霉爛。高處乾的刲灰甚多。人行腐燼之上。燥濕既殊。鬆緊不一。一不小心。踏在極糟極爛的地方。腿便陷了下去。等到拔出。往往自膝以下。總是穢

污狼藉。霉臭薰人。遍地皆然。又沒法去弄淨他。已令人萬分難耐。加上天又有風。高處存積的刦灰。因風飛揚。滿天亂舞。常似一大片黑雲。當頭罩下。鬧得衆人滿臉污黑。遍體灰塵。行李担上。灰積寸許。來時連氣都抖不過一口。楊氏父女坐在山兜以內。足底無妨。上面可用布單蒙住。比較最是便宜。林毛余三人俱是力健身輕。其捷如飛。見有一人上當。知道路難走。各自運用輕功。提氣急行。除風灰難禦外。尚不致陷入污穢之中。祇苦了春桃等男女七人。分抬着山兜行帳。兜上俱搭有衣物用具之類。本就不輕。再加上鐵鍋沖所得。和峒苗所贈兩撥一百斤金沙。以及別的糧肉禮物。憑空添了六七百斤。分兩人却祇添了菱菱一個。按說七人個個多力善走。即使再加上幾百斤重。走那極險峻的山路。也未放在他們的心上。可是走到這種污糟稀爛的地方。腳多踏在軟處。縱有力也無處使。一路陷拔顛頓。都累得氣喘吁吁。汗流浹背。稍一張口緩氣。一個不巧。遇到狂風。便鬧了一嘴的臭灰。噴吐不迭。雙目迷糊難睜。耳鼻四孔也都塞了不少進去。互相怨天恨地。其苦不可勝言。林毛余三人。因畏風灰侵襲。見風從對面刮來。祇有跑過這一片灰地。方可無害。知道來路平安。沿途人獸之迹。俱所未見。決不致從後面發生事變。春桃等行走不快。如若相候同行。白跟着多吃苦頭。筠玉首先提議。一任春桃等落後緩行。趕到前面去等。以便早些脫離苦境。林余二人。也都稱善。脚底一着力。如飛趕了下去。春桃等自然越發落後。還算污濕之路。

不長。走過二三里。便到乾處。風勢也逐漸小了下去。沒有先前那般苦難了。雷行捷因林璇憐他年幼。不令攜抬東西。祇着空身行走。當三人起步時。他正隨着菱菱同行。忽然想起三人沒帶乾糧。爲了風沙穢土。從早至午未曾進食。此去前途難免餓餓。豈不仍須往回趕。否則等衆人追上。要到幾時。豈不餓壞了肚子。一心想討主人歡喜。恰巧菱菱抬着糧肉。匆匆一說。搶起一袋糌巴。一袋熟肉。往身上一揩。拔步飛跑。雷行捷雖然生具異稟。力健身輕。要追林毛余三人如何能追得上。加以淤沙鬆浮。積穢載途。不會輕身提氣之功。阻礙橫生。先追時相隔不過二三十丈。一張口聲還未出。先鬧了滿口臭沙子。不敢再喊。三人又沒回望相候。不消片刻功夫。祇見到三個小黑點在前飛駛。相隔老遠。漸漸連黑點也看不見了。行捷心急如火。一見脚踏乾處。益發奮力狂奔。緊緊追去不提。且說三人跑出三十餘里。見前途高山阻路。上下仍是黑的。且喜路乾風息。山上無什焦木。或許野燒至山而止。正走之間。筠玉忽然想起前事。喚住林余二人道。昨日遍地柳樹。我就疑心和離菜柳山場不遠。今日遍地枯焦。柳樹不見一株。要錯過了才糟。林余二人被他提醒。也恐將路走岔。後一思量。順路行來。方向不差。屢次升高眺望。并無人烟。不似錯過神氣。三人都不願再往回走。這條窮路。五一計議。前山相隔不遠。且到山頂。看上一回。再作計較。於是又往前趕。等到山上一看。山那邊亂山雜沓。草木枯焦。仍和來路一般。到處都是野燒痕迹。細查地勢。正

是日前向蔡野神問路。所說通往雲龍山的山徑要道。鐵鍊山。又叫作野熊窩的方向路徑。一點也沒走錯。再一看去路。無論翻山。或是由山下繞過。都復經過亂山中一條里許長的夾谷。盡頭處被兩邊排天峭壁遮住。看不見途徑。谷徑也與蔡氏夫妻之言相符。思量無計。祇得下去探查。谷徑甚狹。不能并駕。兩邊峭壁。越往前越高。正料前面不知有多少崎嶇險峻的山路。誰知兩邊峭壁到了盡頭處。忽似刀切一般截斷。谷徑到此稍向右曲。一拐彎走出去。忽呈奇景。迎面一峯孤立。正對谷口。將去路分成兩條。左邊一條。挨近那些亂山。草木枯焦。一眼望過去。都是黑的。右邊一條。亂石縱橫。夾在孤峯崖壁之間。前行祇數武。豁然開朗。土平地曠。草木豐茸。又是處處垂柳。因風飄拂。雜花亂開。五色繽紛。最奇怪是連日山行未見人迹。這廣原前面。兩旁林木繁茂。并列成行。中間却有一條直路。絕似人力所爲。否則無此整齊。三人起初未聽蔡野神說明。祇說過山出谷便是正路。以前還有生苗聚集可以投宿。如今不知有未。不意生人未遇。却發現了岔道。兩路分岐。各自東西。不知該走那條爲是。好生委決不下。後來筠玉因又發現許多楊柳。頗符前言。錦囊開示期近。單真人旣註時日。必有前知。這條路必離菓柳山場不遠。林余二人俱覺言之有理。祇是後面還有多人未到。恐其走迷。意欲相候。等大家到齊同行。筠玉一心想早探得菓柳山場下落。看廣原最前面氣象蓊鬱。似有人家。急欲一知究竟。執意先行。林璇近兩日見余毛二人。神

情落落。沒有往日親密。心中不快。見筠玉獨行。余獨沒有言語。便說此地有人家。也是生苗一流。性極兇野。筠妹一人前往。縱然無礙。到底勢孤。再者一有變故。我們後面的還不知信。難為防備。既要先行。余大哥可跟了同去。一則多一個人相助。容易得手。設見勢盛。也可分人急行歸報。早作準備。我往山上等他們去。筠玉雖然聰明人却直性。當時覺沒想到林璇不與偕行。令余獨守候衆人。却令隨往。別有心意。反倒高興。催促余獨快走。余獨是怎麼都可。隨了便走。林璇回向來路。山頂上居高下望。待了一會。因被里許外山角擋住。望不見衆人影子。默憶來路。和衆人腳程。尙不該到。又下山入谷。援上谷旁峭壁一看。毛余業已沒入茂林煙樹之中。不見蹤跡。知已去遠。祇得回轉山頂。又待了半盞茶時。明知離人到尙早。左就枯立。心嫌前面山角遮住日光。不能及遠。意欲趕回里許。越過山角去看。剛下山走出半里多路。快到前面山角。忽聽苗童驚叫之聲。頗似雷行捷的口音。猛想起他是空手隨行。莫非孤身趕來。遇見蛇獸之類。心中一着急。朝前便跑。跑沒幾步。忽然瞥見雷行捷。身上揹着兩個口袋。口內急喊怪叫。忘命一般。從山角林木內轉出如飛奔來。一看他身後并無什蛇獸追逐。好生不解。方立定喝道。小娃娃不跟大人一路走。亂跑亂叫啥子。語聲甫畢。猛又見山角後飛來一隻怪鳥。翅如車輪。身子却與人一般無二。手裏還拿着一塊東西。飛得甚是迅速。晃眼功夫。便追到雷行捷頭上。這時兩下相距。約有數十丈遠近。看得畢

真。上前相救。萬來不及。林璇喊聲不好。取出囊中弩箭。往前一縱身。照准怪鳥打去時。已自無及。眼見雷行捷。看怪鳥臨近。反倒停了脚步。手拿一塊東西。往上一拋。怪鳥也不理他。仍往下撲。抓住雷行捷肩頭上一個口袋。冲霄便起。雷行捷見口袋被怪鳥抓去。怪叫一聲。縱身一把摶住口袋。往下奮力便扯。兩下都是力猛。一下把口袋扯破一角。洒落下好些條塊。把雷行捷跌了一交。怪鳥身上也中了林璇兩枝連珠箭。等林璇拔出寶劍追將過去。行捷已縱將起來。抱住林璇雙腿。大叫主人莫放雷電。放他走吧。林璇見他和怪鳥爭持。宛如兒戲一般。聞言好生奇怪。一停頓間。那怪鳥身中兩箭。并未落下。仍在高空迴旋了一周。想是看出林璇寶劍銀虹耀日光芒電射。不大好惹。才撥轉身。口發人聲。怒吼連連。雙手抱住口袋。向谷那面飛去。瞬息不見。林璇一看。地下散落着五六條熟肉塊。雷行捷手上拋出去的。也是一條熟臘肉。忙問遇鳥經過。才知雷行捷這孩子。真個淘氣已極。論他腳程。林璇等這一會。本該早到。他因苦追三人不見。覺着腹中飢餓。打開口袋。取了塊肉來吃。吃時未就稽巴。吃得又多又渴。口中渴極。想找水喝。好容易尋到一條溪澗。埋頭下去。急飲了幾口。忽聽有人在旁發笑。抬頭一看。澗中怪石後。閃過一個與他差不多高的小孩。身穿大紅肚兜。手足皆戴金環。身後高出。好似背有兩片東西。在那裏踏水爲戲。激得水花四濺。望着雷行捷發笑不已。雷行捷見那小孩。通體赤露。現出一身雪也似白的皮膚。頭上秀髮。

披肩當中梳起一個抓髻。玉齒朱唇。一雙鳳目又黑又亮。他生長在苗窟穴。幾曾見過這等美妙清靈的人物。打心裏一喜歡。連用苗語喊了兩聲。小孩好似不懂。對他搖了搖頭。行捷不捨。又改新學會的漢語。連喊帶招手。小孩意似懂得。水中一起身。便到了跟前。輕輕落下。雷行捷見他縱起時。背後揩的兩片東西。似乎聳動了兩下。當時急於和小孩問話。也沒注意。仍用漢語問道。我們走了好多天不見一人。你家住那裏。我和你交個小伴兒好麼。那小孩漢語。覺甚流利。脫口答道。我家住在前面山場上。你有什麼本事。怎敢一人走道。雷行捷哈哈笑道。我們本事大着呢。我的主人又會打雷。又會放電。連妖怪都能打死。怕啥子。你也一個人怎的敢走。說完。滿以為小孩定有話回答。誰知小孩意似後悔。又似惱着雷行捷口出大言。更不再吐隻字。祇拿手向雷行捷肩上一指。意似問他袋中何物。雷行捷便取了一塊鹿脯與他。那風乾鹿肉。乃金花娘特製美味。與尋常製法不同。味絕鮮美。小孩人雖小。食量却大。又是第一次吃到這等美味。斤來重一塊。鹿脯吃完。不住點頭。笑容滿面。又向雷行捷索討。雷行捷見他吃得甚多。取一塊撕吃。又遞了他一塊。小孩接過手去。吃完又索。雷行捷見他貪得無厭。專索鹿脯一樣。恐給多了。主人見怪。不肯再給。小孩竟不問青紅皂白。伸手便奪。雷行捷自然不服。側身迎面照准小孩胸膛便是一掌。小孩生小無人敢惹。驟出不意。雷行捷力氣又大。如換常人。早已支持不住。小孩雖未受傷。也被打出一丈。

多遠。雷行捷心中仍是愛他。見被自己打中方自後悔。想奔過去扶時。不料小孩倏地叫了一聲。身後兩片東西由合而分。展將開來。乃是兩片肉翅。微一展動。便離地飛起。雷行捷當是遇到妖怪。大吃一驚。不敢逗遛。拔步便跑。小孩自然不捨。雷行捷聞得頭上風聲。偶一回望。小孩已橫翼追來。快要臨近。一時着急。便將手中那塊未吃完的鹿脯。朝他拋去。小孩伸手接個正着。得肉之後。不再追趕。逕往刺裏飛落。享受去了。雷行捷驚魂乍定。加急前奔。心恐小孩吃完再追。又取了塊鹿脯拿在手內。另手拾起一塊石頭。以備應急之用。邊跑邊往回看。果然小孩又從後面摩空而來。跑近山角便被追上。這次小孩竟口吐人言。非要他打雷放電。不然便將一口袋肉給留下。祇一塊不要。雷行捷因三位主人不見影子。相離春桃等。人又遠。人單勢孤。一着急回手打了小孩一石子。吃小孩一手接去。扔落。說你還敢打我。再不聽話。連你也捉去給狗吃。雷行捷沒有聽清。嚇得山嚷怪叫。又不捨將全袋給他。且喜山角下盡是些燒焦了的密林。連忙縱身躍進。忘命飛逃。小孩見槎牙阻礙。無法下手。便在空中跟着。知雷行捷力氣不在自己以下。取勝全憑一雙肉翅。平地交手。尚難討好。何況林內。恐他藏在林內。不好下手。故意放慢了些。雷行捷見小孩不肯入林。好生得意。以為順着林跑便可無礙。不料焦林祇有山角前一片。過此便無。方自焦急。一眼望見前面來了林璇。不由驚喜交集。慌不迭的迎上前去。小孩早在空中尾隨。見他一出林急飛過。

去往下便撲。林璇相隔尚遠。雷行捷忙中無計。仍然欲以鹿脯緩敵之計。小孩偏要完了他那袋整的。抓起便飛。身中兩箭而去。事後林璇問知經過。暗忖。竟有這等天生異人。聽小孩所說家住山場。雖未說出萬柳也頗相近。按他說話吃肉神情。決非怪物。早知如此。不該傷他兩箭。萬一與錦囊所說那人有什瓜葛。豈不大糟。幸喜不曾放起仙劍。那兩枝又非毒箭。就這樣已生波瀾。但願小孩與那人無關才好。當下斥責了雷行捷幾句。時已交到未末。覺着腹飢。將熟肉稽巴吃了一些。想起毛余二人俱未進食。前行不知真有人家無有。恐雷行捷又去生事。不便命他追送。後面的人又未到。心懸兩地。好不容易盼到春桃等七人抬了楊氏父女。狼狽趕來。雖然遍體塵污。還算一路平安。未有事故。林璇見衆人飢瘦交加。一問溪流甚近。率性命衆歇息飲食。七人各去溪澗中洗面更衣。掃去山兜行囊上污塵。再行進發。隔有半個多時辰。俱已畢事。衆人餐浴之後。重又振作精神。出谷往前趕去。一進廣場。走了不遠。見四外山嵐擁翠。俱在隊處。循大路穿出一片桃林。風景愈佳。山環水抱。到處都有溪流縈帶。道旁楊柳大均數抱。垂絲密密。迎風飄拂。中雜桑竹桃李之屬。遙望最前面一大片。盡是楊柳。恰似湧起千頃綠雲。輕烟籠行。襯以沿途碧草成茵。山花匝地。宛如錦繡鋪成。不覺塵襟一祛。心神俱朗。丹姝見狀。忙請老父坐起。一路觀賞。彷彿人在山陰。應接不暇。正在互相觀賞。忽見清溪阻路。道忽右轉。林璇見地下白沙中偶有余毛二人。

足印。知未越溪而過。便命人沿溪走去。方自奇怪。那片柳林在溪的對面。二人爲何不越溪直走。忽聽碧娃笑喊道。林姊姊你看水裏飄來一片胡麻飯。我們似劉晨阮肇到天台了。林璇低頭一看。乃是順着水流頭飄過來的幾片菜葉。那裏有什麼劉阮奇遇。心正笑碧娃淘氣。又聽丹姝喊道。林姊姊你看那芥菜葉。不是野生的。前面還真許有人家呢。一言未了。林璇已望見前面溪迴路轉。柳陰之下。現出一座石橋。其長約有兩丈。橋上沒有冂字朱欄。橋下還有一隻小船。妙在船中無人。雙槳風橫。孤舟自盪。溪水潺潺。激石成韻。越覺身入畫境。清麗已極。這一來斷定當地不特有人。而且還是高人隱士。決非生苗野番之流。否則縱有這等天然佳景。也被苗人鬧得肉臭烟薰。腥風羶氣。絕不會有此清麗絕俗的佈置。心更放了一半。過橋林徑又現。却非楊柳。所經俱是些桑林果樹。迴望柳林。尚在左邊。相隔約有數里。循徑穿林。行不百步。便見前面里許有了炊烟。衆人渴望到達。各把步履加急。將要到達。漸聞鷄鳴犬吠之聲。一會便在綠陰如幕中。稀稀落落。現出了幾家房舍。近前一看。所有人家都與一條小溪挨近。俱是竹籬爲牆。中置房舍。籬前各有兩三畝空地。各因地勢所宜。一半種菜成畦。一半亂種山花。姹紫嫣紅。爭妍鬥艷。佈置隱見匠心。絕不雷同。祇向南一家。有矮矮一圈蠟粉牆。牆上兩扇白板門。看罷佔地甚大。屋宇也多。院內有好幾株大松。祇靜悄悄的不聞人語。林璇忙命衆人停步。放下山兜。剛要上前叩門。隱隱聞得院內

笑語之聲。門還未開。便見當中堂屋內走出二男二女。毛余二人便在其內。那一雙男女年紀均在二十左右。男的生得猿背鳶肩。相貌英俊。穿着一身前朝裝束。山冠野服。甚是雅潔。女的雖然荆釵裙布。却是行動敏速。容光照人。一望而知都是行家。三人隔牆相望。彼此歎忻。不等門開。先就叫出聲來。板門啓處。筠玉先向林璇引見道。這位是我才新交的柴姊姊。芳名龍珠。這位丁兄。單名一個單人的旁的侗字。他兩位一個是梁。一個是孟。又亂指向丁柴二人說道。這是我剛和你二位提說林姊姊。這是楊老伯。和楊家兩姊妹。這小娃兒是林姊姊新從凶苗巢穴中救出來的。餘下都是隨行的苗人。丁柴二人與來客分別見完了禮。筠玉對林璇道。我和余大哥也祇剛到不久。這裏隱居的有好些高人。那萬柳山場就在西邊不遠。也打聽着了。裏面還有柴姊姊的老人家。我們正談着天。聞得外面有人聲喧嘩。料是你們尋來。就和他二位賈梁孟接出來了。餓了半天。柴老伯剛命人做好點心。擺在桌上。還未吃呢。我們一同進去吧。丁柴二人揖客入內。進門一看。青苔不掃。滿院松針積有一二寸厚。當中堂屋甚廣。供着祖先牌位。從兩旁屋門口。望見裏面擺着幾架木機。却無人在織布。由屋門轉進去。又過了一個院落。才是主人晏居之所。一排六大間紙窗竹屋。几淨窗明。後面還有一列明廊。正對溪流。曲檻臨風。二十來扇窗戶。全數洞開。木榻竹几散置其間。甚是爽朗清潔。主人年約五旬。科頭野服。道貌岸然。趺坐在木榻之上。見衆人走

進。從客起立。首向楊宏道舉手爲禮。楊林等人各依次見完了禮。主人讓坐說道。老夫柴蒙。原是江南人氏。避地蠻荒。已十五年了。因爲地居萬山之中。不當苗疆孔道。四面俱有峻險山崖屏蔽。休說外人不到。除了本地居人。連生番野獵。也見不到一個。去年小女吵着要出山遊歷。長些識見。老夫因聽小婿說起。鐵鍋冲出了孽龍凶苗。刦殺行旅。老夫又有一事未了。未能同行。恐有差池。不令前往。後來凶苗勢益猖獗。諸位來路谷口附近。原有兩個生苗部落。也遭了凶苗燒殺之禍。男女老少。不下百餘人。全被殺擄。一個未留。小女當時得信。便要趕往相救。老夫因這兩族生苗。常時刦殺生客。也是無惡不作。不欲除他。未得其便。遭此惡報。咎有應得。再者本地尚有兩位高人。均未出頭。不欲妄動。爲此方才樂土惹事。也就罷了。起初仗着形勢險僻。與世隔絕。凶苗不會來此侵犯。不料前月。遭了一次地震。將谷口仙人嶂震塌。現出一條通路。本地山清水秀。沃上平曠。那次野燒。又沒波及。與外面一片焦土相映。更顯動人。如有外人走過。必要進來探看。尤其凶苗將附近苗墟搶完。他又不給商客脚夫留道。一味殘殺。人人裹足不前。他無所得。日子一久。勢必更要往遠處劫殺。谷口那條山徑。無論是繞出官道。或穿行苗山。俱是必由之路。我縱不去除他。他也難免不來騷擾。自分力薄才庸。不是敵手。連向這裏兩位高人求教。俱說凶苗數限已盡。無須多此一舉。果然至今未曾來犯。今日午飯後。山妻思食平山湖白龍瀑中所產劍魚。命小婿同

小女往取。那湖高居平山頂上。湖口是一片大瀑布。廣約二十丈。爲本地大小八十一條溪澗的水源。瀑下是一條廣溪。溪中灘石棋布星羅。因上流有這許多怪石。間阻水勢才得稍殺。可是近瀑一段。奔流急浪。勢絕濶湧。本地百十家居人。能近前者。十無二三。那劍魚便產在湖口驚濤駭浪之中。每年祇這兩月中繁育。味美。此魚終日遊泳急旋之中。長過三寸。便要逆着飛瀑。逆流上溯。湖口離下面而廣溪。水大時高低相差。也不下丈許。上面湖水絕深。魚一掃湖。便潛匿湖底。石隙以內。不易覓取。再者精力已竭。縱取了來。味也不甚鮮美。非乘他向瀑衝射。將至中途時細取。才稱絕妙。魚性又極奇特。往往逆流上升。到了中途。便被瀑布衝落溪中。他仍再接再厲。死而後已。那裏水力絕大。十條倒有八條衝不上去。不是力竭而死。便是撞在溪中怪石之上。裂爲數段。能生存入湖的極少。取時須着一人。用雙鐵槳。駕特製尖頭小舟。由一人手持雙網兜。到了離瀑兩丈許遠。那裏恰好有一石筍露出水面。舟後持槳的人。料準去勢。站將起來。猛力向石筍上一踹。急忙蹲坐。連槳如飛。由從瀑中逆流上駛。船頭一人。便用雙網兜。順勢兜去。每兜所得。多時不過四五條。有時還許兜個空的。因爲前後兩人都要心眼手相應。稍縱即逝。有了蠻力。還須巧動。識得地形水性。缺一不可。一個不小心。衝不上去。被洪瀑衝盪下來。撞在溪中怪石之上。去的人。都精水性。縱不致和魚一般慘死。那隻小船。却撞成粉碎了。小舟到了湖上。往前搖上一圈。略緩一緩。

勁。再撥頭下駛。比較逆流上溯。自然省力一些。可是改爲二人全在舟後。一人把着新安的舵。一人運槳逆搖。順流飛落。一瀉便是數十丈遠近。不能停緩。中途雖有一塊怪石。也還容易避過。如嫌所得無多。養上一會氣力。再取一次。至多取上三回。已然力乏。無能爲役了。因爲得之不易。人都視爲珍品。今日想佳客到此。運氣正好。小婿夫妻。祇上湖一次。便得了三十餘條。爲從來未有之多。高興非常。回舟經過小溪。正遇余毛二位。意欲越溪往萬柳山場走去。被小女看見。相約同歸。已命人做些小吃點飢。恰值諸位光臨。空谷足音。又聞凶苗。被諸位英俠殄滅。爲此間除一隱患。真乃生平快事。說時不俟答言。回問龍珠。去看點心得未。再添點酒菜前來。楊林諸人忙恭身回答。途中已然飽餐。留着晚來再擾吧。柴蒙知來客不是客氣。笑道。我因毛余二位。途中未進食飲。適才點心。已然做好。端上小婢歸報。來客甚多。以爲和毛余二位一樣。恐冷了不中吃。又命撤去重作。山肴野蔬。粗點祇堪充飢。想已做好。諸位不妨再補進些。須如何。衆人祇得謝了。柴蒙一面又向龍珠說。你毛姊姊餓了。都是我不好。又累他多餓這一會。有什麼吃的。還不先去取來。龍珠轉身要走。兩個丫角小環先後走進。一人捧了茗椀茶具。向客一一獻茶。一人端着食盤。在廊前方桌上擺下四大盤酒菜。一味燻雞。一味臘腸。一味涼拌黃瓜片。一味滷筍。另有一小碟兜兜鹹菜。一小碟豆豉。八付杯箸。一磁壺酒。柴蒙不吃。祇龍珠夫妻二人作陪。空下一個坐位。龍珠想起隨

行還有八人。內中一個小孩。甚是矯健。異相俱在外屋。便命丫環在廚下取些飲食出去。一面舉酒屬客。衆人見那些用具。件件官窯細磁。酒菜不多。味道絕美。美食趁上美器。益覺吃得有趣。祇可惜途中吃飽。林璇尚可。楊氏父女祇略吃了些便住。一會兒又端上兩大盤南瓜鷄肉。加笋丁胡椒末做餡的燙麵餃。一盤藤花松仁脂油密糕一盤黑芝麻和百果脂油作的酥餅。另外每人一小碗鷄湯銀絲細麵。無一樣不是色香味俱勝。精美絕倫。尤其難得是客來不速。咄嗟立辨。休說隱居蠻山。便是尋常富貴人家。也未必能有此講究迅速。大家贊不絕口。林璇笑道。我因筠妹和余大哥未帶乾糧。偏了你們。不甚過意。誰知遇到這樣賢主人。享此口福。這些好東西。我還能每樣吃點。楊老伯和丹碧二妹。祇乾看着。早知如此。我們路上留着點肚子多好。說得大家都笑了。林璇猛想起女主人未見。忙對龍珠道。我祇頑聽老伯談話。還沒拜見老伯母呢。真荒疎極了。筠玉搶答道。還用你提呢。我早請見過了。柴姊姊說柴伯母原是四川人。大上年年冬天。獨自四川省親。江中遇險受寒。得了半身不遂之症。好不容易醫好。前月地震之後。又犯舊病。現須臥床習靜。飲食非到午後不見外客。要明早才能拜見哩。你沒聽說老伯是江南人。而這些肴點口味。却有一半是川味麼。衆人談笑風生。余丁二人。更是莫逆。林璇見這家雖隱居蠻荒異域。飲食起居。却是世族排場。初見不知底細。又不便問。自己原爲趕往雲龍山探親。仙人錦囊。偏要在此開視。日期

應在後日。今明還要寄居兩天。看筠玉和龍珠。傾蓋如故。親熱情形。主人必要留住無疑。萬柳山場要會的人。不知應在這裏不在。尋思未已。毛余二人業已吃畢。丁柴二人讓客入坐。小環二次獻茶。撤去看點。方要敘話。忽從外面急匆匆跑進一個十一二歲的英俊小孩。進門祇朝衆人看了一眼。便跑向龍珠身旁。附耳低聲說了幾句。龍珠立時面容更變。也不顧給小孩引見。逕向柴蒙也附耳說了幾句。柴蒙面上神情却不似龍珠憂慮。低頭想了一想。才對衆人說道。毛余二位來得早些。心必無關。林去姐在途中可曾遇到一個脇雙翼的怪童麼。林璇見龍珠面有憂色。知道惹禍。後把前事說了。柴蒙微笑道。這便還好。且喜其曲在彼。主人極講理。此子頑劣。素所深知。初見時沒把他當作怪鳥。先下手放箭。總算還好。夜叉婆和主人又不在此。祇要事前將傷醫好。不被乃母回時發覺。此子好強。決不自己說出。早些彌縫。尙來得及。說罷。喚過小孩說道。你速拿我一包珠塵粉。一包瓶紫瓊膏。找飛兒去。給他敷治。休說我和你兄嫂已知此事。拿話羞激他。等他央求你。莫向人提說此事。你再教他娘回時莫說。以免鬧起來。衆人皆知。平日在家蠻橫。却爲搶肉吃。被一個過路女子所傷。多麼丟臉。順便向他父母黔江之行。去時聽說明晚趕回。確否。快去快來。小孩領命。借着龍珠取藥餘閒。才由丁劍引向衆人。一一見禮。藥取到手。飛奔而去。衆人才知那是丁劍之弟丁俊。俱贊他聰明英秀不凡。柴蒙笑對衆人道。小女本想留諸位在此住上幾日。

等乃母稍愈。搭伴同行。這一來正好代我留客。諸位祇恐暫時走不成了。林璇雖知行期須過了後日。但也不願久延。聞言大驚。連忙躬身問故。柴蒙緩緩說了當地詳情。一會丁俊回轉又提前事。果然前行凶險。不禁焦急起來。原來那一帶地方。總名叫作洞天莊。又名碧山城。地居苗疆亂山之中。四外危峯峻嶺。嶂壁排雲。裏面却是一片盆地。萬頃廣場。形勢僻險。未地震以前。祇有一條供莊中人偶然外出的祕徑。經年閉塞。十年二十年。輕易無人出入一次。入莊共爲四五十處奇景。尤以平山湖。白龍瀑。萬柳山場。和主人所居清溪秋日對面的千丹岩。繡春坪等處爲最勝。居人多南宋亡時遷來。宋亡以後。光有一家天演貴胄。同了兩家忠臣遺老。逃入蠻荒。無心中發現這麼一個洞天福地。真比淵明所說的桃花源。還要勝強十倍。由此避地躬耕。風景之區。錫以佳名。因是土地肥沃。物產豐盈。凡百均能自製自給。無須仰給於外。門無催租之吏。地絕紅塵之擾。安樂已極。共祇趙李岳三姓。人口不多。後來了衆族繁中間又出了一个能人。訂立規條。在三姓中舉出族長。輪流值年作主爲使。均能自立。不以得天厚而懶廢。男女成丁婚嫁之後。便由公項下分出應得的田產。使其自耕自食。暇日仍許隨時歸省親族。到了四旬後。子孫成立。始許回到老家。佳節盛日。方全族全莊。團聚爲樂。未得值年長老之命。從不許他出一步。出必告假。期年累月。允而後可。一樣講究讀書。祇爲明理。不求聞達。一樣注重習武。祇爲居處究屬蠻荒。意在保身禦

患。追飛逐走。不爲功名。一些也喜琴棋書畫。醫卜星相。祇爲調劑身心。涵養性靈。防治疾病災凶。不爲矜奇炫異。以薄技鳴高。甚而吹彈歌舞百工之藝。凡是有用。或可及時爲樂者。均都獎倡。所以數百年間。人無廢人。地無棄地。十九多才多藝。文武兼通。絕沒一個迂人莽夫。真個是人間福地。快活非常。三姓中論起來。自以趙姓爲尊。住家平山。聚族而居。高高在上。平疇濱湖。碧波綠野。交相映帶。當全莊風景最佳之區。祇惜人丁不旺。數百年來。祇有四五十房子孫。岳姓家住青弱原。因泉闢地。擁有大片水田。人丁更少。才三十餘家房頭。大小百多個人口。祇李姓不特族衆丁繁。而且才能輩出。全族本住平山北面青女峽。離珠嶺和仙靈境一帶。因近數十年間。趙李兩姓。各出了一個具有絕大本領的異人。爲全山城人造福。禦過好幾次天災洪水。經三族推戴。永爲莊主。見萬柳山場。位居中央。二人各帶妻妾子女。移往坐鎮。建了一所園林。備極美勝。當地本無外人混入。柴蒙是江南世家。又是奇才異能之士。文學武功。均臻極頂。又精星相輿地之學。見天下將亂。携了妻女。入滇避亂。行入苗疆之中。偶然望氣。知有福地在彼。探索多日。始行發現。三姓先不肯納。因與趙李二人。相談投機。立下誓約。永守規章。不得妄洩機密。柴蒙父女。帶有僮婢。戚從多人。以許多人中需用之物。向主人分了應有的田業。自家人口又少。來時就打的是長處久安之計。百物咸備。既多且足。雖然計口受田。并不躬耕。一住十數年。賓主相妥。漸漸成了一家。春秋佳

日居人多愛請他前去。聚攏講那外間之事。柴家守着前約，從不出山。祇前年遇到三姓派人，往山外採藥材布樣。和別的需用之物。柴妻因龍珠小時，曾許給他姨表兄丁侗。家在蜀中，久無音信。跟着出山了一次，萬縣將丁侗尋到。已是父母雙亡。祇剩丁侗、丁俊兄弟二人。因奉乃母遺命，正要往江南一帶尋找岳家下落。見面之後，悲喜交集。柴妻祇生龍珠一女，自己文武都是行家。見了女婿的儀表，比起小時還強得多。並沒變像。已是歡欣再一考他所學，更是文武兼資。不在女兒之下。益發喜極。當時助他兄弟二人料理完了家事，和葬親的債務，準備帶同回莊完姻。誰知樂極悲生。船行江中，觸灘遇險，多虧丁氏弟兄俱精水性，從急流中將他救起。因在冬月，命雖保住，人已中寒病廢。勉強回轉，苗弱到了地頭。先打發走了脚夫，由丁氏兄弟抬進莊去。柴蒙早算出他有此一場水災，如不放去，又誤了愛女良姻。幸而五行有救，才會前來。屈指歸期，早在要口外相候。到家仗着山場主人靈藥，居然治愈。但要連治五年。連犯四次，始能去根。近日正是第三次犯病。方在服藥，臥床未出見客。那山場主人一名趙野樵，年已八旬，最精易理，能知過去未來。生平未近過女色。孤身一人，祇有一個行蹤飄忽的好友。另一人姓李，名半翁，年約五旬，本來博學多能，三十歲上出山辦貨，在青城山拜一異人爲師，傳了一部洞玄經，長於五行禁制。六戊遁形之法，尤精醫理。有起死回生之妙。娶有一妻一妾，妻子趙氏，野樵從妹，人甚賢淑。妾名湘玄，湖南

有名神巫羅太冲之女。會有一身法術。雖然有些左道旁門。但對正室尙知尊順。祇從小嬌慣。性情不好。他有一個兒子。生具異稟奇資。年十九歲。因生下來就脇生雙翼。取名飛兒。便是林璇所見怪童。半翁中年得子。卽不與妻妾同室。湘玄對此子愛如性命。每犯了過。總想盡方法。代他護庇。飛兒受了乃母遺傳。性本剛暴。再被乃母一縱容。小孩子懂得什事。益發胆大妄爲。幸而半翁也精易理。算出此子災刲甚重。嚴禁乃母。在十歲以前。傳他武藝道法。以免出山生事。平日雖愛在心裏。因他能御空飛行。管束甚緊。輕易不許出山一步。就這樣。飛兒還不時在莊中惹事。到處闖禍。莊人因他年幼。看在半翁情面。乃母又不好惹。好在無甚大害。先時十九隱忍。至多祇向乃母悄悄提說。不向半翁告發。後來實不像話。不論尊卑長幼。一言不合。動動輒將人扔入平山湖裏。再不就仗他有力能飛。把人提向高空。強迫認錯。居民十九會水。雖未傷過人命。但也被他嚇個半死。知向乃母提說。不過聽到幾句安慰的好話。連摸都不會摸他一下。有時乃母要說他幾句。還許再尋一回晦氣。逼得衆人無法。又不願半翁有此頑劣之子。祇得破除情面。親自找向半翁告發。人去以後。湘玄還要護庇。代子巧辨。無奈半翁易術精微。一布卦便知細底。問得湘玄理虧無詞。飛兒自然免不了一頓好打。由此加了防範。常向卦中取求。并不准他尋人報復。犯了實打更重。半翁納妾以前。受過湘玄救命之恩。拜師也出於湘玄所救。彼此感德愛好。成親甚是恩愛。便

是趙氏也。視他若妹。不以側室相待。多少年來。從無閒言。爲了訓子。二人幾乎翻臉。半翁知此子不是凡兒。小時頑皮。勢所必然。雖然剛暴性却慈厚。佔得上風便足。不致闖出大禍。自己靜心參玄。室人常相絮叨泣訴。亦屬難堪。也不願過傷夫妻情好。最後才與湘玄約定。除對飛兒力加誥誠外。此後不再以卦象相稽。可是無人告到便罷。如有人告發。仍要加倍處罰。這一來飛兒挨打次數雖少。可是頑劣難改。仍不免在外生事。半翁將他禁閉起來。過不兩天。湘玄不是約好嫡室向半翁日夕軟磨。便是偷偷給他放掉。趙氏本愛此子。又愛湘玄。也跟着在旁絮叨說。娃兒年紀太小。你那大打已夠受了。關禁斷乎不可。鬧得半翁無法。終於放出。飛兒一開禁。過不兩天。故態復萌。人都知半翁不護短。飛兒又極守信約。祇要當時答應。不再尋人報復。決無後患。雖使他妻妾暫時無歡。却可免去多次侵害。便去告發。一告發飛兒必挨打。湘玄心疼理短。自知不能怪那告發的人。半翁房輩又小。來者非親即長。未便公然挺身護庇。向人警告理論。自己又勸阻不住飛兒。知莊上百事有序。無爲而治。莊人與莊主相見。俱有定時。近來衆人。因知趙李二人修道習靜。除每季節月望照例的集外。終年無人相擾。十有九是爲了告發飛兒而來。於是想下釜底抽薪之計。將圍着萬柳山場的一條小溪。用法術封鎖。去的人祇一過界。阻礙橫生。不是走一步。跌兩交。便是惡鬼追逐。走了半日。仍回原處。晚來必有夜叉惡鬼入夢。說半翁爲了全莊。出死入生。學成

道法。連救全莊好幾次危難。妻妾不能再育。祇此一子。何苦爲了小事。和娃兒一般見識。害他毒打愛子。全家失和。日子一久。莊人知是湘玄鬧鬼。顧念所言。不爲無理。再如認真。必使半翁難堪。除了忍受。別無善法。好在飛兒吃高帽子。受他害時。不拿出尊長的身分。向他恫嚇。用些軟語央及。也能打動。不致再擾。略爲吃點虧。也就罷了。半翁明知究理。因飛兒稍長。自有去處。湘玄祇此一子。會短離長。母子相聚。歲月無多。護犧愛子。婦人恆情。并且不恤人言。用心良苦。不願揭破。來傷了夫妻和美。祇得睜隻眼。閉隻眼。不再苛求了。飛兒因極淘氣。別家孩子。有大人誥誠。多不和他同玩。見了就躲。祇有丁俊不但理他。柴翁和長兒。并曾暗囑與他結交。丁俊又是天資高超。幼承家學。三歲上就開始習武。年才十二。已練得水陸皆通。文武全才。每日除用功外。多去尋他玩耍。飛兒落落寡和。得此知己。自知喜極非常。成了莫逆。而且言聽計從。與人爲難時。祇丁俊在側。一勸即止。日久湘玄得知此事。命飛兒將丁俊引向家中相見。看出他彬彬有禮。博學多能。又甚通情知理。飛兒必能受他感化。改去惡習。乃子衆惡所歸。何幸得此益友。更是喜出望外。便是半翁。也覺高興。莊人不使子弟與飛兒同遊。湘玄因是兒子自不爭氣。隱忿在心。不能出口。這一來。益覺柴丁二人。看他母子得重。無形中加了許多情感。丁俊每去。不特優加款待。并偷偷的給了一面通行山場的符令。以便他不必與飛兒同行。也可隨便出入。這次半翁湘玄爲了十五年前舊約。

前往黔江去收乃岳羅冲的遺骨。此行難免與人相爭。飛兒玩劣，沒有帶去。行前并卜了一卦。算出飛兒先有小災，却因此結下一重好因緣。異日要得許多好處。祇要不出山去。那小災尚可避免，并不妨事。嚴囑祇許與丁俊同玩。不許生事出外。父母此行不過月餘。不聽話歸來定要重責。飛兒已然允諾。本無出山之意。過了月餘，均未生事。莊人都出意料。以爲他受了丁俊薰陶。目前改了脾氣。誰知這日天才發亮。忽然心動。要去尋丁俊玩。嫡母趙氏知他近日學好。尋的又是益友。祇囑你丁二哥。不似你玩皮。這時想必正用早功。你去如見功課未完。須候一會。不可擾鬧相強。飛兒應了數里之遙。展開雙翼。晃眼就到。果見丁俊在從兄嫂習武。見他祇互相招呼。笑了一笑。三人仍自用功。飛兒一人無聊。他因自己能飛。一心想乃父教他劍術。刀槍拳腳。學他無用。憶得再看下去。信步行至屋後。見旭日始升。晴光欲染。小溪灣環綠波溶溶。方暗贊好。又一眼瞥見柴家朝霞晚翠兩個小丫環。蹲身溪旁垂柳之下。一個浣衣。一個淘米。正在互相說笑。相對就是繡春坪。上面原種有各色各種的奇花異卉。近十多年來。又經柴氏父女搜羅培植。點綴得終年花開不斷。四時皆春。緣野如繡。這時才含朝露。又浴晨曦。萬紫千紅。爭妍吐艷。越顯得花光明淨。草色肥鮮。丰神朗潤。生香欲活。再加上遠山橫黛。近嶺搖青。茂林修竹。相與掩映。又有這身容美秀的雙環。在溪旁垂柳下一襯。便是畫兒上。也找不到這般景致。飛兒本想嚇那兩個丫環一跳。奇景。

當前。不覺看得呆了。心想今天又是這麼大好晴天。柴家不但人個個好。連住的地方也好。如非媽娘不肯。真恨不得搬了來。與丁二哥同睡。便早晚看看花。也是好的。邊想邊信步往前走去。忽聽朝霞問晚翠道。那孽龍就有那般利害麼。老爺怎倒不許姑爺小姐將他除去。萬一走過山口。殺了進來。才怕人哩。飛兒聞言。心中一動。忙跑過去問道。你們說什孽龍。我怎沒有見過。二丫環因聽柴叟以前曾囑丁俊向飛兒莫提此事。無心閒談。偏又被他闖來聽去。好生後悔。便不肯說。飛兒見他二人支吾。不由性起。低聲喚道。好好問你話。你倒不說。休看你兩個是女的。惹得我性起時。我照樣也把你們提到半空中去。活活甩死。再不就扔到平山湖裏去。淹你個半死。二丫鬟知他說得出做得到。有心想喊丁二少爺來救。飛兒業已防到。雙手一揚。微聳雙翅。便要撲上前去。二丫環無法。祇得搖手告饒道。么少爺。不是我們不說。祇你愛闖禍。那孽龍又太利害。聽說身上還長着逆鱗。刀斧都斫不進去。我家老爺曾經囑付二少爺。不許向你說。何況我們對你說不難。你祇不可招災惹事。也不許說是我二人說的話。還未畢。飛兒已不耐煩。搶答道。我做事從不累人。你祇放心快說。遲却不依。二丫環被逼無奈。祇得把前月地震野燒。危壁坍塌。多了一條明顯的出路。莊人多半防到鐵鍋冲孽龍。和手下大藤兜苗要來爲害。去請二位莊主設法。丁侗夫妻。也曾向乃主告過奮勇。均說孽龍行即伏誅。不會應允等情。說了一遍。飛兒又細細打聽孽龍生

心想這東西仍是一個野苗子。不過身有鱗甲。力猛兇惡罷了。怕他怎的。自己能飛。他必奈何不得。今日正在無聊。河不尋了他去。這等該死東西。就該殺了他。也不要緊。還算爲世除害呢。於是又問去鐵鍋冲的途徑。二丫環幾曾見過孽龍所銳俱是聽來。那裏得知去向途徑。力說不知。飛兒先還不信。後見二丫環誓神罰咒方始信了。知道此事如若告知二丁等人。必被勸阻。莫如先和丁俊玩上一會。免去他的疑心。等他旁午讀書時。先偷向山外探一回路去。當時仍往屋前去尋丁俊。恰爲習武已畢。二人玩了片時。自去讀書。飛兒假說嫡母等他回去。不在丁家留飯。等丁俊進屋。忙展雙翅。飛起高空。乘人不見。逕往山外飛行。因爲不知路徑。逕向相左一方飛去。飛了些時。見下面亂山雜沓。人跡全無。疑心不對。又改一個方向。飛過一陣。杳無跡象可尋。以爲鐵鍋冲必在近處。不會這遠。覺出不似。又改似這樣。從早至午。四面八方。俱都飛到。始終沒飛向正路。陽光甚暖。不停飛行。人却累了一身的汗。末後飛回原路。看見下面焦厚黑土之中。竟有一灣碧水。想下去洗個澡。潤潤身上肉翅。涼爽涼爽。下去匆匆洗完了澡。把短褲穿。上。踏着水玩。忽覺腹中飢餓。才想起過了早飯時候。清早至今。水米不曾打牙。剛要飛回莊去。見溪旁急匆匆跑來一個身背口袋的苗童。行走如飛。似乎渴急。一到便低頭蹲身。捧水牛飲。狼狽神情。甚是可笑。不禁出了點聲。苗童見他立在水裏。用手相招問話。飛兒答了兩句。猛想起父母行時。再三叮囑。不許出。

山。尤不許與生人說話。說必有災。好生後悔。更不再說。兩下初時也頗投緣。後來雷行捷遞給他一塊風鹿腿。莊中百物皆備。因內外阻絕。獨野獸稀少。金花娘所製風鹿脯。味極佳美。飛兒又在飢時。益覺鮮美無比。食量又大。吃了一塊。還想吃。繼見苗童有了客色。不禁犯了逞強任性的皮氣。雷行捷恰又推了他一下。於是飛起便搶。雷行捷當是怪物。一害怕。甩了一塊上去。飛兒接過。落向一旁大嚼。吃完之後。一則還想再吃個夠。二則想將這美味帶些回去。與媽吃。再留些給娘嚥。新二次又追去行搶。這一搶却闖出丁禍。吃林璇迎來。揚手就是幾箭。頭兩箭吃他用足踢落。沒射到身上。禁不住林璇箭發連珠。手法又準。飛兒因搶來口袋。業已扯破。落了好幾塊美食。覺着可惜。心顧鹿肉。一疎神。腿股間連中兩箭。當時本不肯與林璇干休。後見敵人拔劍出鞘。銀光曳芒。耀日生輝。他雖不會劍術。父母究是高人。耳濡目染。不少見聞。知道敵人寶劍。決非尋常。再不見機。定吃大苦。忿怒無法。祇得惡罵連聲。展翅逃去。回到莊中。溪旁僻要一看。仗着天賦異稟。肌骨如鐵。那弩箭又小雙翼扇風。也減去箭力不少。雖然斜穿入肉寸許。并未傷骨。當時拔出。賭氣用力扔去。拿着一破口袋乾肉腿。股間鮮血淋漓。出坐第一次吃外人的虧。覺着丟臉。正不知如何發付。是向嫡母說是不說。恰巧丁俊飯後來尋。過溪遇着一人。問出飛兒未歸。知他決不致再在別家吃飯。心中奇怪。連忙趕回尋找。正遇晚翠。偷偷告以早間之事。請勸飛兒不可外出。丁俊吃

了一驚。斷定他出山生事。方欲告知兄嫂。出山尋他。忽聽頭上風聲呼呼。飛兒手抱一物。掠空而過。投往溪旁竹林深處而去。飛得絕快。似未看見自己在下面凝望。丁俊機智。也不喚住他。逕往下面飛步追去。二人相見。飛兒先跳脚痛罵敵人一陣。然後說出經過。要丁俊給他想主意報仇。丁俊先安慰了他幾句。待了片時說道。你已受傷。且藏在這裏莫動。待我先給你尋點藥來。定疼止血。再打主意。飛兒應諾。自向竹林草地上坐下。丁俊回身就跑。那片竹林離柴家有里許路。毛余二人來時。丁俊剛走出。並不知家中有客。這時恰值林楊一行人等繼至。行李甚多。全都堆置院堂以內。丁俊一進門。首先發現一羣人。中有苗童。與飛兒所說形相相似。首先吃了一驚。剛要詢問。正趕朝霞出來。散給衆人食物。見了丁俊喊道。二少爺還不快到裏邊去。我家來了好些好客人。現在河廳上坐着呢。丁俊忙跑進去。頭一個又看見林璇。衣着身相。與放箭傷人飛兒的女子一般無二。山居終年無客。既大隊來投。定是柴家親友。這禍一定鬧得不小。事一關心。也顧不得和來客見禮。先往飛珠身前奔去。湊着耳朵。說了經過。龍珠知飛兒之母護犢。極不好惹。好生驚恐。忙卽轉告老父。丁俊奉命取藥趕回竹林。飛兒因飛了半日。身子疲倦。丁俊一走。便自頭枕肉袋。躺在草地上睡着。丁俊見他未走開。不曾被人覺查。寬心略放。忙將他喚醒。敷上傷藥。拿話一激勸。飛兒本聽他話。性又好強。恐別人知道他受此挫辱笑話。不但應允不說。還央告丁俊不要

告訴柴氏父女。和他哥哥。丁俊更會留着後步。便答道。你太駛了。我哥哥嫂嫂。和柴姻伯。平日對你多好。就知道了。怎能笑話你。祇有替你瞞的。倒是你得留神些。你平日總愛赤着腿脚。傷偏又在腿上。最好一兩天。不要過溪那邊去。祇在家中靜養。我明早起。逃上兩天學來陪你玩。這傷藥是柴姻伯的。靈驗得很。過一對時。便可能夠復原。你先躲着大伯娘一些。真要躲不過。被他看見。你就說是從空飛落時。自不小心。在樹梢上掛的就是了。今天功課未完。不能逃學。我先回家去。明早準來。你可知李大伯和二伯娘。准在那一天回來麼。飛兒道。我爹娘走時。原說明日准回。不知早晚。頂好夜裏回來。傷處已好。要不的話。娘還好說。我爹難哄。他知我出山。這頓背時打。又逃不脫了。你先莫忙走。你能想出法子。給我尋着對頭。打他一頓出氣。丁俊道。這事莫怪人家。那個叫你亂搶人家東西。再者。你都看出那女的劍上有光。那必是劍仙一流。我們這樣。再有幾個。也打不過人家。豈不自找苦吃。你又搶了人家一袋子肉。這事就算了。吧。越鬧越醜。本來我哥嫂管得緊。無法逃學。適才聽嫂嫂說。柴老伯有幾個好朋友。今晚不到。明早必到。他你都顧陪客。我却正好陪你同玩。要不怎能整天和你在一處。爲叫哥哥信我。能一個人用功。此時非回去不可了。飛兒聞得柴家行有客至。心中歡喜。忙問來客是誰。可有和你一樣的小朋友。丁俊笑道。柴老伯都快六十歲了。他的朋友。想必也是些老年人。怎能和我們相交呢。飛兒好生掃興。別時拉着丁俊。

的手。再三叮囑來客如携有小友。明早千萬同來一見。又分了兩塊風臘。丁俊知來客必以此相贈。固辭不要叫他留着自吃。今晚明早山外來客必然帶有這類東西。自己拿回去。恐招哥哥數說。並教飛兒。如有人問起這袋風臘。就說是柴家送他吃的。說完分手。重又趕回。向衆人說了前事。大家都贊他聰明心細。善於辭令。柴蒙掀髯微笑道。此事看似可以掩過。偏巧李氏夫妻恰在明日回來。不知此事便罷。湘玄如知有人傷了他的愛子。他不用自來尋仇。他祇須尋到那兩枝遺箭。在山場上行使禁法。便能使這條路上前行的人。無論跑出多遠。都會自行投到。任他擺佈。真個利害已極。爲今之計。祇有釜底抽薪。諸位暫在老父家中住上幾日。他知是老夫的親友。必不好意思。公然就下毒手。即使使暗中鬧鬼。祇要他丈夫不背理出頭相助。也還有防禦之法。有這三數日。事已弄明。飛兒能瞞過去。固妙。如被查覺。老夫也可見機行事。省得人行路上吃他暗害。老夫縱使得知。也是愛莫能助了。筠玉心雖有些不服。但一想起仙人錦囊。應在此地開看。那白衣少年男女。行時語氣。也頗似說山場所遇之人。旣非尋常。此行所關尤大。便不再言語。林璇心雖焦急。却又無法。何況又有錦囊關係。丁侗夫妻。又復殷勤挽留。說祇要過却三日無事。便可請求李趙二主人允准。改由本莊出山秘徑通行。往雲龍山去。路程旣近便得多。還少走好些。蠅餘焦土。惡水窮山。何知沒有這場耽擱。差不了多少。林璇才轉憂爲喜。柴蒙又問丁俊。你去時可曾見

飛兒所中之箭在未。丁俊說是未見。想已中途失去。柴蒙笑道。諸位才在誇你細心。怎這最關緊要之事。你倒忘了探問。好在那片竹林筍多。少時可同朝霞晚翠。假作採筍。前往搜尋。他如回莊再拔。必然還在左近。否則明早去趁他父母未回。探問一聲。山外失落。倒還罷了。如已帶回。即速設法尋到。送回我處再去。不要忘了。衆人見柴蒙說得那般神異。多是半信半疑。筠玉更因一出馬。連經三次怪異奇險。俱未受傷侵害。又恃有寶珠仙劍。胆大氣豪。心中別有一番打算。時不知主人深淺。也未現於詞色。事情算是從了主人之言。沒有再提。龍珠要筠玉重敘以前事蹟。筠玉初見時。祇說路經鐵鍋冲。斬了孽龍。拉拉誅滅凶苗全族。無一漏網。並未細說經歷諸般異蹟。林楊等一行。便自尋來。打斷了話頭。這時與龍珠談得投機。便從自己隨父隱居黔靈山起。以及連番所遇奇險異事。把斷玄耗。巧得日月雙珠。王三贈旗。夜鬥蔡野神夫妻。打成相識。代除却一惡一怪。得了三口仙劍等情。一一說出。祇說得龍珠丁側。夫妻二人眉飛色舞。連柴蒙也不住點頭贊妙。丁俊更是不捨就去。中經兄嫂幾次催促。允他晚來重述他聽。才行喊了雙環。如飛往竹林奔去。黃昏回來。說是遍尋無着。祇奪了一籃鮮笋山蔬。並還遇見飛兒。向他探問。說是帶回時氣急用力扔出老遠。假意勸他。恐人發現。起疑。約往同尋。那落箭之處。離竹林甚遠。似在火靈凹溫泉一帶。四人到處踏偏。仍未找着。大約不落在熱坑裏。便落入溫泉之中。順流而去了。柴蒙低頭想了。

想沒再言語。因筠玉話未說完。接着又往下說。一會天黑。另有了燭。擺上酒飯。席間又談了一陣。柴氏父女和丁侗。要過林毛二女的日月珠。三口仙劍。連那耗象的頭骨外皮。一齊要來看了。俱都贊不絕口。柴蒙道。這三口仙劍。上有松紋古篆。一名五銖。乃當年鐵肩大師之物。那光如赤電的名爲紅蛟。碧若青虹的。名爲寒虹。乃四川劍門山風雨峽槐居士磨剪老人煉魔之寶。老人自元初得道。劍術自成一家。也算是那一派孤身一人。遊戲人間。當年仗此雙劍。縱橫天下。所向無敵。鐵肩大師得道更久。業已仙去多年。三劍能得其一。已是曠世仙緣。何況三劍同歸。真乃古今奇遇。槐居士老夫雖未見過。屢聽人談起他。性情古怪。落落寡合。永遠獨往獨來。連門徒都未收過一個。此番從千里外假手奸人凶苗。遙遙相贈。必有原因。照賈記所載。賈劍老頭形相。正是他本人無疑。三位務要記在心裏。相遇時不可錯過。那玄耗十二根頭骨。上成十二歲星。無堅不摧。大有用處。適已分了四根與人。明珠投暗。大是可惜。異日得間。不妨以劍樣貴重之物易還。使成全璧。老夫學淺。雖未深悉妙用。三位既有此異稟。將來定有仙緣遇合。自知分曉。日月珠上古奇珍。能禦水火風雷。更有避兵祛邪之妙。三位連番經歷。想已知悉。無庸深說。便是以獸外皮。冬溫夏涼。也有許多好處。此後也不可轉易。妄送與人了。三人聽柴蒙說出劍名及原主來歷。益料是個高人異士。好生起敬。因夜來丁侗夫妻要隨柴蒙用功。席散便自告辭。柴蒙已命人給來客備好。

行館。由丁侗丁俊龍珠三人引去安置。一出屋門便聽前院機織之聲了。作林璇一問龍珠。才知本莊土地肥沃。差不多四時均有收成。全莊田畝分設成十區。三姓各畊三區。頃數依人口之數爲率。多寡不等。另外一小區乃柴蒙遷來時才領的。祇有十頃。在繡春坪旁桐子岡後。距家里許。中間還一片密林。看他不見。柴家族親世僕。也有好幾十人。計口躬耕。一守成法。日間幼童都住本山公學讀書習武。男的種植耕耘。女的送飯採取山麻山棉。黃昏歸來。紡花織布。習以爲常。因有崇岡茂林阻隔。日間岡那邊祇管熙熙攘攘。各了其事。繡春坪一帶却是柴家屏虛掩。庭有棲鴉。溪流自喧。不聞人語。所以衆人來時候。那般靜悄悄的。隨談隨行。已出戶外。衆人側耳一聽。果然處處機聲。遠近相聞。一看住處。丁侗龍珠並不留客。下榻己家。却向斜對門一家竹籬之內領去。還未走到。便聽隨行男女苗人說笑之聲。入內一看。竹屋六七間。用物皆備。位置井然。甚是清潔。春桃等八人。正和柴家雙環聚坐一室說笑呢。見了主人到來。俱各垂手侍立。林璇一問。才知他們黃昏卽已來此。連夜飯也在這邊吃的。柴家共有大小六名世僕之女。二人一班。輪流服侍主人。閒來便去前院房中組織。內中朝霞晚翠。年紀最輕。最得主人憐愛。柴家待人極厚。絕少呵斥。雙環也會些。因聽來客異蹟。入耳動心。渴欲一知細底。便討了安頓。隨從的差使。將春桃等送往這裏。自居主人相賠同話。已談了好些時了。林璇暗忖柴家房子。看頗不少。不留客住。必有原因。聽

他口氣客到似出無意。怎會倉卒之間，騰出一所房子。設備得又如此整齊。心方納罕。龍珠似已覺晝先將林毛余楊等六人讓進上房落坐。笑道：寒家逼促。家父夜分又要教我的一些功課。難免擾及清夢。恰巧有一家同隱的舍親有子。在下月初成丁。按照莊規。理應各立門戶。因是至戚。特許他在此建屋安家。以便隨時向家父請益。一切均由他備置停當。尙未移入。恰遇佳賓蒞止。正好下榻。自慚簡慢不情。尙乞原諒。衆人連忙遜謝。丁氏兄弟和龍珠祇略陪坐一會。等雙環獻過了茶。便向衆人告別。龍珠並說明晚無事。或能與諸位姊姊連榻作長夜之談。說完留下雙環服侍。逕自走去。衆人送走。回房一看。上房四間。兩明兩暗。上首兩間。像是原備臥室。爲客新添了二榻。便請楊宏道父女住了裏間。林毛二女住了外間。下首兩明間。原是書房。兼作晏居之所。壁有弓刀。琴書並列。他新添有一榻。歸余獨一人去睡。前院春桃等也是一排五間。原是空的。不知何用。新設了八人的臥榻。几桌用具。一切無不齊備。適見主人並未分派。丁氏夫妻更未出屋一步。一問起竟是雙環相度來客身分。因人而設。真是主賢奴慧。好生誇贊。筠玉更因雙環容華美秀。盈盈十二三楚楚可憐。喚至身旁。拉了纖手。問他莊中諸般設施。俱是慧舌靈心。對答如流。衆人都喜歡他。又加天還不算晚。除楊宏道途間勞頓。稍坐卽眠外。都願聽他說那莊中景致。當地人物。和入莊道路。不肯就臥。待了一會。楊氏二女才支持不住。一同入寐。室中祇剩林毛余等五人。林

璇偶見窗外天星燦爛。缺月半圓。甚是皎潔。見夜未闌。意欲出外步月片時。再行歸臥。問雙環可否。雙環與客談得投機。山居素無客過。爲討客人歡心。便道。家主人也常乘月夜到對溪場邊上看噴火去。祇那裏最好玩。再不就在平山湖下看飛瀑去也好。沒有什麼不可。三人先就聽他說起溫泉火穴水柱勝景。一問祇那裏最近。大家一高興。竟忘了日間雙箭之嫌。筠玉雖然想到。但又想一試山場主人禁法何如。惟恐中山不肯提醒。三人說走就走。由雙環相陪引路。走過前屋。見隨來諸人俱已睡熟。出門一看。星月同輝。人影在地。月光雖沒有圓時明朗。却映照得遠近的林木原野。煙霏霧浮。若隱若現。別有一番幽趣。沿途上野花含露。搖曳微風。垂楊拂面。痕影濃淡。溪流激石。潺潺盈中。遠近的山光水色。深深淺淺。都似在有無疑似之間。看不分明。却又如繪如真。時雖將近夜半。人家機織之聲。猶未全歇。深林掩映。燈光明滅。問以小兒夜讀之聲。真個是夜景清虛。情致幽靜。大地茫茫。那裏再有這樣好所在。五人緩步前行。且贊且談。等走到山場前溪邊。回顧林野間人家燈火。俱已熄滅。淡月微光之下。到處都是靜蕩蕩的。正行之間。瞥見石橋前橫。雙環却不過溪。領着三人沿溪走去。三人問他。旣說溫泉火穴。都在對溪。爲何不走過去。雙環低語道。李二夫人爲了飛兒。沒有仙法。如無二少爺同行。過去便要吃虧呢。這邊一樣看得見。林璇猛的想起前事。主人那般誥誠。怎便忘却。深悔此行不該當着外人。又不欲示怯。便拿話點毛。余二

人道。入國問禁。主人不願客至。何必相忤。天已不早。我們就這邊看一會回去吧。這條緣溪小徑。寬才二三尺。路兩旁均種着花草。五人先本肩挨肩背挨背參差并行。因恐踏了路旁花草。改由雙環前導。林余毛三人仍然并列。五人做兩排走。筠玉心有他圖。故意將脚步放慢。讓過林余二人。這時因鄰近山場。林璇恐生事端。沒多說話。以爲筠玉仍在身後尾隨。也和自己一樣心意。沒有開口。余獨是巴不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人相待既優。自身是客。對方又是個小孩子。勝之不武。何苦惹他。自從鐵鍋冲得劍之後。筠玉對己遠不似前親密。平居談笑。祇要單獨對他多說幾句。便現不悅之容。加以碧娃又取笑過一兩次。既恐遭外人誤會。又恐惱了筠玉。言談舉止。隨處都留着神。雖然半晌未聽筠玉聲息。恐引他不快。大家全未說話。也就忽略過去。並未回顧。誰知筠玉隨着走了一會。便轉了方向。林余等四人直走到相離溫泉火穴不遠。耳聽泉聲如雷。遙見對岸疏柳之中。一股清泉。和水柱一般。由地平面上湧起。約有數尺粗細。筆也似直。上冲霄漢。矗立半空。毫不偏射。水頭升高到一二十丈高下。方始力盡。像花開般。由合而分。突突突倒流而下。因是溫泉。月光照上去。恰似一根擎天品柱。外面烟濛濛籠上一層霧縠冰綃。水光眩彩。熱氣蒸輝。蔚爲出生以來第一次遇到的奇觀。方贊造物之奇。余獨猛一回首。不見筠玉在側。忙對林璇一說。先疑覓地小道。彼此一問。都說自經小橋。就沒聽見他步履聲息。林余二人俱想起錦囊。有人

相遇之言。筠玉隨時在念。料定是乘機過溪探訪。欲應前言。因對岸沒有禁法埋伏。不由看起急來。余獨首先說。我與飛兒無隙。我看祇爲防人告他兒子。不過障眼法兒。決無凶險。璇妹可在此相候。無須前往。如見不測。速尋柴老先生翁婿設法解困。璇妹如爲禁法所制。被飛兒看見。事情反難辦了。林璇方說要失陷你去還不是一樣。莫如都在此待一會。約計受困。再找柴家父女解救。左就不會傷人。我不露面。便無妨害。言還未了。余獨已如飛往來路小橋跑去。二人問答均急。雙環當時插不進嘴。余獨一走。林璇步步想追。雙環當他也是情急。因有日間之事。忙攔阻道。林小姐不用着急。聽我家老爺說。李家所用禁法。祇禁阻來人不能到他家去。遇上時至多嚇一大跳。知趣的當時回來就沒事。要不也祇圍着溫泉火穴一帶打轉。多跑上些冤枉路。仍然回到原處。你祇一想逃。立時自會現出回路。毛小姐決不妨事。去一個人喊他回來也好。免得瞎跑。林小姐倒是不過去的好。即便困住李家大娘人極長厚。就是飛兒一聽。說是我家的客。出來踏月看泉的。也祇有歡喜。不會加害的。林璇聞言才放了心。暗忖至多驚動柴家翁婿。丟些顏面也就罷了。爲防範一二人被困。驚動飛兒出來。看見自己爲仇害事。便和雙環尋了一個僻靜所在。待候二人歸來再走。不料筠玉此行。幾乎送了余獨的性命。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第五回

涉險探消息入耳驚聞千里訊 深情同患難此身忍負百年心

毛筠玉原因急於應驗錦囊上所說。萬柳山場相遇之人。同時又因柴家父女。說得山場女主人羅湘玄。道法那樣高強。自恃身有寶珠仙劍。像仙王洞那麼利害的妖巫。尚且奈何自己不得。何況障眼法兒。如真有什凶險。錦囊上不該命在此地尋人開視了。有了斬妖巫的經歷。以爲珠劍萬能。無往弗屆。遇到邪法鬼魅。祇須手握寶珠。舞動仙劍。便什麼都不怕。適見林余二人。走向前去。便卽回身。施展輕功。意欲循橋過溪。行至中途。心想溪面不寬。況且他防的是些尋常莊人。不料外人到此。埋伏在橋口正路之上。別處或許沒。何必多費事。能先到場上。探看那姓趙的。是否錦囊所遇之人。再去試他禁法。豈不更穩妥些。想到這裏。便不打從橋上走。脚底點勁。飛身一躍。已達對岸。一手按劍。一手伸入袋內。握着日月珠。以備不虞。許往前走了幾步。并無動靜。不禁失笑。柴氏父女翁婿三人。說緣溪俱有埋伏。詞色莊重。料無虛語。怎過溪以後。毫無所覺。難道是爲了留客盤桓些日。故作驚人之語不會。且行且思。見山場上房舍甚多。因着地勢佈置。樓臺亭閣。各不雷同。頗具匠心。也不知走那一處對。偶見面前繁花夾道。一條石子鋪就的小徑。曲曲彎彎。往萬柳林中通去。既無阻隔。恐寶光驚人。便不拔劍取珠。一路仍提防着。逕

循那條石路小徑。朝前疾走。走了片刻。逐處留神觀查。終無跡兆。益發胆大。認定主人留客。危詞相誑。正要將脚步放快。加急前行。忽然一眼瞥見右側不遠。一根水柱。湧霧霏烟。流光幻彩。高出柳林之上。奇麗無儔。知是雙環所說溫泉中冒起的水柱。嫌下半截被柳林擋住。看他不見。忙往前走了幾步。路忽分岐。本應到此略拐徑。一座高柳四環的樓臺前走去。這一貪賞美景。眼望高空。照直前行。無意中循徑穿入柳林以內。等到覺出與去路稍左。欲待立回。定睛往四外一辨路。忽又見溫泉那邊小樓一角。掩映疏林。並且還有兩三點燈光。從林隙中透出。心想適見楊柳樓臺。靜沈沈不見燈光。看神氣似是主人遊宴登臨之所。不似有人居住在內。這般深夜。還有明燈。人必住在那裏。尙未入睡。正好往探。當下不再改向原路。照直前奔。一會便出柳林。適見樓宇。豁然呈現。筠玉隱身樹後外壁。見樓共兩層。做一排建在一座高才十丈的小峯之上。環峯面水。頗具形勝。溫泉水柱。矗立樓石。水柱下是一個二畝方圓的池塘。池邊有兩條水道。寬均二尺。不知深淺。一條環峯而流。經由樓下。往峯後飛駛。不知所往。另一條也是行曲盤桓。向東路右側柳林中流去。俱已入溪。遙望林內。大大小小數團白煙凝聚。想是水流所歸之處。這一近前。看得更真。水從一二十丈高空倒瀉下來。聲勢奇壯。加以泉溫水熱。煙霧蒸騰。全池塘俱被熱氣籠幕。水柱更是離地兩三丈。便看不見。耳聽飛濤怒吼。奔泉澎湃。宛如雷轟電掣。石破天驚。那兩條水道。熱氣上

蒸高出地面二三尺不等。祇見白煙滾滾。和兩條百丈長的白龍一般。鶼飛疾捲。蜿蜒貼地。分道急馳。令人目眩神搖。雄快無倫。剛自嘆絕。那根水柱忽從空際直落。立即消沈。祇有滿地熱烟。水氣凝高。猶有數丈。一團團行爲白雲。在月光下輕飄飄隨風颺去。知道這飛泉水柱。每次出現。都在子夜前後。約有兩次。未次水力已弱。相隔尙有半個把時辰。比頭次出現的聲勢。要差得多。深悔未早趕來。看他個夠。照雙環所說火穴奇景。就在近處。也是一個奇觀。但須要人發動。否則祇是一個鍋般的凹地。意欲先探樓中人的動靜。先借林木遮蔽。隱身到了樓下。輕輕援上樓廊。走向右盡頭那有燈光的一間外面。貼窗悄立。隱隱聞得裏面有老少二人對語之聲。靜心凝神一聽。祇聽老的一個道。老弟怎的如此性急。休說我老頭子占算無差。便是你也解出那日卦象。小朱正災星未退。以致才有這些波折。他記着當年青城山下一掌之仇。不時向我提起。引爲奇恥大辱。幾乎還要尋隙報復。垂手不救。正是不報之報。他又深明易數。不過比我略差一籌能了。你如操之過急。他稍爲疑心。用卦一占。知了究理。這輩子你也休想取了藥走。我和他雖是至親。但他知我現取此藥無用。我和你分手在七年前。這藥恰在飛兒生後二年。出天花火毒太重。堪堪殆斃。無藥可醫。經他愛妾湘玄。照十六年前乃父所傳妙法。照樣製就。當時急於求治。不能延緩。沒按着願定季節配藥。以致飛兒的病。沒有除根。每年必犯。須連在病發前。服上一次。經過九次之後。

不特惡疾永除。因是多服靈藥。臟腑清虛。心神空靈。加上本來又是異稟奇資。人已無殊脫骨換胎。有了半仙之分。按說一次所製之藥。足供三次之需。湘玄疼愛此子。惟恐陳藥稍爲力薄。又恐萬一出錯。其實多疑。并用不着如此。由此他夫妻每年都要製上一次。我前年偶聞此藥丸清香醒神。取了兩丸在此。如是尋常火毒。一二丸已可起死回生。其應如響。偏生小朱王父子中的是千百年深壑中潛聚的桃花瘴。服了令師叔寄去的那多靈丹。也祇保得命住。可知利害。此藥非多不爲功了。年少的一個答道。老大哥的話。小弟原也知道。但是小弟來已多日。遙念賢王父子。身心俱似火燒。雖仗靈丹保命。終日如居火獄。來時原說往返至多不過旬日。誰知耽誤這久。令親偏又有黔江之行。不由人不盼望愁思。所以連棋都無心和大哥下了。老的一個又笑道。單真人旣從數千里外傳書寄丹。預示先機。自然早有安排。照前晚愚的占。算你候兄人已進莊來了呢。筠玉越聽越動心。再一聽二人說到末兩句。即是所遇之人無疑。當時驚喜交加。本欲叩關相訪。纔一想暮夜私窺。逕作不速之客。太不合理。況且錦囊之言。也應在明日與他相見。林余二人到了前邊。不見自己難免耽心。雖然禁法埋伏。是句虛言。畢竟早回去好。等到與余林二人商妥。明日專誠來見此人。爲是想到這裏。正待回身。忽聽峯後噏呀一聲驚叫。聽出是余獨受了重傷。呼痛之聲。心中大吃一驚。身不由己。一個飛燕投懷之勢。循聲往樓下縱去。兩下相隔不過十多丈。一

兩縱便自趕到。隱隱聞得地下余獨強忍負痛之聲。定睛往前一看。那地方竟是雙環所說的火穴。穴井不深。隱隱有青烟冒起。知余獨必是誤落了穴中。爲火燒傷。否則一兩丈高的坑。他的身手。一縱即上。這裏既無埋伏。又無人見他。那般英雄氣概。剛毅性情的人。怎會如此忍受不住。况又爲尋自己而來。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便入火穴同死。也所不辭。這念頭似電一般轉過。跑到穴前要跳。猛然情急智生。想起日月珠。功能辟火。應變匆匆。不暇再計別的一手取珠。身子便往下跳。珠光照處。穴底青烟果然四散。再看余獨。伏臥穴心冒烟之處的旁邊。人已暈死過去。筠玉喚了聲大哥。不見答應。覺着脚底甚熱。又是軟的。身有寶珠。尚且如此。余獨怎能禁受。更不怠慢。連忙雙手捧起。帶着一道藍光。飛身直上。到了平地。將余獨身放地上。見他目閉口開。人事不知。又痛又急忙從懷中抓了一把靈丹。給他口內亂塞進去。搖着肩膀。喊了兩聲大哥。仍未見醒。正想取她泉水。給他灌些下去。偏又未帶水具。祇得以人就水。剛捧起走沒兩步。忽聽樓上有人喚道。這位朋友已中地火熱毒。幸未墜入火眼。又未用鐵器觸動。將火引燃。尚有救法。無須着急。溪邊埋伏甚多。人在歸途。雖還無害。但經小橋走。要遠出兩倍。可由溫泉之東穿林直行。離溪丈許。縱過對岸。便省事多了。筠玉聽得有人答話。方知自己出聲喚人。又有珠光照耀。將樓上的人驚動出來。身是女子。却抱着一個男人同行。人已危急待斃。又放下不得。被外人看在眼裏。本就

有些不好意思。猛一眼看見余獨大腿似乎赤露，掛着幾塊布條。定睛一看，原來余獨上半身還不怎樣。下半身已吃地火烈焰，將衣褲燒焦了十之六七。避火時，在沙礫滿佈的地皮上一打滾，是火燒焦之處，多半碎裂。再被筠玉抱起，連縱帶搖，紛紛碎落。當時尚不自知。這時方低頭落現，不由羞愧難當。那敢絲毫停留。再向樓中人答話，嚇得連忙把余獨直過身來，收了寶珠，用一手抱定，斜擔在玉肩之上。如飛跑去。因被外人目光見了，樹林就進，慌不擇路，竟與樓中人所言巧合。不多遠便到溪前，心還不信，溪邊沒有禁法理伏。跑得又急又慌，一直跑到了溪邊。剛要往對岸縱去，猛覺眼旁一花，身左右均似有高大人影襲來。先還沒想到是腳踏禁地，埋伏發動。一則急於過溪，二則湘玄所設禁法，祇阻人入莊，退時不過現形相逼，使人逃得快些而已。丈許寬的溪，筠玉雖然抱定一人，也不難一躍而過到了對岸。回頭一看，適縱之處，竟有無數奇形怪狀的惡鬼，由現而隱，彷彿猶見飛舞擺拿之狀。在陰雲中退去。柴家父女之言，并不全虛。何以去時反倒未見，好生不解。關心余獨安危，邊想邊往前跑，才跑幾步，正遇林璇。同了雙環，從僻處迎出。筠玉雖急着想尋到林璇雙環，遇上時又覺羞急，一見面便急匆匆說：「余大哥誤落火穴，燒傷甚重。適聽他胸口猶在跳動，祇是人事不知。姊姊代我抱他一會。我們快回去吧。」邊說邊將余獨交與林璇。林璇先見筠玉從溪對面飛躍疾馳而回，肩上抱着余獨，下半身多半赤裸，衣褲破碎不全，便

知不妙。聞言益發大驚。倉卒中未解筠玉託他抱人。是何用意。順手接過抱起。同向來路跑回。一到家筠玉首先搶進屋去。取了一張布單。等人放到床上。便給余獨下身蓋去。林璇才明白他是避男女之嫌。見他眼含清淚。滿面惶急之狀。又見余獨氣息僅屬。勢甚危殆。也覺淒然。不便再說什麼。忙問你的藥呢。筠玉已取了泉水趕過。用茶杯揩起。往余獨口中便灌。一面答道。我從火穴裏救起他時。已塞了他一嘴。無奈他已暈死。想必尙在喉間。沒嚥下去。正想取水來灌。手邊沒有取水的東西。又驚動了外人。祇得抱了回來。等灌下二杯水。再把靈丹化開十粒。喚進你的人來。給他敷上。我想單仙師靈丹奇效。論他爲人也不致遭此慘禍。這是火燒硬傷。皮肉想已燒焦。受罪吃苦。大約是不能免了。林璇聞愴言微道。我們幾人情同骨肉。難道因爲男女之嫌。見死不救。適才你原抱着余大哥。轉交我抱。還可說抱了一陣力乏。醫家有割股之心。何況患難至交。十熊等俱是粗人。怎辦得這事。你如避嫌。也不須喚他們來。你去調藥。我給他敷如何。筠玉原是豪邁性情。義俠肝腸。又把余獨當成骨肉知己。便共死生。在所不辭。祇爲平日又多讀了兩句書。從小習聞父母閨訓。少女慣羞。出於習性。日前又看出碧娃詞色之間。似乎有心奚落。劍畫劍來。明示二人姻緣。又羞又急。明知余獨光明磊落。對己祇有敬愛。其心無他。自己心裏也極重他。但是表面上。不能不改冷淡一些。誰知今晚余獨遇難。獨有自己一人在側。當時深情發動。本無絲毫顧慮。偏

生一抱起便被外人看見。余獨下身裸露。實不雅觀。匆匆跑回。羞愧之念。尙未消釋。以致跡與心違。在在自相矛盾。及聽林璇之言。頗有責他人不義氣之意。立被激動。泯了羞念。忙卽答道。姊姊說得極對。小妹也是因他爲了尋我。才遭此禍。急得糊裏糊塗隨口亂說。姊姊幫我點忙。還是我來給他上藥。你先將他衣服取出。看少時上藥後能換不能。隨說隨取出身旁靈丹。用水化解。回眸看了雙環一眼。雙環知機。忙卽設辭退出。筠玉化好了藥。忽聽榻上余獨微微呻吟之聲。略一尋思。咳了一聲。走進前去一看。并未醒轉。忙將布單揭去一看。余獨受傷之處。俱在腿股之間。除左腿側面稍重。皮肉業已灼焦發皺外。因誤落穴底時。是往後倒縱。覺出雙足踏空。正在提氣脚找實地。猛又覺出下面奇熱炙人。身後尤烈。自知不妙。危機瞬息。百忙中將頭朝前。雙臂往左右一分。使一個魚鷹入水之勢。往前一撲。可是下半身已爲地火燎着。奇痛無比。余獨不知地火燃時。雖能發出百十丈的烈焰。不點不燃。驚急駭亂之間。以爲身上已然着火。一落地便就勢往旁一滾。可是身上雖未燃燒。下半身衣服。凡被地火氣苗燎着的。俱已炙得焦酥。人的皮肉。如何能得禁受。加以地皮奇熱。宛如開了鍋的蒸籠一般。還算余獨好漢。祇脫口驚叫了一聲。先還負痛強忍。轉眼便火毒攻心。暈死過去。因爲火穴在後。見機讓躲尚速。前身并未受傷。筠玉忙和林璇一同動手。將他輕輕扶起。面向裏榻側臥。因日月雙珠功能避火。試先取出。在傷處運轉了一陣。傷處

皮肉。雖仍未改焦黑。皺處却平展了許多。知有效驗。便請林璇持珠代亮。自用棉花蘸了靈藥。將傷處一數遍。余獨適才微呻。本已回醒。聽筠玉要來敷藥。也恐羞了他。勉強忍痛。裝作未醒。容他敷治。運珠敷藥以後。傷痛居然隨手減輕。不似先時劇痛。祇是周身如同火炙。胸前猶甚。實耐不住。祇得呻吟道。二位賢妹大恩。殺身難報。此時心口內熱極。想借日月珠一用。不知筠妹可否。筠玉見他回生大喜。忙從林璇手上接過日月珠。解開他胸前衣服。輕伸玉掌。握住雙珠。在他胸前。徐徐連轉。因林璇舉動言談英爽豪邁。把筠玉少許兒女子態。全收拾了個乾淨。余獨自然是感恩啣德。浹髓淪肌。心中說出的喜歡。縱有煩熱痛苦。也能忍受了。筠玉已然下手。自然也不再害羞。見他半身燒焦。中小衣也穿不上。率性任之。寶珠既去。又想起玄耗的皮柔軟涼滑。移睡其上。必比草席要強得多。剛一開口。林璇也同時想到。走向外進行囊中尋取去了。余獨見室中祇有筠玉。懸空伏在自己身上。玉腕如雪。向胸前連轉不休。珠光照處。秀目波潤。似有淚珠雨滴。品瑩欲墮。不禁感極心酸。望着他道。筠妹我和你患難訂交。志同道合。你我俱是光明磊落之人。本意千里同行。禍福相共。相處日久。越發親逾骨肉才是。乃自掃滅凶苗之後。你對我神情淡漠。遠不如前。并且時有嗔怪之意。自問愚兄視你勝於同胞。平日惟有敬愛。仔細思維。并無開罪之處。好生叫我不解。幾番想問。恐遭筠妹不快。加以當人不便。屢屢中止。今日來時。得與筠妹同行探

路。因你走得甚快。途中并無一言。也不好問得。行近小橋。方欲喚住筠妹。略吐腹心。恰遇丁家夫妻相偕入莊。當着外人。又未得便。適才我和璇妹在前行走。老久不聽你的聲息。也爲恐你不快。未敢回顧相詢。等到溫泉附近。竟不見你在側。恐深入山場。爲禁法所陷。你又好強。萬一失閃。有我同在。不問是當地主人。或見着柴家人們。總要好些。當時急於尋你回來。璇妹是萬不能去的。祇囑他不可前往。也忘了借上珠劍護身。一縱過溪。走不幾步。便遇無數惡鬼奇魅相逼。奮力苦鬥。幾乎被擒受害。後來追迫到了溫泉左近。因鬼魅愈衆。知不能敵。無心往後縱退。縱得稍遠了些。沒有留意身後。誤墜火穴。當時下半身火燒甚重。遍體火熱。如入烈火蒸鍋。祇說中了妖法。身爲異物。不能再與筠妹相見。連急帶痛。人事不知。不料筠妹竟是我救命恩人。不避奇險。從烈火裏將我救回。又這般不避嫌疑。爲我施治。休說仙師靈丹。能以活命。尤其是見得筠妹并未見外。死生患難之間。看出交情。連日我竟料錯。人生得此知己。縱然死去。也甘心了。筠玉聽出他并非不知禁法利害。爲了尋着自己。同共甘苦。竟連防身珠劍。也忘了向林璇取用。想見當時。不見自己惶憂焦急之狀。深情若揭。結果却受了這樣大的苦痛。幾乎葬身火穴。現服了許多靈丹。周身仍是火熱疼痛。縱能痊愈。也不知要受許多活罪。已是難過萬分。再一想到他平日英雄氣概。俠義心腸。就拿寶珠仙劍來說。三人同除玄耗。而他從巨蹄之下。跌倒奮起。直刺玄耗要害。危機一髮。九

死一生。智勇絕倫。功勞最大。寶珠偏祇得到兩粒。他獨向隅。已似有些不合。後在鐵鍋中。巧得仙劍。仙人箇帖。明說三人各得一口。自己祇爲仙人作伐。本心不願嫁人。一時羞忿。將柬帖隱起。不給他看。用一口尋常寶劍與他相換。照說自己既不願從仙人之命。就該連一口也不要才對。偏又貪得。不捨雙劍分開。全數佔爲已有。而他却始終相讓。并無慍色。高高興興。將自己那口劍帶起。連問都不問一句。這等胸襟。真乃古今所稀。平日相敬相愛。着意關垂。直勝同胞骨肉。也并無絲毫不莊重處。不該爲了碧娃。稍有戲謔。便得引嫌。詞色淡漠。宛如路人。害他難過了一路。這還不說。假使連日不冷淡他。他對自己行動言語。最是留心。從不相違。適才早已問明設法同往。何致有此奇禍。自己去時。并未遇見鬼怪。還當柴家說謠。歸途雖有。并未爲害。也許此劍辟邪之功。再假使他分有一口。也許不致遭災。越想越覺對他不住。一陣酸心。不禁流下淚來。暗忖仙緣前定。臨出門時。聽單仙師和老父的語氣。明明是要自己嫁他。想躲也未必如願。得夫如此。夫復何憾。看他那般相愛。必能言聽計從。悉隨己意。轉不如從了仙人之命。允了婚姻。再和他說明。免去兒女之私。學劉樊合籍。葛鮑雙修。日後同尋仙師。同修仙業。既慰他的癡情。彼此都省得掩飾矜持。免却許多煩惱。說時余獨因恃傷重。出語率真。覺着有些冒昧。見他注視自己。凝睇不語。祇當筠玉又多了他的心。好生後悔。加上強自掙扎。說了好多的話。見筠玉神情似乎不善。心中熱念一消。

一着急。身上熱痛。因而轉劇。祇得閉目養神。負愧不再開口。正懸懸間。忽覺筠玉手按胸前停珠不轉。以爲真腦了他。越發惶恐。偷眼一看。見筠玉正在舉手拭淚。急得低聲忙喊道。筠妹筠妹。愚兄傷重糊塗。口不擇言。自知說錯了話。千乞不要怪我。說時掙扎欲起。不知如何是好。筠玉見他到此光景。還在恐怕自己生氣。益發酸心。淚珠兒撲簌簌落個不住。一面先伸手按住余獨肩頭。急道。哥你聽我話的快些莫動。等我說。然後低聲說道。我以前待你太不好了。自知該死。悔已無及。從今往後。剛說到後字。便聞院中林璇走進之聲。筠玉連忙住口。一手拭乾眼淚。將握珠的一隻右手。按了按余獨胸前。再將拭完清淚的一隻左手。回下來指了指自己的胸前。余獨爲人正直。對於筠玉雖然一見鍾情。祇不過覺得靈心麗質。俠骨仙姿。一言一動。無不令人愛極。從未存過絲毫遐想。及經筠玉手示目語。一剖明衷。曲得知心心相印。不知怎的。竟會心花怒放。喜極欲狂。這一點靈犀。立時化爲菩提甘露。似醍醐灌頂。向日煩憂。爲之盡解。身上痛楚。也減却了一半。如非下半身燒焦。轉側不得。幾欲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了。轉眼林璇取了大小三塊玄耗的皮。走進房來。先將余獨床上鋪好一張大的。進來同筠玉。將余獨由二女榻上捧起。移向外榻。率性連下半身破碎衣褲。全都取下。再蓋上一張大的。將小的一張耗皮。扶起頭來。墊向枕上。然後接着敷藥。用日月珠給他周身滾轉。余獨恐天明。丹姝碧娃起身看見。他姊妹不似林毛二女豁達。觀之不

雅。幾次想將中小衣穿上。二女兒見他傷重。說大家禍福相同。患難與共。你在病中。何須如此拘泥形跡。余獨自己又不能掙扎起穿。祇得罷了。林璇笑道。楊家姊妹真睡得香。我們忙了這一夜。他兩個竟會沒醒呢。筠玉微慍道。這位二小姐不醒也好。沒的添人心煩。林璇見筠玉前隙猶自未解。方欲代碧娃解說幾句。微聞內屋咳嗽起動之聲。便即止住。不一會。便聽丹姝喊筠玉道。毛姊姊外屋是那位在走。這裏屋暗些。難道天亮了麼。筠玉原喜丹姝爲人厚重誠謹。忙答道。你還不出來看看。昨晚余大哥誤墜火穴。差點沒燒死。如今躺在牀上。不能轉動。腿都燒糊了哩。碧娃原已被三人驚醒。似聞病中呻吟之聲。本欲起身出視。正值林璇外出。毛余二人在那裏切切私語。他本看出二人比較別人親密。自從自己目前無心取笑。稍爲說錯了兩句話。二人形跡日疎。對於自己情況。更是落寞。想起林璇誥誠之言。又無法出口分訴。日盼二人言歸於好。悔恨已極。日常自怨自艾。無計可施。一聽二人似在互訴衷曲。那裏還敢出去驚擾。惹厭。躺在榻上。連大氣也不敢出。碧娃醒時。余獨正上完了藥。毛余二人語聲又低。聽到的祇一句半句。先并不知余獨燒傷得那麼重。又未聽有外人和隨行諸人在側。以爲晚來得病。祇奇怪怎會睡在二女榻上。一會林璇取了玄耗皮回轉。將余獨抬出。才料出是受了點傷。忙把丹姝輕輕搖醒。附耳悄悄告知。余獨不知因何受傷。林毛二人正在施治。剛剛搭向外榻。丹姝年長。較有心計。知道林毛二人俱是女中

英傑與余獨情勝友昆。筠玉和余獨更似天生兩好。早晚必成連理。他三人相處起居言談本無顧忌。偏生筠玉性傲不喜人激刺他。日前爲了碧娃詞色稍有不合。自今無歡。對余獨總是冷冷的。以致余獨每日也是無精打彩。難得傷痛撮合。使其情發於中。言歸於好。林中二人正爲余獨醫傷。自比平日還要關切親密得多。自己姊妹又不通醫道。此時出去。林璇無關。筠玉當着人難免又要矜持。豈非拘不了忙。反倒礙眼。同是心中憂急。却禁碧娃休要忙着出去探看。後聽林璇說他姊妹二人熟睡未醒。又聽余獨氣息緊促。強忍之聲。實是耽心不過。一面穿好衣履。假作初醒。出聲詢問。一聞筠玉所答之言。不禁大驚。碧娃先聽筠玉嫌他。本在傷心流淚。不欲出來。聞言也嚇了一大跳。慌不迭的隨定乃姊跑出屋來一看。余獨面朝裏臥在榻上。下半身耗皮半揭。露出半焦黑的腿股。筠玉坐在他身側。正蘸着藥。往上敷呢。二女同時想起余獨冒着險難。問關數千里。長途護送之恩。見他燒得這般慘狀。忍不住心裏一酸。珠淚雙流。幾乎哭出聲來。二女本視余獨若兄。當時至情發動。那還顧什男女嫌忌。丹姝首先朝榻前奔去。含悲問道。余大哥怎燒成這個樣子。筠姊姊靈丹極神效。你看該不要緊麼。筠玉見他出語悲酸。也面帶愁容答道。我也是想靈丹神效。決不致命。但是他已服了許多藥下去。又敷了好幾次傷處。仙師所給靈丹都用得差不多了。又拿日月珠給他周身去滾。燒焦的地方。看似平服了些。周身却火熱得燙人。聽他自己說。

疼痛已減不少。祇心和身上燒得難過。祇恐是故意忍熬着來哄人哩。看這神氣。一天半天。那好得了。沒的不急死人。丹姝道。看大爺這樣痛苦。要我能替他多好。昨晚半夜還聽和二位姊姊在說笑。怎會掉在火裏。那大本事的人就會失足。難道有鬼了麼。筠玉難受道。這事都怪我害的他。正要往下說時。猛想起錦囊所說到了山場。見着那人便可開看。昨晚樓中對談的一老一少。所說的話。俱似於己有關。還說單真人靈丹。祇能保命。不能清除火毒。要等李莊主回來設法取了藥去。才能醫治。老的并說有兩丸在手邊。尋常火毒一丸便可起死回生。後來被他發現。好似說人雖燒傷。尚有救法。無須着急等語。當時因余獨衣褲燒焦碎裂。半身赤露。當着外人。不好意思。又羞又急。趕忙奔回家。便忙着給他施治。情切安危。關心過甚。什麼都顧不得想。也未向林璇說起。此時見靈藥無功。更是一味焦急。回憶昨晚之事。明明放有救星在側。料定錦囊所說定指此事。不禁驚喜交集。顧不得再說別的。因昨日路上。雖曾取視。仍存外進房中箱篋之內。跳起身往外便跑。走到二門口邊。對面來了一人。兩下都是急勁。如非都是身手輕靈。幾乎撞個滿懷。匆匆立定一看。爲首一個。正是柴龍珠。後面跟着他丈夫丁侗。雙環久未在側。料已送了信息。忙說道。姊姊。丁兄。想已知道。請至裏面。我有點要緊事。這就來說完。不俟答言。轉身仍往外走。龍珠見他兩眼淚光盈盈。口角邊却微有喜容。神色又那等遑遽。不知何意。恐又生事。忙推丁侗快先進去。自

己隨了筠玉就走。筠玉也無暇周旋。逕跑到外進屋內。由行簾中尋出錦囊。一邊開拆。一邊讓客同行。等到裏面。已將錦囊看了個明白。進屋喜對林璇道。果然我所料不差。他五行有救。祇不過一日夜的災星。不能避免罷了。林璇見他憂喜交集。也不知是什意思。忙接過錦囊一看。才知究裏。原來錦囊大意是說雲龍山主王人武父子同了林璇的老父林衡璣。俱爲地底千年鬱積的瘴毒之氣所中。雖仗陸地真人靈丹。保得命在。但要治好還原。非本莊莊主李氏夫妻秘製的靈獅丸。不能爲功。但是李氏夫妻與王老山主有仇。絕定斬而不與。幸而余獨有了這場火厄。可向柴蒙明說此事。將所帶牦象的皮。送一張與李家做禮物。再向他推說。聽柴翁說起。他夫妻將歸心慕其人。留住在此。等候拜謁。夜出玩月。不知禁忌。誤墮火穴。燒成重傷。求他靈藥醫治。得到以後。由設法掩藏。祇說無什靈效。須要忍痛一日。索到二十七粒之後。才可正式吞服。至多服上兩粒。再有一日夜功夫。外敷靈藥。便可復原。事前飛兒雖有雙箭之仇。但他將來也是山中同道。可命丁俊和他說明。引與衆人相見。允他異日接引出山。便不會向乃母面前告發。債事得藥到手。人能起坐。卽行上路。以免有變。出山不遠。湘玄必然發覺。飛兒受傷。母子二人追來問罪。路上自有人接引抵禦。無須怕他法術。祇不可乘勝傷他。爲柴翁信怨樹敵。日後不能安然隱居。山城莊本來洞天福地。自經地震。屏障倒塌。大是缺陷。李氏夫妻雖能行法堵塞。不能持久。終是缺陷。他也算

出時至有人爲他彌補。外附新向前輩。真仙乾坤正氣妙。一真人求來的靈符兩道。可轉交柴翁。囑其算準湘玄途中受困時刻。尋到他的丈夫。先將第一道靈符向空一展。給湘玄解了困。等他歸來。再同他夫妻。往來路山口。將第二道移山換岳之符招展。卽速奔回。自有奇驗等語。林楊等聞言。才放了心。楊宏道。也被人聲驚醒。出來探看。見狀自是憂急。碧娃先聞丁侗夫妻在外語聲。早將耗皮給余獨蓋好。等筠玉述完仙諭。丁楊二人俱要看視。筠玉乘機說道。余大哥下身衣服。全都燒燬。皮肉焦黑。熱痛已極。須要用日月珠。給他周身滾轉。才略好些。同在患難。祇好從權。也顧不得再避男女之嫌了。說罷便要去揭龍珠。知他用意。率性湊近前去說道。我頂恨人拘泥。休說諸位兄姊。同生死共患難的交情。便是外人到此地步。我們也不肯爲了避嫌。視死不救。都是自己人。這有什麼要緊。看完了余大哥的傷。還有許多事要做。許多話要說呢。筠玉聞言大喜。忙道。姊姊義氣干雲。全不是尋常兒女之態。真令人可敬哩。說時。早將余獨所蓋耗皮揭去。余獨先聽楊氏姊妹出來。本就覺着不好意思。又恐筠玉害羞。甚是着急。及聽楊氏姊妹。也是一樣情切安危。全無顧忌。大爲感動。未及答話。又聽丁侗夫妻相繼來到。惟恐醜態被人看見。方幸碧娃手快心靈。代爲蓋好。筠玉說完了話。又將他揭去。先本想攔繼。一想丁侗夫妻雖然傾蓋莫逆。終是外人。一出聲反倒不大合適。筠玉性情要怎樣便怎樣。除却林璇。誰也攔他不住。無殊白說。自己全身

熱痛難熬。祇有用日月珠滾轉。才能清涼止痛。此事他人不能代勞。丁劍夫妻難免常在跟前。莫如還是假作昏迷。聽其自然。要少受些苦痛。仍將雙目合上。一言不發。丁劍夫妻見他腿股半焦。俱都吃了一驚。龍珠略看了看。先坐過一旁。對林余二人說道。想不到余兄燒傷得這樣沈重。看他傷勢定誤墜到火眼旁邊了。林余二人將昨晚涉險之事。說了一遍。龍珠道。昨夜家父吩咐。務要早起。愚夫婦今早天還未明透。朝霞晚翠跑來報信。祇說余兄昨晚步月遇險。語焉不詳。不想此中經過。還有若許情事。自從上次地震。山場天香小築附近添了兩處奇景。一是溫泉湯池。每當子夜前後。池心水眼中必有兩三次沸泉。冲霄直上。此地新經地震。名爲溫泉。無殊沸水。其熱異常。趙李二莊主爲恐引水入溪。傷了水中魚蝦。又欲長留勝蹟。按着先天易理妙用。特地開了兩條小渠。和幾處小池。引水環流歸源。使其周而復始。到時上升。永不乾涸。又在樓側小山洞內。關了大小二十餘間石室。室各有池。另設機關。在左渠之中。開了一條小水道。設閘以供啓閉。用竹筒連接。注水入洞。平日祇一間石室。內常期有此熱水。餘者每月祇有朔望兩次。供全莊上的人隨意入浴。另外還有一條長竹管。引了溪水。調節冷熱。此水雖能去病。但本山人都嫌他硫磺氣味甚重。不甚喜他。加以李二夫人禁法封鎖。雖說天香小築是趙山主居住之所。禁法到了火穴溫泉附近。便失効用。可以繞走。因到處水都方便。除了生病無法。輕易無人往洗。近經趙莊主參

度地勢。巧奪天工。把水源培養得日益旺盛。每當月夜。泉水沸升之時。望去上面是雲峯高聳。玉柱擎天。下邊兩渠。更似兩條白龍環山穿林。蜿蜒飛馳。倒也真是好看。可是那水太燙。人不能近。十步以外。便爲熱氣蒸逼。禁受不住。還有一處。是小山旁的那個火穴。當初原是地震時的噴火口。那火奇猛至烈。另有特性。與常火不同。平時祇見火眼內青烟突突上升。高僅數尺。人如欲觀此景。祇須站在離穴十餘丈遠的小山頂上。取一根鐵釘。照準穴內石壁上擲去。稍爲有一點石火灰星。濺到那股子清烟。簡直比雷電還快。立時轟的一聲。一條五顏六色的火柱。從火眼內衝向天半。最高時也有到二三十丈。與左近水柱相映成趣。聚而不散。火勢雖然猛烈到了萬分。可是既不蔓延爲害。也不會往寬處燒去。筆直一根。粗約數尺。僅火柱頂小之上。有二尺來長。和燈心一樣焰苗搖曳。下面連大風都吹不彎他。約過有刻許功夫。無須理他。自會下降消滅。待約個把時辰。仍然冒起一股青烟。回了原狀。就是每玩一次。煤氣太重。往往整日不散。左近花木。大受其害。美中不足。是個缺陷。大家玩過幾次。約定以後三元令節。用作點綴。輕易不許人隨便玩了。趙山主說。穴中之火。乃千年地火精英。利害猛惡。無與倫比。無論人物。稍被青烟燎着。便卽燒死。卽或當時能活。火毒業已攻心。休想倖免。不特火眼旁不能挨近。便是穴底。也和烙鐵燒鍋。差不多。以前曾經試過。用一塊生肉。綯下去。離火眼還是老遠。不消頃刻。肉被石地烤熟。人如何能下

去得。我聽晚翠說。余兄半身衣服。已然燒焦碎裂。毛姊姊還能跳下去。將他救回。又能衝越湘玄所設埋伏禁法。大是神奇。以爲姊姊會有仙法。竟忘了寶珠寶劍功用。看余兄傷勢。和仙人錦囊之言。火毒已然透骨攻心。仙丹均難治好。非李莊主的靈獅丸不可了。按說李莊主人頗義俠。便是湘玄爲人。除了謹慎。也極見義勇爲。休說還重寒家情面。便是余兄外人。勢在危急。祇隱過飛兒一節。也無不允贈丹相救之理。不過此丹製時。萬分煩瑣艱難。他夫妻每年費盡心力。所製每次祇一二十粒。倒有一多半。要被飛兒服去。珍視異常。況且多重火傷熱毒。聽說至多三丸。已足所需。如此之多。李莊主又精通卜筮。一布卦象。便知分曉。祇恐難以瞞過。我看仙人事事前知若見。必有可取之道。乘他夫妻未歸之際。待小妹請來家父。大家早爲計議。想出一個善法來。免得臨時匆迫。一着下錯。滿盤皆輸。待此救命的。不止余兄一人。還有雲龍山老少山主。與林老伯。俱在病重危急。所關特大哩。衆人看完錦囊。得知林王三人。在雲龍山。也在危難之中。個個憂急。尤以林璇爲甚。無奈相隔太遠。李氏夫妻未歸。非得到此藥。不能往救。着急也是無用。以爲仙人部置無差。尙能強自寬解。及聽說得取藥。並非易事。全都焦灼已極。聞言驚喜。忙請龍珠陪同前往。去見柴翁。龍珠道。余兄傷重。須人調理。諸位不可離開。多半家父此時已然得信。不請也會來的。不必憂急。吉人自有天相。待小妹看看去。衆人稱謝依言。龍珠說罷。自去。隔有頓飯光景。柴氏父女方

始到來。柴蒙先看了余獨的傷說道。余老弟煞是英雄漢子。如換別人。便疼也熬不過了。昨見他面有晦色。却又暗含喜氣。曾在袖中暗占一卦。主於先凶不凶。後吉却是大吉。並且此災祇有一日夜過去。人便平安。因吉由凶生。互爲倚伏。如若趨避。反多害處。所以不會說破。祇睡前命小女早點起身。以防這邊有事。不想所受的傷。仍有這般重法。飛兒這層不足爲慮。已命俊兒前去尋他。早爲安排。對他實說。射傷他的。乃是塞家至友。事出不知。并說三位俱是英雄俠士。勸他結納。日後也可到雲龍山去相聚。俊兒素常拿得住他。少時便可引來。并再略施小技。助他掩蓋。三兩天內。當能瞞過。倒是那丹藥。要他三兩粒。尙屬不難。如要這麼多。恐怕不易。李莊主占卜必靈。即便暗中行法。亂了他的卦象。也祇不過使其占算不出是仇敵所需而已。這麼貴重的靈藥。拿許多與人。仍是吝惜的呢。碧娃接口道。他既不肯多給藥與人。我們仍祇要他三粒。先將余大哥的傷治好。向他抄個方子。我們自己配去想可以了。柴蒙笑道。談何容易。休說奇法不捨傳人。就是他肯傳。但製此藥時。一要天時。二要精通法術。取得君藥。三要有那幾種希有的臣藥爲輔。第四得要人會製。缺一不可。樣樣都能辦到。還須等到九秋時節。才能採集藥料。製好成藥。總在年底。還有小半年的功夫。病人能等得麼。此事看去雖難。如照錦囊仙示。並非不能辦到。我說這幾句話。無非想諸位隨處留意。對方不是常人。一步都走錯不得的了。筠玉便將那兩道靈符遞過。又與柴

蒙看了錦囊。柴蒙笑道。畢竟趙莊主易理精微。能前知未來。我和李莊主。祇能推算過去。未來之事。一過月。便不甚清曉。僅知吉凶大概。當初我見地震山崩。本山門戶洞開。破了風水。既恐孽龍凶苗異日爲患。又恐日長歲久。有外人侵入生事。沒有從前隱僻安閒去和趙李二位商量。意欲先除孽龍。以消隱患。再印奇門遁甲。封閉山口。他二人連說無須。不特孽龍有人代除。山口屏障到時還自會有人給他復原。比前更要緊密。後來才知李莊主先也耽心。全是趙莊主虔占周易。靜五參悟出來。今日果然全都應驗。假使他與王山主父子無仇。有此兩符。或者也能應允。適才聽小女一說。我又占了一卦。他夫妻回山。須在傍晚時分。現在夜短。天亮得早。剛是卯初二刻。爲時尚早。我想此事決瞞不過趙莊主。待我命人請他。連那位外客。一同到舍間吃午飯。就便引見諸位。率性不瞞明人。他和李家雖是郎舅至親。人却長厚。專識大體。性情冲虛。而又見義勇爲。縱不相助。也必不致說破作梗。倘能連合一齊。便不愁李家夫妻二人不中計了。說罷。即命丁酮親去邀請林毛二女。因樓中少年從雲龍山來。又與單真人相識。正符錦囊之言。均欲一見。聞言甚喜。筠玉因余獨背人再三以目示意。滿臉惶急。知他不願被人背後談論自己。柴蒙未到以前。便停了手。此時聞他鼻氣甚粗。口張不閉。知道熱痛難耐。心中不忍。正想用寶珠給他再浴。林璇看出二人心意。暗忖漢人至有禮法。當着外人。余獨既然執意引嫌。強他反使心中焦急。不等筠玉過去。

便要過日月珠喊過菱菱道。連日看你心靈手巧。比他們強些。可拿此珠給余相公遍身滾去。要勻要輕才好。等少時敷藥。再換我們來做。苗女本不拘什形跡。反覺獨命自己臉有光彩。隨手接過寶珠。如言辦理。筠玉暗罵自己真蠢。明有替人。竟會想不起。換害人多受了半個多時辰的罪。豈不冤枉。余獨雖然還是有些不安。無奈熱痛異常。祇得任之。筠玉因柴氏父女說那靈獅丸那般珍貴靈效。製法艱難。便問柴蒙。到底裏面有什出奇貴藥。何以如此難製。柴蒙掀髯微笑。說出那靈獅丸製煉的經過。衆人聽了。俱都驚嘆不置。原來湘玄之父羅太冲。乃湖南有名的排教祖師。不特禁制神妙。道法高強。醫術尤極精奇。無論多難治的重病。到他手裏。均能起死回生。祇可惜所學多是道家下乘功夫。經他手製各種靈藥。雖有奇效。大都傷及生靈。無殊殺一家救一家。他自己晚年來也。未嘗不知力行善事。以期挽蓋。無奈功罪祇能相等。以致苦修一世。終於不免兵解。他著有一部道書。內中除了道家吐納服食。和五行禁動之術外。附有數十條各種靈藥。配製之法。本來嚴祕收藏。不肯傳世。因湘玄是他膝前惟一無二的愛女。再四苦求傳授。末一次太冲吃愛女糾纏不過。嘆了口氣說道。我因所學近於左道。兩次遭刦。全仗着術邪心正。積善尙多。臨事時逢凶化吉。這兩次雖然倖免於難。第三次終恐難於躲過。都由於習煉此書而起。傳了豈不害你。況且你武功已臻上乘。尋常防身法術。差不多已盡得我所傳。這又不是修仙言道的門徑。你

一個女孩子家。學他則甚。湘玄仍是磨着太冲苦。不得已。大冲想了。取了一根筷子。用手折成粉碎。丢在地下。一看卦象。半驚半喜道。我十六年後。本有殺身之災。道家兵解是喜事。原自無妨。不過對方的仇人太已狠毒。必不容我化形遁去。定使毒計。使在形魂俱滅。方始稱心。和想預先託人解救。未始不能防禦。無奈事太艱險。這事又靠不得外人。爲今之計。祇有將我畢生所學。一齊傳授給你。再給你物色一個淡泊不慕榮利。甘心隱逸終老的好女婿。成婚以後。夫妻同隱深山。從此不入塵世。以免遇着同道。你可尋他晦氣。他却逼你爲難。因法結怨。又蹈老子覆轍。損人誤己。等十六年期至。照我事先安排。四月中旬夫妻同往黔江。助我脫難。你可應得。湘玄爲人甚孝。詳問兵解時情形。雖然對頭利害。萬分險惡。但是救父情殷。不得不依言辦理。把平日一心向道。不再嫁人的心理丟開。便問這樣夫婿。應往何處尋找。太冲又卜一卦。應是四川灌縣西北青城山下。爲期尚有一年。當下父女二人。略爲部署了一點家務。也不告人。逕自由湘入川。因距姻緣遇合之期尚早。想順便沿途留連風景。不肯急行。誰知中途路上。又遇見一個極利害的仇家。也是湖南一個女神巫。名叫何五姑。少年時因慕太冲之名。幾番欲委身相事。太冲時已娶妻。不喜女色。又嫌他不端重。執意連納他爲妾。都不允。五姑由此惱羞成怒。立誓不再嫁人。專與太冲爲仇。先用惡術。謀害太冲妻子。吃太冲破了禁法。將他擒住。未及處治。一時疏忽。被他逃去。後來三番

五次約了許多能手。謀害太冲夫妻，終於乘隙將太冲妻子暗害。五姑自身也受了重傷，削去中指，九死一生。當地存身不住，遁隱他鄉。却給太冲樹下好些強敵深仇。太冲空自恨他切骨，無奈他爲人機智詭祕，隱跡銷聲，無從常覓。事隔多年，也祇得權且擋下。太冲此次入川，原由宜昌乘舟上溯，因要在舟中傳授法術，不願人知。又不畏風波之險，快慢隨意。船是買的，祇在宜昌排上，悄悄尋了一個後輩，名叫左才，隨行駕舟。舟中并無一個外人。逆流上駛，不時登臨賞玩，自然有些耽擱。這日舟經葉子灘，正值巫峽風雨之後，兩岸峭壁排雲，當頂一條蔚藍色的晴空，時有孤雲飛渡，襯得天字越發澄靄。兩邊岸上新添了無數大小飛泉，一眼望過去，恍如天神下注，匹練搖空，龍蛇飛舞，銀光萬道，奔流打波，聲如雷喧，間以聲聲猿啼，助得灘聲益發雄壯。小舟一葉，容於中流，仗着禁法，安然穩渡於驚濤駭浪之中。太冲父女二人憑窗四顧，正在互嘆造物偉大，已身渺小，景物雄奇，觀之不盡。忽見前面斷崖中間，露出一片斜坡，三五人家，青帘處處，知是商旅停船打尖沽飲之所。太冲猛想起以前聽人說過，葉子灘左近案板坡上有二家酒店，製得好臘肉釀腸，還有好酒，便命停船上去一問。那五六家小酒肆，都姓孫，隨意擇了一家，進去一問，現成吃食，祇有主人預備自吃的豆花。平日船行到此，多要往崖上雇縫工，至少耽擱半日，不會買了就開船，所以都得現煮。又令代向別家尋借，去了一會，僅取了半巴掌大一塊瘦臘肉巴來。太冲

父女一嚥。果然橫咬立碎。細嫩香腴。風味佳絕。比時湘玄才十六歲。童心猶盛。一邊想吃好臘肉。一邊又貪看巫峽雨後奇景。日已偏西。斜陽欲墜。峽中天色本暗。又值下弦近晦。月光不照。恐耽擱時久。看他不夠。去捨兩難。太冲因此行。并無人知。孤舟長峽。踪跡隱祕。未免疏忽了些。自己又正要解手。便命女兒御舟先行。自己等他肉煮好了再追上去。就便解手。湘玄忙着趕往葉子灘前看景致。聞言大喜。應得一聲。便跑上船去。開了就走。舟行還未半里。湘玄獨在船頭觀望。一眼瞥見前面不遠。又有一處斷片斜坡。坡前站着一個打魚人身披蓑衣。頭戴竹笠。兩鬢白髮蓬鬆。半遮面目。赤着雙腿。站在近岸水地裏。手持一根釣竿。剛釣起一條斤來重的鯉魚。一面伸出一條又瘦又乾的手臂。向上去接。頭被大笠遮住。好似有些不強。不能抬起。好不容易顫巍巍將魚亂抓到手內。人已彷彿力盡難支。搖搖欲倒。湘玄一則見那漁人老邁可憐。二則自己和老父都喜吃活魚下酒。意欲多把些銀子與他。將魚買下燒好。等老父買了酒肉回船同吃。便命左才將舟搖近。取出十餘兩銀子。向那漁人買魚。那漁人好似又聲又啞。迷縫着一雙老眼。點了點頭。將魚隨手遞過。湘玄接魚在手。見那魚目眨金光。鮮活肥大。甚是高興。方想慰問漁人幾句。偶一低頭。瞥見漁人眼皮微睜。露出半青半白的眼珠。凶光怒射。正在注視自己。口角獰笑。尙猶未歛。不禁心中一動。方欲喝問。身後左才久在江湖上行走。也看出那漁人有異。不等說話。忙急把櫓一搖。舟

才離岸尺許。猛聽舟後遠遠一聲斷喝道。老不死的濶賤。今日還敢來此害人麼。言還未了。聲隨人到。太冲已經踏波趕來。手揚處一溜火光。剛打向坡上。坡上也起了一絲青烟。耳聽遠崖之上厲笑磔磔。再找老漁人已不知去向。就在太冲將到未到之時。湘玄看出是對頭喬裝暗算。意欲行法禁制。匆促中竟忘了手中持有禁物。嘴剛一張。忽覺魚口裏射出一絲熱氣。直透胸腹。初至大敵。手忙足亂。把魚隨手一丟。忙掐靈訣施爲時。太冲已自趕到。將漁人驚走。問起前情。頓足忿怒道。我解完了手。忽覺心動。不合用禁法催肉速熟。等了拿回。延了這一碗茶的功夫。坐令大仇遁走。你還許有性命之憂。這是那裏說起。不過這老濶婦。萬惡滔天。我決容他不得。他逃太匆迫。必有禁物。待我尋來。說罷。躍上坡去。四處搜尋。尋了好一會。畫了好些道現符。才尋到一根七寸三分長的竹釘。斜插在水裏。太冲大驚道。這濶婦真個狠毒。我再稍遲一步。連你帶他二人。會成粉了。當下拔了兩根頭髮。取來兩枝竹筷。纏好一根。插向水裏。一根帶在身旁。然後取了竹釘開船。行至半里以外。可見斜坡的江面。停下。先解開湘玄胸前花服。手掐靈訣。劃了一道神符。又從身旁取出竹筷。和一丸藥。將藥與湘玄服了。過一會。聞知腹中已不發燒。方命湘玄左才。遙望操坡那面。自己披髮禹步。將竹筷一折兩斷。二人一看。適才買魚之處。乃是危崖根脚下。一片微突入水的石地。寬僅尺許。那是什麼斜坡。就這一晃眼的功夫。上面崖石忽然中裂。一塊十丈方圓的大

石平落江中。小舟如在其下。恰好被他壓個正着。巨石擊波。激起數十丈的浪花。排空直上。立時波濤洶湧。駭浪掀天。半里以外的小舟。被餘浪捲起丈多高下。如若不會法術。定須翻沈無疑。湘玄驚魂乍定。好生駭然。太冲再向二人說起前事。那老漁人竟是大仇。何五姑喬裝幻化。想是一陸一尾。尾行多日。櫻着太冲。不敢下手。好不容易見父女分開。乘隙暗算。那魚倒是真魚。不過在釣起時已弄了手脚。暗將苗疆中斂來的瘴毒之精。用禁法放入魚口之內。看準湘玄口開。乘隙射入。猶恐太冲能救。又欲連使毒計。將湘玄害死才罷。先以斷崖巨石。連入帶舟。一齊打碎沈江。他那竹釘。便是禁物。不及拔取。太冲便自趕來。他以為地是幻景。竹釘深插水下石縫之內。雖然匆匆逃去。必無妨礙。誰知惡貫滿盈。終被搜着。太冲連日舟中無事。正可拿他擺佈。慘死以報深仇宿恨。祇惜那條魚被湘玄誤棄江中。難於尋回。不能將腹中瘴毒仍使吸去。祇仗法術保身。其毒仍在。須等嫁後生產。才能帶出。可是胎兒產後。必難活命。爲此又給湘玄服了一粒天象丹。率性使那瘴毒。在腹中凝聚一處。囑付湘玄嫁後。如若有孕。隨意存想一樣。生在胎兒身上的東西。使其附在肉外成長。生後再行設法割去。免傷胎兒本身。就這樣胎毒猶重。須在生後三年再服靈獅丸。卽能化解了。湘玄領命到了子夜。太冲便在舟中。設下法壇。取出那根竹釘。用本身命門頭髮綁住。釘頭上滴了中指血。插在香爐以內。行法禁祭。這類禁法。如害不了對頭。反害自身。祇有

中途自知不勝。拚着身上有一處殘廢。才能解法中止。太冲也是多年奇憤。才使出這極惡毒的禁法。當夜無什動靜。第二夜便聽山崖上笑聲磔磔。徹宵不止。幾次竹釘無故自拔。均被太冲禁制。知是勁敵。益發提心弔胆。不敢大意。守定壇側。寸步不離。到了第四夜子時。全舟作響欲裂。太冲忙又拔下一根頭髮。將舵柄纏上。舟便穩如山岳。由此漸聞笑聲淒厲。微帶哭音。知他智絀力窮。勝負已分。父女二人才放了心。未一夜竟聞求饒。與怒罵恫嚇之聲。遠遠傳來。太冲是意志堅決。軟硬一概不理。最終拔出身旁禁刀。祇作欲劈之勢。一比。那竹釘立從爐中躍起。分裂兩半。落在地上。勝蹕有聲。半晌方息。那綁的頭髮。仍做一圈圈植立爐內。不倒不斷。太冲大喜。取來藏好。這時山崖上一聲慘嗥初過。太冲向空喝罵道。你的罪惡如山。所害的人。不知多少。今日受此惡報。咎由自取。我身受殺妻之仇。仍然不爲已甚。你難道還不服輸。要我再下毒手麼。說時。手剛一招訣。那兩片竹釘。忽朝船外波心中飛去。太冲見狀大驚。一搶未搶到。微一尋思。對湘玄道。這老潑婦。如此萬惡。竟會有能人相助爲虐。他見無法解救。我又不饒。天明必來報仇。我雖不懼。自問能敵。但是此行原爲選培。未便多樹強敵生事。且避過一時。再說立命收拾衣物行囊。取了兩身男女未穿過的衣服。將舵柄上髮取下。連同爐中那根。放入衣領以內。船頭設下酒肴杯箸。衣服取幾根木柴。撐好。內裏各放一個枕頭。伸出領外。用筆畫了五官。一使禁法。便成了父女二人的替身。

形態如活。一切停當。三人一同飛身上到崖頂。隱跡下望。小舟仍令逆流上駛。天才微明。便見上流頭有兩個人影。急如奔馬。直立水面。順流飛駛而來。近前一看。乃是何五姑兩半邊尸首。齊頭中分。臟腑井然。却無點血。依然目射凶光。神色如生。太冲看他將近舟前。忙卽潛伏崖口。向下指了兩指。船頭上替身微動處。便飛起兩件東西。照准半尸分別打去。剛一下。將五姑尸首打倒。猛聽叭咬碎舟之聲。同時畝許大小一團火光。其疾如電。直朝小舟當頭壓下。火光中舟已分裂。隱見兩個替身。由波面上凌虛飛起。吃火圍往下一壓。墜入波心。火光斂處。上流頭又飛駛下一個披頭散髮。手持寶劍。劍上掛着一張符籙的惡道。足底踏着一塊船板。板前江水。和沸水一般。滾滾湯湯。晃眼駛到覆舟之處。仔細看了又看。始而仰天大笑。繼而又似有些狐疑不信。略停了停。將劍一指。又向下流頭飛駛而去。行更迅速。疾若飄風。瞬息不見。太冲見道人走遠。微笑道。這廝空有心計。假作五姑自己報仇。來分我的心神。却在暗中乘隙暗算。想用兩半尸身。拚我兩人以爲必無還手。誰知眼力還是不濟呢。我們小舟已破三峽之遊。權且作罷。早些趕到青城。免得又生枝節。說罷行法。不消一日。便到灌縣。爲避世俗耳目。一行三人扮着江湖上採辦野藥。附帶行醫的走方郎中。在城中串了幾日。不見一個可意之人。料佳婿是從外來的遊客。不似當地土著。便在青城山僻靜之處。結了一個茅蓬。先傳授女兒的道法。因靈獅丸湘玄生後要用。才傳了他的製。

法。并說這種製藥之法太惡。如若生下嬰兒。鼻梁不塌。頭髮不禿。那毒氣便已全歸在懷孕時凝想的東西上面。這東西大都生在腰股肩背等處。或是多出一手。或是多出一脚。或是其他象形之物。全在懷孕時的感觸懸想。隨心而生。不能預卜。可照所傳之法割去。無須再配此藥。好在相隔毒發。還有三年。用與不用。儘可從容取決。無須事前準備。不過附生之物。忌雙。忌單。最怕生在脇下。尤其是兩脇一邊生上一個。割則立死。不割可活上一年半載。仍是必死。如所附不在兩脇。髮光鼻陷。割治後三年。其毒必發。發時身熱如火。接着便出天花。當時無此靈藥。要延百二十天方死。但是大毒已然割去。祇剩餘毒未淨。無論多重。當時配製定來得及。心中不必焦急。至多連服三年的靈獅丸。每服少則三粒。多則九粒。不特除根。而且輕身益智。長力健體。好處甚多。尋常熱病火毒。成是誤爲烈火燒傷。不怕垂危將死。祇要有一絲氣在。研碎此藥灌服下去。至多三粒。起死回生。立見奇效。嬰兒如不需用。千萬不可製配。免損陰德。湘玄領命。太冲又傳了些尋常治病醫傷的方劑。至於道書上所載各種醫藥配製之法。仍是堅決不肯傳授。見左才本是舊日排上夥計。人極忠誠敏練。此次爲了己事。不惜棄了生理。千理相從。其志可嘉。也傳了好些道法偏方。祇是再四叮囑。祇可防身禦敵。不許毀人。并不許在人前炫露。左才自是喜出望外。立時拜了師父。由此父女師徒三人。晚來一同練習法術。日裏多是左才看家。太冲父女出外賣藥。物色佳婿。

有時候也往山深處。採些有用的佳藥回來配製。這日行經金鞭崖下。知道崖頂道觀中有青城派劍仙開山祖師矮叟朱梅的幾個門人在內隱居修煉。朱真人也當時駕臨指點。自己是個左道旁門。如換旁人。邪正不能并立。早就望門歛跡。不敢經過了。因生平好善心正。祇有無心之過。便是上次報仇。也於理無虧。此外從未立意爲惡。遇上時必能相容。無須迴避。連經崖前幾次。有一次還望見有兩三人在崖上下棋。祇如未見。并無動靜。知已見容。益發心安。屢欲登門修謁。終覺冒昧了些。念發輒止。此時走過。方和湘玄述說各派劍仙源流。偶一回顧。遙見觀中一個瘦長道士。送出一個矮胖和尚。穿着一身舊布僧衣。衣上盡是補丁。却極乾淨。看去一臉道氣。估量旣與青城往來。定是崑崙峨嵋兩派中的人物。無意中立定脚步。多看了幾眼。湘玄見那和尚下崖徐行。往山外走。便問太冲這位劍仙。怎不御劍飛行。太冲料那和尚住在近處。想探個明白。當下不再採藥。逕和湘玄遙遙尾隨下去。青城山乃道家發祥之所。僧寺絕少。連過如幾處道觀。和尚均未進去。末後跟他走到近山腳。一個夾壁凹中。才見上面有一茅蓬。離地約有三丈。湘玄隨老父隱身夾壁外大石之後。探頭內望。見和尚走到茅蓬之下。也沒見什動作。一晃眼便到了上面。步入蓬裏。始終沒有回頭看過。湘玄原想看他飛劍。大是失望。太冲斷定和尚是個異人。不許湘玄多問。同走回去。後在山中。又遇到過兩次。太冲父女屢欲上前問訊。和尚一次是改道避去。不見。

次迎對了面。未容開口。和尚好似存心不保。并未見他如何疾走。眼一花人已走出身後老遠。知是道不同不相爲謀。不尋自己晦氣。已是好事。怎肯攀交。祇得歇了念頭。連朱真人也不敢去造次參謁了。光陰易過。一混多半年。已到了來年春天。算計湘玄姻緣將至。父女二人。每日一早起。便去青城山下相候。香汎期中。朝山之人甚多。其中不少傑出之士。俱與卦象不合。又挨了一月。屈指時期。再過幾天。便要錯道。機會一失。終身無望。這日黃昏。正商量晚來再度虔卜上一卦。到底人來也未。歸途又遇和尚迎面走來。望着二人微笑了笑。太冲剛一心動。已然擦肩而過。祇得回轉。到了子夜。重又披髮掐訣。禹步行法。虔誠占算。竟算出來人姓李。已到多日。不久定可巧遇。再查湘玄。雖是極好姻緣。却是偏房。歡喜之中。又生不快之感。幸而湘玄達觀。頗知大義。力說祇要能救爹爹。轉刼成道。爲奴爲婢。也所心甘。姻緣早有前定。既然上等。可知那姓李的人品必佳。正妻也定賢淑。必能相敬相愛。區區名分。計較怎的。太冲聞言。又愛又疼。互相獎慰了幾句。第二早又去山下守候。仍無所遇。已然回到中途。見斜陽滿山。明月初上。晴空蒼然。疎星始升。晚景絕佳。不由立定了脚。四顧凝眺。正覺賞間。忽聽右側山徑正路。上下山香客叢中。飛也似跑過幾個壯漢。個個行動矯捷。具有身手。內中一個道。這姓李的。有幾個肋巴骨。敢和我們少主人動手。我們快收拾他去。中一個忙喝道。事還不知怎樣。這是外邊。你亂吼些啥子。那夥人便不再言語。順山徑

急馳而下。太冲父女一聽。到有姓李的與人相打。想起心事。連忙跟去。一會跟到山下方。要左拐。對面跑來一人。迎着先那夥人。向爲首的附耳低聲說了幾句。太冲父女雖然尾隨尙遠。想聽他們說話。還不容易。立定一聽。來人說適才的事。還是昨晚楊老弟惹的。小王得知楊老弟吃了人虧。又受老王爺埋怨數說。代抱不平。昨夜往那客店留來。約姓李的在山窪子裏無人之處。決一勝負。老王爺和我們俱不知道。後來楊老弟想起那人手法利害。小王又不許他跟去。才命時二哥往金鞭崖趕回你們。一面自向老王請罪告發。等老王帶了我趕去。姓李的已吃小王一掌打倒。却不服輸。不知怎的。會知道小王來歷。破口大罵。說小王還是他家主人的後輩。有什奇蹟等語。小王性暴。方欲再打得他服才住。不料老王趕到。將小王喝住。挖苦了姓李的幾句。回船便命我來趕你們回去。立等開船等語。說完。那夥人便改道往江邊飛馳而去。湘玄不知何故。聽了生氣。意欲行法。將那夥人的船禁住。太冲却因那夥人曾提金鞭崖回來。猜與青城必有瓜葛。着他言語形跡。諸多詭祕。說是山大王一流人物。相貌神情稱謂。又都似是而非。況且人還被他打傷。更不知是所期的人不是。萬一不勝對方。弄巧成拙。反而誤事。連忙止住湘玄。等尋着了那姓李的。問明是非。再說。當下照來人想拐走的路一尋。果見一人身子伏臥在山窪子內。已然連傷帶急怒。暈死過生。太冲輕輕扶起一看。年精二三旬。骨格相貌。無一不似心目中人。料定無差。忙即抱起。

由山僻小徑趕回茅蓬。先命左才取來山泉灌了兩丸安神止痛的保命靈藥。然後解開前後心一看。不禁吃了一驚。原來那人身上生得比玉還白。滿路虬筋挺起。看出硬功極好。却有一個淡紅的掌印隱現在皮裏肉外。試完脉象。微一摸按。不特背上肋骨打酥了三根。極已傷及內腑。縱用靈藥將他救好。也是不能活過十年以上。方自愁急。藥性發動。那人猛然大叫一聲。氣殺我也。口張處噴出大口鮮血。便自醒轉。一見身居異地方。欲縱起。湘玄已上前將他按住說道。你受了仇人掌傷。我們將你救到此地。傷勢甚重。萬萬用力不得。且安安靜靜養上些日。言還未了。那人已倒下去。喘吁吁說道。昨晚我便知有今日。一則算出先憂後喜。中有救星。二則那廝自恃先朝遺裔。祇在雲龍山自立爲王。不思光復故業。已經令人心寒齒冷。又還御下不嚴。一意謹短。旣約我單打獨鬥。焉有畏而不赴之理。祇說明理無差。到時必有解救。我也并無傷他之念。誰知這廝見不能取勝。竟自暗行鬼計。用重手法打了我一隔空掌。還欲逼我屈服。後來他父趕到。又復出語譏誚。并不教訓兒子。當時急怒攻心。暈死過去。如今傷處不似預計之癟。口有奇香。必是恩人傷藥止痛安神之功。雖承大恩解救。一時但這一掌打得十分陰毒。任是多靈效的傷藥。也祇保得三五年的命在。休說迫於公論。此仇不能去報。即使能報。愚下背骨已被打融。微一用力。便要傷發而死。身同廢物。活也無味。可見我所學不精。未能詳參微妙。致此殺身之禍。我尙能支持些日。還

有兩位同伴。住在北門內客店之中。請恩人爲我送一信去。叫他雇人抬我回鄉。歸正首邱。生生世世。都感大恩大德。定欲加恩救治。恐非神仙不可了。湘玄與那人原有前緣。不知不覺。自生憐惜。又見他受着垂死的重傷。詞色還這樣慷慨激昂。全無怯疼畏死之狀。益發敬佩。正要安慰幾句。代他報仇。忽聽老父喜叫道。李相公不必煩惱。你不特有救。保你貴體還原。而且還有仙緣遇會。豈不與你易象相應麼。湘玄聞言。首先驚喜交集。搶問何故。太冲先朝他使了個眼色。然後說出幾句話來。這一來。有分教。穴地防凶。月夜晴空飛玉笛。洞天歸隱。花團錦簇舞簇獅。下文情節。越發驚險新奇。要知後事如何。且俟五集分解。

